

卷首语



当七月的风掠过阴山山脉,当黄河水在阳光下折射出金色的光芒,此时的《河套文艺》如同这片土地上的一株红高粱,在岁月的沉淀中积蓄力量,将季节的馈赠与人文的厚重酿成文字的盛宴,敬献给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人。

土地记忆:从历史烟尘到时代新声

在《鸡图腾》的字里行间,那只红冠公鸡的啼鸣穿越了漫长的岁月,划破了民国年间的风雪夜,也唤醒了走西口移民内心深处的坚韧与不屈,成为千万移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见证。而《大寒》中长贵家的牛栏与炉火,则勾勒出新时代河套人脱贫致富的温暖图景。

李润珍在《西口情缘》中讲述的那场跨越晋蒙两地的婚礼,串联起舅姥爷八旬返乡的传奇经历,个体命运的起伏折射出千万走西口人的集体记忆,无数异乡人将乡愁埋进这片土地,最终在巴彦淖尔孕育出独特的文化硕果。

自然诗学:阴山脚下的生命礼赞与现代思考

高朵芬的诗歌如同神奇的画笔,将河套的自然景观描绘成时间的刻度。马爱梅在《阴山深处的套马长歌》中,用激昂的文字记录下套马汉子的矫健身姿,演绎出一曲人与自然的角力和共生的生命史诗。高莉芹的《五道门》以独特的视角,通过网围栏的设置展现了禁牧区与放牧区的草色差异,当高压铁塔与风力发电机成为新的地标,火车在戈壁草原上穿行,不仅是生态保护的体现,更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缩影。

旺伦“雨落下的瞬间都在转身”的轻盈,与龙文“黄河与热土”的厚重,恰如河套文化的炽热鲜活与苍凉悠远。当这些诗行与《鸡图腾》的血色记忆、《西口情缘》的乡愁守望相遇,便在字里行间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像黄河水与阴山岩画的相遇,最终孕育出独属于河套的文化琥珀。

文化年轮:从传统歌谣到时代强音

《文润河套》专栏中以河套平原为地理坐标,从农作物、工业符号到语言民俗不同维度,揭示人与土地在生产劳作、文化传承中形成的共生关系——麦子的生长周期、酿酒的工艺变迁、谚语的生活智慧,本质上都是河套人将生命经验刻进土地的精神印记。

《传艺论道》一如既往聚焦本土作家的创作成果,本期关注高莉芹、林京丽、高银新作,以多维评论视角解构文本内涵,为读者深入了解本地文学创作搭建起直观可感的认知通道。主题音乐作品《阴山行》中“走吧,向快乐出发!不远处就是阴山之巅”的呐喊,与《渡阴山》里“让我们一起渡阴山”的豪情,以及官亦鸣的评论文章,共同“唱出北疆文化的历史厚重和审美追求”,展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

《造型艺术》则采用别样的表现形式,从国画的历史纵深到油画的自然颂歌,从河套风光的视觉展现、书法的哲思墨语到民间工艺以静态技艺延续地域文化叙事,共同构成了河套文化的多维图谱。

河套这片土地从来不缺少动人的故事,正如王婆夸河套时的畅快淋漓。河套文艺的魅力,就在于它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汲取养分,最终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目录

2025年第2期
总第6期

小说

- 04 大寒 / 寒梅
09 鸡图腾 / 于靖弘

散文

- 16 西口情缘 / 李润珍
25 阴山之侧,敕勒新韵绘华章 / 素心
28 五道门 / 高莉芹
32 阴山深处的套马长歌 / 马爱梅
34 母亲 / 高原

诗歌

- 36 时间刻度里,大雪像母亲手撕的棉絮铺满村庄(组诗) / 高朵芬
40 雨落下的瞬间都在转身(组诗) / 旺伦
43 最美的行者(组诗) / 梦蝶
46 黄河与热土(组诗) / 龙文
48 诗词集萃 / 李斌 郭占元 郭林岗

河套文艺

编委会主任

张毅

副主任

冯智武 张浩

杨瑞璞

尚建新

编委

王爱萍 杨文致 何承刚 姜有智 额尔敦宝力格
朱卫星 张志坚 陈宏斌 赵瑞新
李明 张志国

主编

张毅

副主编

杨瑞璞

编辑

陈旭 刚嘎 韩笑 丁页 魏雯 刘庚明
王嘉钰 贾凡芮

执行编辑

陈旭

发行

魏雯 李伽 翟芮焯

封面设计

贾凡芮

文润河套

- 50 河套麦事 / 张荣
56 我爱你,河套酒业 / 朱小芸
58 河套谚语里的智慧 / 郎有存

艺术文苑

- 60 王婆夸河套(呱嘴) / 闻歌
63 草原骄子(二人呱嘴) / 赵瑞新
65 渡阴山(歌曲) / 孟长云 词 吴春林 曲
67 渡阴山(歌曲) / 尚建新 词 吴春林 曲
68 阴山行(歌曲) / 杨瑞璞 词 刘武斌 曲

传道论艺

- 69 唱出北疆文化的历史厚重和审美追求 / 官亦鸣
72 走着走着走成了风景 / 温智慧
74 命运的河流闪现人性的波光 / 何承刚
77 在泥土中生长的诗性灵魂 / 唐庸
79 远嫁他乡,用文字缝补时光 / 高银

造型艺术

- 81 于中美术作品 / 王伟美术作品 / 孙加俊书法作品 / 高向龙摄影作品 / 白坤非剪纸作品 / 周庆木板烙画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印 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排 版 巴彦淖尔市文联文印工作室

电 话 (0478)8655363

通 联 15547870091

邮 编 015001

投稿邮箱 hwy0091@126.com

社 址 内蒙古临河区市环保大楼市文联

编辑出版 《河套文艺》编辑部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的稿费。

传播。所支付稿费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式
权主办单位复制、汇编、发行及信息网络
来稿一经采用,即视为投稿者同意授

大寒

■寒梅

“哎哟哟，这天可冷呀！”

天一亮推开门，长贵就叫了起来。屋里正在捅火炉的媳妇儿美桃大声对他喊：“戴好帽子！这么早出去做甚？”

长贵有些快活地回应着：“不怕！寒气躲不过，天也该冷了，冷得好！”

前些日子到河畔去，长贵就看到黄河已经封上了。小雪封地，大雪封河，接着地里的土也冻上了。算一算今天正是大寒。寒冬腊月不就该这个样么。老话说，“大寒不寒倒春寒”。大寒天冻，长贵觉得好，要不然开春遇上“倒春寒”，种地就要遭殃了。

长贵先去牛栏看牛。他把铡好的草料给牛加满。寒天人加衣，牲口也要加料。那6头肉牛像是得了感应，“腾”地站起来，哞哞地叫着，走过来温顺地吃草。长贵便用手掌拍拍牛背，端详着每头牛的样子，那眼神像是在看最疼爱的小孙子。

牛天天见，小孙子可见不上。长贵有一个儿子，大专毕业后在外地打工，和同村出去的姑娘结了婚。他们租房住，一年四季忙着，总也腾不出回家的工夫。长贵也知道，不光是时间，那来来回回的车票也贵，哪那么容易想回就回来。去年小孙子出生了，他和美桃也就在手机视频里看。小孙子咿咿呀呀地，模样真可心，逗得他们看一次幸福一整天。嗯，那滋味儿就是

“幸福”！

长贵和媳妇儿商量想让他们回家过年，儿子电话里絮叨，厂子效益不好，孩子也太小，长途路上怕感染“甲流”，他们也就再没说什么。俩人过年是会孤单些，可心里总归是舒坦的。

回屋后，长贵赶紧把手伸到火炉边烤，才一会儿工夫手就冻红了。美桃在泡腊八蒜。她把剥了皮的蒜瓣儿放到罐子里，倒入米醋，封好口放到冷的地方。慢慢地，醋中的蒜会变绿，最后会通体碧绿。美桃不是爱吃蒜，她是喜欢腊八蒜春天一样的绿意。

火炉灰膛里埋着几个山药（方言，指土豆），长贵用火铲扒拉开炉灰，翻动翻动，这样烤得会均匀些。山药开始散发出香气。

看到火炉上滋滋响的水壶，长贵又提着壶去给牛的水槽加了些温热的水。这几头牛也金贵。长贵自家买不起，是政府资助了他家一头怀孕的母牛，他小心喂养五年才有这些牛。长贵每天要去喂三四次料，把牛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盼着牛越养越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快回来，儿子来电话了！”美桃拉开门缝喊他，声音清亮亮的。

长贵转身跑回屋去，手机还没接过来，笑容就在脸上绽开了，“根儿，甚时候回来？你妈

可是想你们了！”他没说自己也挺想。

“爸，我们晚上就能到家啦！”手机里传来儿子欢喜的喊声。

长贵转头看媳妇儿一眼，两人都一脸诧异。瞬间他又反应过来，激动地对着手机喊：“啊呀好好好，好好好，天冻的，穿好衣裳。路上慢点儿，等你们回来吃饭！”

“把娃娃好好照顾好！”当奶奶的又冲着手机喊一嗓子。

放下电话，长贵在地上来回打转。这个突然到来的好消息让他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这才是腊八节，儿子咋就提前回来过年？他有点儿后悔，刚才咋不和儿子多说几句？什么都还没问，好多事没说。都是因为以前养成的习惯。长贵有听力障碍，儿子和他打电话总得反复喊，美桃怕多用话费，总不让他多讲话。还是心疼钱啊，一分也不舍得浪费。

儿子上高中时，长贵家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他不知道该咋说这个事儿，驻村干部叫“识别”，村里人说“评上”，亲戚们问“当上了？”咋说都让人心里不得劲儿。活到四五十岁的男人了，背上“贫困户”的身份，真憋屈呀。

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种地人，读书也不多。先前日子虽说不富裕，却从没拖累过别人。夫妻俩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着自己承包的十几亩地。农闲时村里串串门儿，说说家长里短，议议国家大事，日子顺其自然，各安天命。最盼望的是儿子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有出息。这下可好，自己家成了村里的负担，帮扶干部更是操不完的心。美桃比他想得开，后来就劝他：“咱这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政府的光了。儿子上职高每年能领助学金，上了大专能领生活补助；你父子俩都有了低保，全家都有免费医保。这些都是‘精准户’才享受的政策。政府给咱‘兜底’了，就记在心上，好好劳动，把日子过好！”

长贵多想好好劳动呀。本来如果只是耳朵听不见，还能使一身的力气，他还不到50岁，

正是农村种地的主力。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正读书时长贵遭遇了一场车祸，家掏空了，人也再不能干重活儿，生活一下像掉进了黑窟窿。儿子是好孩子，考学也想着能早毕业早就业，帮父母减轻负担，就连结婚这样的大事，也没让他们多操心受累。长贵总觉得对不住儿子，那么懂事的娃娃是戴着贫困生“帽子”去上学的。他知道儿子心里有委屈，只能盼着自己争口气，早一天脱贫摘帽，过上好日子。

一想到儿子和没抱过的小孙子，长贵走路都轻快起来了，他竟然不自觉地去看镜子。镜子里的自己有些老相，黧黑的脸看起来有点沧桑，但眉头舒展开了，气色也好。嗯，胡子茬得好好刮一刮，小孙子细皮嫩肉的，可别扎着。他笑了，是从心里笑出来的。唉，还是笑起来模样儿好看些。上一回这样笑是村里宣布脱贫户名单那天吧？听到念他的名字，长贵也是舒心地笑了。那一刻，好多事儿涌上心头，像有一股暖流荡漾起来！

“一个人傻笑甚！”猛不防，身后是媳妇儿的一嗓子。长贵回身，美桃也在笑，“还不赶紧看看该做点儿甚？娃娃们回来，家里得有点儿新鲜样儿哇！”

“对对对，是得有点儿新鲜样儿！”长贵搓着手在地上走来走去：“过了腊八就是年，咱们得好好计划计划，多置办些年货。”

铁炉里的炭火燃烧着，红红的火焰散发着暖意。夫妻俩便坐在火炉边商量起来。长贵用手捏捏炉膛里的山药，取出烤得滚烫的一个，嘘着气吹干净上面的炉灰，再剥开焦黄的外皮，掰下一块递给美桃。

这烤山药的味道太熟悉了。为了他们稳定脱贫，帮扶干部专门给他们置办了可以烤山药、烤红薯的炉具，一到冬闲，夫妻俩就轮流到镇上“出摊儿”。这个营生成本低，长贵也能干，又不耽误养牛。虽说是挣点辛苦钱，他们也高兴。冬闲人不闲，睡觉才心安，长贵这话，说得实在。

软绵绵的山药还带着一点甜的味道。他们边吃边说着话,胃暖了,身体也暖了,心思也跟着活泛起来。

“记住买几个大红喜字、福字,把儿子的结婚照也镶个框子挂起来。让他们回家住住‘新房’!”美桃叮嘱说。

长贵笑着点点头,目光把家环视一圈,看看还有什么要变化的。

“再把这房子刷一刷,墙白白的,家一下就亮堂了!”

“就是。墙白白的,贴上大红喜字、福字,多漂亮!”

“人家娶媳妇儿不是给盖新房就是城里买楼房,可惜咱们现在还没这个能力。”想到儿子,长贵心有遗憾。

“咱过日子不比别人,只比自己。”美桃宽慰道。

“也就是,现在咱们不是比以前好了百倍?”

“嗯,好百倍!”美桃的目光落在长贵身上,“过年再给你买身新衣服。”

“不买,天天喂牛,管它新的旧的,穿干净就行。”

“啊呀,你真是大衣柜没拉手——抠门儿!”

不怪美桃埋怨,身上这件灰白色棉袄,长贵穿了俩冬了,是儿子穿小后留在家里的,背后还有年轻人才喜爱的图案。美桃说他穿上花里胡哨的,出去叫人笑话。长贵倒不嫌弃,“儿子的衣服穿在身上心里暖和,你知道甚。”

“女人爱穿,给你买一身!”长贵看了看窗台上的花盆,几朵绣球花开得红艳艳的,水仙花也长花苞了。

“我也不买了。计划着多养牛哇。”美桃低着头说。其实她心里也有委屈,自从长贵出事,承包地主要靠她一个人种,很受累。劳力少,就不能多种经济作物,忙碌一年地里的收入也远比不上别人。她也可怜长贵,夫妻本是同林鸟,

同甘共苦是本分。何况,他们还有了亲亲的孙子。

“咱们给孙子包个‘大红包’,咋样?”

“好!也是当爷爷奶奶的心意。”

于是长贵又把手机里小孙子的照片打开了,俩人头挨着头看着,笑着,猜想着小孙子拿红包的欢喜情景。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正照在他们身上,亮闪闪的。

“要不咱换个电视吧,就像人家那种液晶屏幕的大彩电。娃娃们回来看‘春晚’,多开心!”美桃又说,一脸期待地看着长贵。

“那还用说,有个大电视这家肯定更亮堂!”入冬后长贵卖了一头大牛,手里有些余钱。

“干脆再连沙发也买吧。买那种布艺沙发,躺着坐着多舒服!”

长贵笑了:“你可是会享受,算算,得花多少钱?”

“啊呀,这两件少说也得五六千。”媳妇儿有点泄气。

长贵也想让美桃过年好好高兴一回,可这还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自从成了“贫困户”,长贵就觉得每一笔收入都不再只是他们夫妻俩的辛苦所得,里面还有别人的付出和责任。就算脱贫了,他也要掂量每一分收入的分量,决不会想花就花。

那年夏天,驻村干部送来扶贫牛的时候,说肉牛行情不错,让他好好养。长贵没养过牛,能不能靠养牛脱贫也没底。他只是不愿辜负人家尽心尽力的帮扶。但那头牛无论是身材还是毛色,长贵都很满意,就收下了。之后,帮扶干部还时不时来教他饲喂,从草料怎么拌、精料该加哪些营养,到牛舍卫生怎么清理等等,似乎比他还上心。政府又给他代缴了养殖保险,长贵心里的黑窟窿就透出了亮光。每天早上,他都会牵着牛走到河滩去,看着牛啃食青草。牛甩着尾巴低着头,长贵也蹲下低着头——他不像牛那么悠闲。装满心事的长贵本来就沉

默,渐渐地有话就和牛说说,心里倒宽松多了,人也越来越精神。

牛入了圈舍,长贵在喂养工序上毫不敷衍。牛便一天天壮实起来,而且很争气,第二年就添了一头小牛犊。长贵伺候牛的心劲儿就更足了。

再过几个月一头母牛又要产小牛了,除了备足草料,长贵还想再添一头大母牛,靠养牛过上富裕生活。

“一头小牛犊也卖不了五六千。日子还长,咱日子刚好点儿,还得自己站稳脚跟,不能总让人扶着。”长贵说,顺手把火炉捅得更旺些。

“也对!钱得花在刀刃上。”美桃听明白了。

“村主任说了,正在建肉牛养殖产业园区,这是个脱贫产业。我去看了,牛圈一排又一排,都一样样的。硬化路一条又一条,又平整又干净。里面还分育肥、青贮、消毒、疾病治疗各个区。还有技术培训的地方,挺先进。”

“这么好?和咱有甚关系?”美桃不解地问。

“人家说,这就是建养殖合作社。只要有能力、想养牛的脱贫户,都能入股加入合作社。”

“咱不是自己也能养牛,为甚入股?”

“比如咱们现在是一家一户种地,合作社就是把大家联合起来,抱成团种地。你说,一根手指头力量大,还是一个拳头力量大?”

“那还用说!”

合作社的事美桃也听说了,但她就当吹了一股风。生活刚有起色,不是十拿九稳的事,她不敢想,“就咱这点儿家底,拿甚入股?”

“村里头给协调扶贫小额贷款,咱投到合作社,每年能分红。”

“贷款?那可不行!万一咱还不上,丢人败兴咋活呀!”

长贵还想给媳妇儿解释,她已经站起身,话像连珠炮似的炸开了:“这日子才安生几天,你不要瞎作乱了。借钱还债的日子,你还没过

够?人家谁想入谁入,咱可不入!”听这调门就是急了。

长贵知道自己嘴慢,一时说服不了媳妇儿,就把话岔开:“不入就不入。娃娃们回来给做点儿好吃的,我去镇上买菜。”

长贵摸了摸衣服口袋,抓起棉帽就出门了。媳妇儿又在身后喊:“帽子戴好,口罩戴好,可不能感冒!”

果然寒气逼人。出门没几分钟,长贵的帽子和眼睫毛上就挂上了霜。抬头看,电线上落的麻雀也挤成一团。老天爷让天冷得不好出门,就是想叫操劳一年的庄户人都歇歇吧,长贵想。

“腊八遇大寒,吃穿不用烦。”大寒之后就是立春,天再冷,阳气也接着要上升了。来年要是不出现“倒春寒”,草木好好发芽,果树如期开花,就预示着农人们会迎来丰收好年景。

长贵心里想着事儿,没遇到什么人就出了村。他想起村主任说,村里像他这样年龄偏大的弱劳力,不能外出打工,发展产业个人也没那么大力量。脱了贫,多半是靠政府的政策扶持搞养殖,劳动强度小,比如在家养个牛啊、羊啊、鸡啊什么的。要想长期稳定增收,还得靠发展产业。总之,想致富就得换脑筋。长贵觉得这些话像在说自己。

就说养牛吧。虽然长贵脱了贫生活有保障了,可要想富就得再多养。牛养多了风险自然增加,比如万一牛生病,万一肉牛行情不好,咋办?自己一家毕竟势单力薄。再说牛养多了家里的牛舍也容不下。美桃不想入股合作社,他倒觉得入股是条路子。养殖场会收购自己养的肉牛,还承诺每公斤高于市场价。入股后又能分红,增收也是个保障。不行,回家还得和媳妇儿好好说道说道。他这样想着,下意识地又摸了摸身上的口袋,悄悄笑了。这里面藏着一个“秘密”。

干硬的乡村路通向镇上,偶尔有小汽车从身边驶过。

长贵走得身上热起来，嘴里不断呼出白气。他把棉帽向上推了一下，白气散开，眼前忽地亮了一下。前面的路边也升起一缕白气，再看，那是一个倒地的人呼出的！

长贵赶紧跑过去，真是一个蜷缩着身体的男人！

一辆自行车倒在一株干枯的枳椇(盐碱地上植物)旁。长贵有点儿慌。地上的人身上穿着棉衣，蜷缩着的身子不停地哆嗦。一只手捂着腹部，张嘴喘着粗气，表情非常痛苦。大概是微微意识到有人，男人又呻吟起来，面色灰暗。长贵听不清他含糊地说了什么，想喊人——村子已离得很远了；想拦车——只见长路空空。最后，他只好拨打了120……

后来，长贵回家了。那时已是下午。美桃给他煮了一大碗热汤面，面里卧着两颗荷包蛋。长贵哧溜哧溜地很快就一碗面下了肚。美桃当然知道他是从县医院回来的，等他吃完面连开口的机会都没给：

“说你去镇上买东西，左等不回，右等不回，你就不知道给家打个电话？”

“救护车来了，你就不能捣个鬼(方言，说谎)回家，还跟上送去医院？”

“你可真不省心，想想后怕不？万一那个人有个三长两短，你咋办，能说得清了？……啊呀，你能不能长点儿心眼儿？”

长贵知道自己嘴慢说不过媳妇儿。他也知道美桃是担心因此摊上事儿，他只对美桃说：“快给娃娃们做饭哇，就吃烩酸菜，多放些肉！”

长贵就去喂牛了。他像往常一样把牛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把自家院子里里外外扫了一遍，这才在炉火边坐下，回想着事情的经过：

救护车把人送进急诊室时，那人意识不清。长贵付了救护车费，医生又让他去交费。他也来不及细看是什么检查，急慌慌地照做了。后来急诊室打了110，派出所来询问，再想办法找到那人的家属……长贵才回家了。

后来，那人的家属亲自登门致谢送回钱，长贵也就在全村结结实实光荣了一回！村里说要推选他为“见义勇为的好人”。长贵只是笑着，是那种打心底里的笑。美桃可没饶他，背后沉下脸追问：“你去镇上买个菜，装那么多钱做甚？”

长贵只好说出了秘密：他叫人从城里给美桃捎回来一条项链。他要兑现自己以前承诺过的事，送给这个辛苦一年的女人。还有，他断定美桃一感动，会答应入股合作社。

美桃背过脸去，再没说话，眼里溢满了泪。

上灯时分，长贵在乡村路上等回了儿子一家。他们进屋后，只见墙上贴着红彤彤的喜字，喜字上方挂着结婚照，两个年轻人笑盈盈的。这是美桃置办的。

“咱们家双喜临门！一是脱贫摘帽了，二是我和你妈升级当了爷爷奶奶。以后这日子咋过，心里也有底了！”长贵高兴地说：“大寒迎年，咱明年的日子肯定错不了！”

“爸，我们两个回来不走了。打算就在家回村好好养咱们的牛、种咱们的地！这算不算一喜？”儿子说。

长贵一愣，脸上的笑容不禁又多了几分。转头看美桃一眼，美桃一脸诧异。儿子的这句话来得太突然，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美桃绕开了话头：“快洗手吃饭，猪骨头烩酸菜！坐了一天车，饿了。”

于是就张罗吃饭。长贵哄逗着小孙子，乐呵着。

热腾腾香喷喷的烩酸菜出锅了，家的味道飘散开来，冲出屋外，融入安静的夜。寒冬腊月的村子虽然不像夏秋那么有生气，却也因为迎年制造出一些期盼或是念想来。精巴人家灶上添了柴火，开始做年节的吃食了，不然空气中的烟火味咋浓稠了呢。

这是万物蛰藏的日子，人心暖，天不寒。一串笑声从长贵家飞出，飘散在夜色里。■

鸡图腾

■于靖弘

一、鸡鸣

民国九年冬某夜，榆次城像被塞进了一口冰窖。雪是子夜开始落的，起初还矜持地飘着细粉，到了破晓时分，鹅毛般的雪片已压弯了村口老槐树的枯枝。

王观祥踩着齐踝深的积雪推开院门时，鸡棚顶的茅草正簌簌往下掉冰碴，棚里十几只瘦得皮包骨的芦花鸡挤作一团，冠子上凝着霜花，喙尖在雪地里啄出密密麻麻的小坑。他呵了口白气，搓着冻僵的手指蹲到竹篱笆前：“吃哇，吃了好下蛋。”他撒了把掺着谷壳的糙米，目光落在那只桀骜不驯的红公鸡身上。这畜生总爱独霸食槽，金褐色的尾羽高高翘起，像举着柄生锈的剑。鸡棚后头的水缸结了半寸厚的冰，映出他佝偻的倒影——四十不到的人，鬓角已掺了雪丝。

十年前榆次城里谁不认得他老子“伍伯镇”？绸缎庄的幌子用的是苏绣，骡马厩里拴着大宛驹。如今院里只剩这窝鸡，和西厢房那口掉漆的樟木匣子。

鸡突然炸了窝。红冠公鸡扑棱着蹿上篱笆，冲着东南方连啼三声，震得檐下冰棱“咔嚓”断裂。王观祥心头一跳，转头望见老槐树杈上落了只黑鸦，血红的眼正死死盯着鸡棚。

小年灶王爷上天的时辰，村里飘起熬麦芽糖的焦香。七女子跪在灶台前，用红肿的指节

把糖瓜捏成圆球状。糖瓜是为了给灶王爷上供，希望他上天汇报时能多说几句好话。

柴火噼啪响着，火光在她脸上跳动，照出眼角密密的皱纹——那皱纹里还藏着去年秋收时扬场的麦灰。趁这空档该去喂鸡了，她起身时晃了晃，蓝布袄袖口露出半截紫斑，是浆洗冬衣时在河滩石上磕的。她掀开鸡棚的草帘，米粒从指缝漏进雪地，忽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东厢房传来儿子王传生的呜咽，药罐子在泥炉上咕嘟冒泡，中药的苦涩混着陈年屋梁的霉味，在屋里织成一张网。

王观祥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他正用烟杆戳地，忽然红冠公鸡猛地撞开篱笆，铁爪刨起雪末，直扑向院墙缺口。七女子向后趔趄，手中的糖瓜碗“咣当”砸在青石板上，黄澄澄的糖浆裹着碎瓷，像滩凝固的血。

马蹄声是贴着酉时的暮色闯进来的。三个裹着翻毛羊皮袄的彪形大汉踹开王府院门，领头的靴跟上还沾着烟馆门前的红泥。王观祥茫然地伫立在院中，一声不吭。领头手里的铜烟枪敲了敲鸡棚柱子，震得积雪簌簌而落：“王掌柜，大年下的，该清账了哇？”

“最近我手头还有点紧，再宽限一段时间吧。”王观祥低头小声请求。

“宽限？给你宽限多少次了？没钱，那我就

先把你家里这几只鸡抓走抵利息！”领头的往地下啐了口浓痰，一把推开王观祥，踹开鸡棚的草帘，鸡们顿时惊恐地骚动起来。

里屋传来瓷器碎裂的脆响。七女子把哭闹的王传生死死搂在怀里，透过窗纸破洞，看见丈夫的背影在暮色中缩成一团黑影。大汉们冲向六神无主的鸡群，一手抓起一只鸡的脖颈，恐慌的鸡群毫无反抗能力，只能胡乱扇动翅膀扑腾。

正当三人准备满载而归时，红公鸡突然发难，铁喙啄向领头握烟枪的手腕，翅膀扇起一阵裹着鸡粪味的雪尘。“怂东西，反了天了！”烟枪抡出弧光，鸡冠迸裂的血珠溅在雪地上，开出一串红梅。

当夜，王观祥蜷在鸡棚角落，就着月光给公鸡敷艾草糊。畜生颈部的绒毛秃了一块，露出粉红的皮肉，却仍梗着脖子瞪他。月光漏过茅草顶，在鸡眼里凝成两粒金豆子。“倔种……”他嘶哑着笑出声，却见公鸡突然引颈长啼。那啼声不像报晓，倒像荒野孤狼的嗥叫，惊飞了老槐树上栖着的寒鸦。

次年开春，七女子走的那天清晨，春雪化得满院泥泞。她枯槁的手指摩挲着祖传铜牌上的鸡纹，喉咙里“啣啣”响着，目光却黏在窗外——鸡棚空了，只剩几根沾血的芦花鸡毛在风里打转。王传生跪在炕前，听见母亲最后一句囫圇话：“闻啼……则起……”

一只红公鸡忽然振翅飞上土坡，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引吭长鸣，久久不绝。

二、鸽哨

1926年4月，王观祥用独轮车推着全部家当——半口袋黍米、两床露棉絮的被褥，还有那只装铜牌的樟木匣子，带着儿子汇入了走西口大军。踏进包头地界，狂风正卷着赭红色的沙粒往人衣领里钻，远处地平线上浮着几座灰扑扑的土堡，像被啃剩的馍渣。王观祥远远

瞭见了最高处那杆褪色的幌子：“薛家营子的辘称行，管吃住”，幌子上的“米”字被风撕成三瓣，活似只瘸腿的乌鸦。

辘称行是座夯土围成的四方院，北墙根卧着盘三人合抱的石磨，磨槽里积着陈年的麸皮。掌柜的叼着旱烟管，用脚踢了踢独轮车：“伙计，会筛麸不？”

王观祥没答话，只是抄起墙角的竹簸箕，黧黑的手背上青筋暴起，麸皮瀑布般从筛眼泻下，在夕阳里腾起金雾。

“吃劲了！”掌柜憨笑道，手中的烟管点了点西厢房。

王氏父子就在此处住下做长工。王传生负责照看晾晒在房顶上的粮食。晒粮的房顶有丈二高，玉米粒和麦粒铺得一马平川。

鸽子是午后来，起初只是零星几点灰影，转眼便聚成乌云压顶。他抄起绑着破布的竹竿挥舞，惊飞了前头的，后头的又俯冲下来。一只灰鸽甚至落在他肩头，爪子勾住补丁，红眼睛不识时务地斜睨着他手里的竹竿。

“怂东西！”他发狠抡圆胳膊，布条抽在瓦片上啪啪炸响。鸽群忽地散开，露出当中那卓尔不凡的家伙——一只雪白带金斑的头鸽，脖子上悬着鸽铃，振翅时洒下一串碎玉般的清音。少年看痴了，追着那抹白影倒走，竟忘却了屋顶的边界——短暂的坠落像被拉长的噩梦。世界仿佛静止，喧嚣归于沉寂，风灌进衣襟，腋下的补丁“刺啦”裂开，他看见磨盘上溅起的麦粉，看见父亲扭曲而慌乱的脸，最后是后脑勺撞上一团毛烘烘的东西的闷响。

人生不过梦中梦。

醒来时，他的眼前一片白翳，只能隐约看到周围晃动着无数油灯。缺医少药，人们只能用偏方土法试救。有人往他鼻孔里灌烧酒，有人在太阳穴抹公鸡血，更多的手掐着人中，按着他抽搐的腿。疼痛是从脚踝炸开的，火苗般席卷全身。他听见掌柜的骂声：“臭小子，让你

看粮,你给老子演飞人!要不是撞在老母鸡身上,早摔死了!”

烧得迷迷糊糊的间隙,有冰凉的东西贴上额头,是那只刻着雄鸡的铜牌。“闻啼则起……”他翕动嘴唇,突然听见窗外传来沙哑的鸡啼——棚里最后的老母鸡明明已替他归西。

养伤第七天,王观祥背来半筐红柳枝。王传生蜷在草席上,看父亲用篾刀把枝条劈成细条。河套的红柳不同山西,表皮是血一样的赭红。

“编个鸡笼哇。”父亲说话时并不看他,手指翻飞,“等开春抱窝。”

柳条在暮色里泛着铁锈般的光。编到第三层时,远处突然传来动静。一队蒙古商贩牵着骆驼经过,驼铃叮当,骆驼背上捆着成包的羊毛。领头的老汉朝院里扔了块奶疙瘩,父亲慌忙去接,柳条笼子骨碌碌滚到墙角。

夜深时,王观祥摸黑把鸡笼放在墙角。月光从柳条缝隙漏进来,在笼内织出一张金网。恍惚间,他仿佛看见那只红公鸡昂首立于网中,冠子上的血珠正一滴一滴,渗进干裂的土地。

三、学徒

1931年,随着王观祥撒手人寰,16岁的王传生辗转来到了河套平原腹地的陕坝,拉开了独自拼搏的艰辛人生序幕。

陕坝的木匠铺藏在西街最窄的巷尾,门楣上悬着半截褪色的幌子,写着“孙记巧工”。瘦得皮包骨的王传生攥着荐书站在檐下时,正赶上晌午的毒日头,汗水顺着脊梁沟淌进裤腰,把荐书的边角洇出个水圈。铺子里飘出松脂混着刨花的香气,像是有人把整片林子塞进了蒸笼。

木匠孙厚羊叼着黄铜烟嘴,烟管在王传生肩胛骨上戳了戳:“后生,拉过大锯没?”

他摇头否认,转身便跪地拜师:“师傅!收

下我吧,我能吃苦。”老孙被他的诚恳打动,颌首同意收徒。话音未落,东墙传来“嗤啦——嗤啦——”的锯木声。两个精壮汉子正把一根老榆木用粗麻绳捆在条凳上,锯条每拉一次,木缝里就迸出细雪般的木屑。

王传生学着他们的架势扎马步,手心刚贴上锯柄,就被孙师傅的烟杆敲了腕子:“腰要沉!脚要定!”榆木纹路扭得像麻花,锯齿卡在结疤处死活不动。不过半炷香,他虎口就磨出两泡血水,汗珠子砸在木头上,洇出深色的斑点。

第七日鸡鸣时分,王传生蹲在后院劈柴火。晨雾里,他盯着榆木疙瘩上的血痕发怔——那是昨日锯偏了,锯齿啃进腿肚子留下的。伤口用灶灰糊着,火辣辣地疼。

王传生在此挨过近半年光景。师傅和几个徒友觉得他身板瘦弱单薄,很难承受徒工必经的第一道苦重的拉大锯关卡,好心地劝他改行,可他还是选择坚持做下去。

傍晚收工,师兄偷偷塞给他半截梨木,让他学雕工:“练吧,刻废了当柴烧。”忽然前堂传来炸雷般的哭嚎,原是孙师傅家的童养媳偷吃供果被逮个正着,被孙师傅抄着木棍狠揍。

他停下手中的活计,跑过去藏在门后偷看。那丫头不过十二三岁,骨瘦如柴,寒冬腊月仅着一身青色单衣,枯黄的发辫上还粘着糕饼渣。一刻钟后,被孙师傅教训完的她佝偻着背,踉踉跄跄地从屋内扭着出来,挂着泪痕的脸上写满愤懑不甘。

传生于心不忍,招呼她来到一旁,摸出早晨藏的半块糜子馍,偷偷塞进她手里。他浑然不知老孙怒不可遏地站在身后:“臭小子,谁让你多管闲事!”

传生一怔,立马转身跪地认错:“师傅,我就是看她没吃饭可怜……”

“用你操心?不好好干活要你干甚!算了,

你这小身板本来也不适合干木工——我给你指条明路，去城东边那家祥福酒楼干杂工吧，就说是我推荐的。收拾东西滚吧。”

王传生稀里糊涂地被扫地出门，令他无所适从。孑然一身的他拖着铺盖卷茫然地走在街心，雪粒子扑簌簌砸在来时的荐书上，把“勤敏”二字糊成了墨团。

“祥福楼”的幌子是靛青底洒金字的，在寒风中猎猎作响。王传生缩着脖子跨进后厨时，正撞见跑堂的端着蒸笼疾走，白汽裹着羊肉烧麦的香气扑面而来，勾得他空无一物的肚肠拧成疙瘩。

他向掌柜胡广说明来意。胡老板捏着他长满冻疮的手直摇头：“这手和面？别糟蹋白面了！我正好也缺个小二，你先从提茶倒水、端盘子洗碗做起哇。”说完便指向墙角一口缸：“先把这缸蒜剥了。”

后厨的烟火气是分层次的：灶台上翻滚的羊骨汤腾起乳白的雾，蒸笼缝隙漏出的青烟裹着麦香，炒瓢里爆香的葱姜蒜则环绕层层金雾。王传生蹲在烟雾最底层剥蒜，指甲缝里嵌满紫红的蒜皮。某日他突发奇想，把蒜瓣码成莲花状摆在冷盘边，竟让一道酱肘子多卖了二十份。

惊蛰那日，胡广醉醺醺地拎回只大公鸡。

“嘿嘿，爷要去大城市，你们这些猪罗啊哈哈……”话音未落，他把手里的鸡扔向传生：“把它给爷杀了。”

王传生盯着鸡冠上那抹熟悉的红，心头一颤：“我不会杀。”

“不会杀？那要你干甚？给爷杀！”胡广面露愠色，他只好服从。

刀刃贴上鸡颈时，它突然引颈长啼，声震屋瓦。王传生一哆嗦，握着刀的手中泛起层层虚汗。

哎，不杀它我又会被赶出去……就当它是畜生吧。他下定决心手起刀落，鸡登时就没了

动静。他怀中的铜牌跟着全身嗡嗡震颤——上头刻着只引吭的鸡，羽翼间藏着金丝纹路。

热鸡血溅在雪白的围裙上，绽开一串红梅。当晚的栗子焖鸡香飘半条街，民众循着香味蜂拥而至。他为炖鸡的锅添柴点火，火焰蹿起的刹那，他听见极轻的一声鸡啼，混在柴火爆裂声里，恍若幻觉。

四、安家

1939年，成家的王传生离开陕坝，用这些年的积蓄盖了间小平房，耕几分薄田，在名为“赵五圪旦”的村落中找到一处栖身之地。

1940年年初的寒风裹着血腥味扑进红柳地时，村里的大公鸡最先察觉异样。正月初七，天还没亮透，村口老井旁的鸡棚忽然炸了窝，鸡的啼鸣撕破晨雾，一声比一声凄厉，像是要把喉咙扯出血来。

传生从炕上惊坐起身，窗外掠过几道黑影——不是野狗，是钉着铁掌的军靴。看来传言是真的，鬼子打过来了！

“鬼子进村了！”隔壁国民党小官杨庆元的破锣嗓刚喊半句，便被鬼子的叫骂截断。马蹄声碾过晒谷场，碾碎了陶罐，碾碎了清晨的梦。

传生把三女推进地窖，转身瞥见檐下神龛。供奉鸡纹铜牌的檀木匣子歪在香灰里，母亲临终前的话在耳畔炸响：“闻啼则起……”

日军支队长伊藤浦十郎站在碾盘上，刀尖挑着只血淋淋的母鸡，鸡颈的断口还在抽搐，血珠顺着军刀凹槽滴进黄土。

“什么破地方，连头牛羊也没有！就养着点鸡！鸡，统统上交！私藏者，死啦死啦的！”汉奸翻译抄起棒子在人群头顶乱晃。

“二狗，过来！”伊藤呼唤翻译。

鬼子小队挨家敲门。传生被反锁在门缝后，看两个鬼子冲进鸡棚。红公鸡突然从梁上俯冲，猛地啄向鬼子的眼珠，翅膀扇起漫天鸡毛。军曹武田毅福的嚎叫惊飞了树杈上的寒

鸦,也惊醒了民众骨子里的血性。

伊藤在杨庆元的大宅院里支起炭火,铁丝架上串着七八只鸡。焦糊的肉香混着鸡屎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一帮鬼子毫无防备,把枪扔在墙角,席地而坐准备开吃。

“呦西,噢一西!”

没等伊藤动嘴,杨家小儿子杨四季突然从房顶探出脑袋,扔出一抔土洒向火堆,让鬼子们享用混着黄土的“叫花鸡”。

“八嘎呀路,小兔崽子!”

吹哨人发出信号!村民纷纷踹开家门。鬼子乱作一团,传生看见院中三女在打手势——那是秋收时赶鸟的暗号。他抄起墙角铁锹,在夯土墙上猛敲三下。霎时,屋顶、草垛、地沟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击打声:陶罐撞瓦片,镰刀碰锤柄,连灶台上的擀面杖都与地板共振。整个赵五圪旦化作一张巨锣,震得日军耳鸣目眩。

“库索!”视线一片模糊的伊藤举起刺刀胡乱挥舞,红公鸡竟从树顶俯冲而下,鸡爪挠过手腕,刺刀“当啷”坠地。

伊藤挥刀劈向大红公鸡的刹那,一队人马涌入院内,不等鬼子们反应过来,就把鬼子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是在陕坝附近游击的傅作义的部队!原来杨庆元早就听说鬼子即将进村扫荡,提前通知他们埋伏在附近,就等鬼子上钩。

前几日,日军先头部队进至黄羊木头后未再西进,将临河以西桥梁破坏,主力在后套频繁发起扫荡行动。傅作义据此判断,日伪西进宁夏、甘肃可能性小,如无法快速消灭中国军队,就会自动撤退,由此,傅作义指示套内国民党各部:“应常依靠狼山的地理条件灵活打击敌人,受大敌压迫即进入狼山内躲避,小股敌人则予以歼灭。”

爬上屋顶的传生等一千农民从梁上纵身跃下,去墙角缴了枪。红冠公鸡引颈长啼,上百

名藏在各处的男女老少应声而出,抡起捣衣杵、擀面杖砸向灰头土脸的侵略者,不费一枪一弹制服了这群无恶不作的鬼子。

传生手里攥着鸡纹铜牌,那纹路在日光下泛出耀眼的金红。有村民点燃珍藏的去年庙会剩下的二踢脚,欢庆这场胜利。

暮色降临时,血羽纷扬如雪。传生跪在祖宗牌位面前,把铜牌按进他誓死守护的黄土。家家户户祭灶的碗碟里都放着几枚涂满鸡血的鸡蛋。

黎明时分,女人们用红布裹了血鸡蛋,塞进娃娃的襁褓——河套人从此信了,鸡魂入地三尺,也能啄破黑暗。

五、抓兵

1948年夏秋之际,国军被解放军分割在五大战场上。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大势已去,疯狂抓兵。

河套的麦浪在那年小暑后泛起黄铜色。王传生趴在晒谷场麦垛的缝隙间,汗珠顺着脖颈滑进衣领。身旁的喘息声近在耳畔,好似个漏气的风箱。这声音来自他在酒楼时相识,后来住在同村的好友王生浩。生浩同样不想为反动派卖命,便随传生一起猫在此处。他自进洞起就没停过哆嗦,膝盖压断的麦秆在黑暗中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再抖就把冯尻子招来了!”传生压低嗓子,指尖掐进对方肘窝。洞外传来沙沙的脚步声,阳光从麦秸编织的伪装网漏进来,映出刺刀尖挑起的浮尘。

躲兵洞是王传生的妻子白三女带人挖的。半月前,杨庆元带着花名册挨家砸门时,这个惯常温顺的妇人突然发了狠。她领着村里媳妇们,借割麦之名在晒场边缘掘出三尺深的坑,覆上苇席再堆起七层麦捆。最绝的是洞口伪装——取新割的麦穗编成帘子,穗芒朝外支棱着,远看活像刺猬炸开的背。

“尿罐子放东头,夜壶摆西头。”白三女指挥女人们布置麦垛坑时,眼里跳着奇异的光,“要让他们闻见臊臭就恶心。”传生想起八年前防鬼子时的妻子,也曾提议把腌臢物变成武器。两个人白天黑夜都不能轻易出来,外面不时有抓兵的哨探穿来穿去,偶尔进入家里逼问男人去哪儿了,白三女总是宣称他被人雇去后山放牧。

周围所有村里的男丁基本被搜刮光了,可他们仍不满足。尤其是冯尻子,他根本就没见过王传生二人离开村子,咋就一直不在?肯定是藏起来了。

尻子这些天把村里所有的地窖鸡舍都翻了个遍,也找不见二人的身影。

尻子的马蹄每天踩着初秋的晨雾游荡。王传生透过麦秆缝,看见那匹枣红马喷着响鼻,鞍鞯上挂着铜铃。小白脸冯尻子如今蓄了八字胡,马鞭梢系着根褪色的鸡毛,随着颠簸一颤一颤。

白露那天下午,天气晴好,二人从麦垛鬼祟地爬出来。一是放放风,二是储存一点过冬的柴草。两个人拿了镰刀绳子,在旁边草木旺盛的荒地上急促使劲儿挥镰割草。一不留意,有五六号人就来到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为首的正是冯尻子:“王传生!看你今天往哪跑!一个多月没有找到你,害得我好苦!快!把这两个个泡给我抓起来绑了!”

马鞭抽在麦垛上,惊飞一群麻雀。生浩的牙齿开始打战,咯咯声竟与铜铃共颤。传生摸向腰间镰刀,抗争的怒火渐渐压过积压的恐惧。

王传生一看他们近在咫尺,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灵机一动,扭头和生浩说:“不能跑了。咱们只有硬拼了!装也得装出个样子,看有哪个不怕死的敢过来!”生浩的裤裆突然漫出热流,尿骚味混着麦秸发酵的酸气,熏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冯尻子的狞笑裹着沙尘扑来:“跑啊!接着钻老鼠洞啊!”五个兵痞扇形包抄过来。生浩瘫坐在草堆里,裆部再次漫开深色水渍。王传生瞥见自己紧攥镰刀的手在抖,对方抓着刺刀的手也在抖,他忽然想起红冠公鸡扑向刺刀的模样。

“胆小鬼!王生浩,站直!”他一把薅起王生浩,随后撸起袖子,握紧镰刀把,怒目圆睁,对着冯尻子摆出公鸡鸽架的架势。

“尻子你大(父亲的意思)个脑袋的!行,不要命的就来吧!反正被你抓住也是去当炮灰,迟死早死一个样!”

一向欺软怕硬的尻子哪见过这场面——这是来拼命的!尻子觉得情况不妙,急勒马掉头往回折,其他几个随从跑得更快。

冯尻子勒马后退时,王传生把铜牌按进掌心。血珠从虎口渗出,沿着鸡纹的沟壑游走,在“闻啼则起”处凝成血珠。远处突然传来鸡鸣,清越如十年前祠堂前的啼血之声。尻子脸色骤变——他总梦见那只啄瞎过日军眼睛的红冠鸡。

“拼了!”王传生吼声未落,越战越勇,追在尻子屁股后头,镰刀已抡出满月弧光。刀刃擦过尻子的马镫,溅起一溜火星。王生浩也天降神力,闭眼挥刀乱砍,竟削断了小喽啰的绑腿。马匹受惊扬起前蹄,王传生趁机抓起根本棍抽向马眼——13年前在戏班子练的鹞子翻身,此刻成了保命绝招。

逃出十来步后,尻子马鞭虚晃一记,转过头来低声无奈地向着二人说:“唉,算了,今天就让你们走。”随后骂了几句,跟混子们灰溜溜地朝别的地方去了。

王传生扶着哆哆嗦嗦的生浩向家的方向走去,夕阳把二人的影子拉长,恍如两株久经沧桑的老树。三女抱着瓦罐在家中迎接,传生头上是柳条编成的冠冕——河套人说:“鸡叫三遍天破晓,人经三难见真金。”

六、破晓

油灯的火苗在摇晃,将王传生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他不敢睡觉,怕尻子又来找麻烦。他蜷坐在炕沿,掌心摩挲着那块鸡纹铜牌——纹路里嵌着麦秸碎屑,还有褪色鸡毛的残丝。三女搂着熟睡的刚满一岁的王锡在里屋轻咳,咳声像把生锈的剪子,铰碎了河套的寂静。

窗根下传来细碎的啄食声。王传生掀开草帘,月光泼在院角的鸡棚上,新抱窝的芦花母鸡正带着雏崽踱步。他眼前突然浮现出27年前榆次的冬夜,父亲蜷在鸡棚里敷药的背影,想起那只对着月亮哀嚎的红公鸡。

原来啼鸣从未断绝,只是换了喉咙。

铜牌在指尖翻了个面,“闻啼则起”四个字已被血垢沁成乌金。传生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它的模样——指缝里嵌着麦芒,掌纹裂如旱地。

“鸡比人硬气。”父亲咽气前突然睁眼,枯指抠进他腕子,“每当我遭遇困境,我就听见祖宗养的鸡在啼鸣……”

鸡棚里突然骚动。传生抄起煤油灯冲出去,见那只芦花母鸡炸开颈羽,将雏崽护在翅下。顺着它的视线望去,草垛后晃着两点幽绿——是饿极的野狗。

他赤脚踩进霜地,举灯的手稳如握镰。狗子龇牙低吼,灯影将鸡群投在土墙上,竟幻化出巨禽的轮廓。一只公鸡突然引颈长啼,传生喉头一热,对狗咆哮:“狗东西,来啊!”

铜牌猝然发烫。狗子退缩了,绿眼没入黑暗前,他分明看见它瞳孔里映出的不是自己,

而是一只金冠灼灼、铁喙如钩的红公鸡。

天将明时,传生摸出樟木匣底的戏服,回忆起自己参演晋剧的岁月。白缎褶子被虫蛀出星点小洞,却不妨碍他踩上条凳,对着破晓的天光甩出水袖。三女抱着儿子倚门而望,看他一个鹞子翻身,露棉花的裤脚散成两朵残云。回首往事,他不由得有些悲怆——“白云仙在途中自思自叹”……荒腔攀上屋梁,震落簌簌积尘。他忽地顿住,转身从鸡棚摘了根红褐尾羽,别在鬓边当翎子。再开腔时,嗓音掺了砂砾,却劈得开牛鬼蛇神:

“一炉香我敬于天下饿殍!二炉香我敬于折翅仍啼的禽,三炉香我敬于麦芒作剑的人——人比牛鬼蛇神的力量大,人创造这个世界。”

1978年的冬天,改革的春风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走进冬日的河套雪原。

七岁的大孙子在课外书上读到“古楚人以凤为图腾。”孙子奔回老宅,举着书本问:“爷,咱家的鸡纹牌上刻的是不是凤凰?”

王传生正在编柳条鸡笼。河套的红柳枝依旧坚韧,在他苍老的指间翻飞如蝶。“凤凰是旧社会官家绣在袍子上的。”他把铜牌按进孩子掌心:“鸡子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咱庄稼人的神,会刨食、能下蛋、敢啄狼。”

夕阳漫过荒原,新孵的鸡崽正在啄食谷粒。传生眯眼望去,恍惚见三十年前的自己从麦垛钻出,年轻的血肉里沸腾着不屈的烈性。

原来图腾从未高悬庙堂,它一直匍匐在泥土里,在劳苦大众的传承里,在断喙犹歌的晨昏里,生生不息。

太阳升起来了,大地一片鸡叫声。■

西口情缘

——由一场婚礼引起的思考

■李润珍

2024年9月30日,我去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参加了一场盛大、隆重的婚礼。婚礼的主角(新娘)称我为姨,但就血缘关系而言已经不算很近了,新娘的曾外祖父是我的舅姥爷,属旁系血亲中的第四代。远隔千里之遥,晋蒙两地的亲戚能够保持联系、来往频繁,源于我舅姥爷神奇的走西口经历以及骨肉亲情的长久相伴。

1

今天讲述的主角是我的舅姥爷,即我外祖母的哥哥。16岁的他挑着一副货郎担,徒步由山西忻州一路奔波去内蒙古讨生活。一去经年,其间经历了他的小妹妹出嫁、父亲去世、姐姐病逝以及家道中落等等。若干年后,在一次送货途经山西大同中午小憩时,他的母亲托梦与他说:“儿啊,我和你爹还在天河两岸四架轱辘地里埋着呢,你不管我们了吗?”他突然惊醒,感觉刚才的梦特别真切,如同老母亲站在身边说话一般。他觉得必须回家一趟了,同行者也说已经走到山西地界了,回家看看哇。于是他和东家请假后,回到山西忻州十里后村,将其父母的遗骸合葬,看望了从小失恃的两个外甥女(他姐姐的孩子)及妹

妹一家。当时他尚未成家,但他想把他的外甥就是我的大舅带走。当时孩子很小,可能就是四五岁的样子。我姥姥姥爷觉得孩子太小,跟着一个单身汉到遥远的内蒙古去不放心,因而没有让他把这个孩子带走。处理完父母的合葬事宜,探望了自己的至爱亲人后,舅姥爷再次离家奔内蒙古而去。然而谁能料到,老人家由此转身一走便是50年!

早年间亲人们也曾偶有书信往来,后来就无影无踪,音信全无了。姥姥每每提起他的这位哥哥多是泪眼婆娑,长叹一声:也许早就不在世上了。1963年的冬天,50年杳无音信的舅姥爷如同天外来客一般,突然回到了故乡,然而站在姥姥面前的不再是盛年的长兄,已是一位80岁高龄的耄耋老者。亲人相拥而泣,叙述着种种的过往,姊妹们庆幸各自躲过了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熬过了饿殍千里的年馑,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居然50年后还能再相见。舅姥爷从16岁离开家乡到80岁重归故里,走时青丝勃发,归来鹤发苍颜;走时单身一人,归来儿女成群。老人家60多年漂泊在外,与其他走西口的先民一样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谜团。他是如何流落到后套的?西口路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困顿可曾有谁知晓?他又是如何谋

生成家立业的？养儿育女的艰难困苦、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对亲人的思念，可曾有人倾听？几十年间，老人家经历了怎样的辛酸，遭受了怎样的磨难，心中有怎样的苦楚，非亲身经历者恐难以言说！

60多年的思乡情、50年的归乡路，悠长且艰难！听临河的亲人们讲，舅姥爷在他晚年的时候特别想回到他的故乡去寻找他的亲人。老伴儿和儿女们劝他，50年跟家里没有任何联系，你回去找谁啊？路途遥远且经济也不宽裕，不让他回忻州，但无论怎样的劝说都难以打消老人家回家的执念。他坚信：我妹子有可能不在了，但我还有外甥和外甥女，这些后人们肯定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回老家看看。一年又一年，几番提及回老家总是被老伴儿及儿女们劝阻。无奈，直到第三年，他自己准备干粮，自己缝好装干粮的口袋。经过精心准备，1963年的冬天，他终于再次踏上生他养他的故土！

上世纪60年代，从巴彦淖尔回山西忻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难以想象一位八旬老者独自一人是如何辗转千里，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横亘在老人面前的不仅是千里之遥的路途，更难的是火车无法从临河直达忻州，需要倒好几次车才能回去。须先坐牛车到临河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包头，包头倒火车坐到大同，大同再倒火车坐到忻州。眼花耳背的老人当年如何完成了进站、出站、倒车这样繁杂的事情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只知道老人家坐着古老的绿皮火车慢悠悠地走过“后套—包头—大同—忻州”的行程。饿了啃一点自己带的干馒头，渴了喝点白开水，历时四天三夜回到他的故乡。

在忻州下车后，先回到自己的村子十里后村，找到他的家人父子，再辗转几个村庄去寻找他散落各处的至亲。他先找到在忻州段庄村的外甥女儿张二芒（他姐姐的二女儿），由这个外甥女儿带着他找到忻州紫岩村的另外一

个外甥女儿方黄鱼，就是我的亲姨。之后又从紫岩村来到了东张村，找到了他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姥姥。安顿下来住了若干天以后，他要去看看他另外一个外甥女儿，就是我的母亲，以完成探亲的最后一站。于是，由我的大舅陪着他从忻州来到太原西山矿务局白家庄煤矿。原本打算在白家庄我家住一周左右，回到忻州过完春节后返回巴彦淖尔，再回到他长期生活的地方与老伴儿安度晚年。

然而事情出乎人的意料。有一天晚上，老人家吃完饭后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后来又有一些气憋、气紧。我父亲赶紧想办法请医生，但老人家的状况眼看着一会儿不如一会儿，没等请来医生，老人就去世了。顿时，大家慌作一团。

1963年是一个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国家刚刚经历了1960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突然的，一个高龄老人死在我们家，对我的父母而言，可以说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尽管这样，我父亲赶紧向单位领导提出申请，通过各种关系为老人打造了一口棺材；而母亲则翻箱倒柜、倾其所有为老人做好寿衣，之后将老人家安顿入殓。那个年代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货运车，商量来商量去，只能用小平车将老人运回忻州安葬，同时打电报通知远在临河的舅姥爷的儿女们。

我大舅从太原返回到忻州，安排好打墓、下葬等各项事宜后，和我二舅兄弟俩拉了一辆小平车，徒步从忻州用了一天一夜，走到了太原白家庄。稍事休息后，把老人家的灵柩安顿到小平车上，买了一只引魂的公鸡放在棺材头上。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的两个外甥拉着他们的舅舅从山西太原白家庄徒步运往忻州安葬。要知道，当时拉车的两个人也都是五十上下的年纪了，我的哥哥只有12岁，也跟着一块回去，上坡时在后面推车，下坡时坐在车上压车。

据我哥哥回忆,当时天下大雪,他们三个人拉着舅姥爷从太原白家庄一路向北出发。原来的设想是中途不住宿,连夜赶回忻州,尽可能天黑前过了石岭关,石岭关是忻州与阳曲的分界点,山高坡陡,是一段难行之路。但他们走到阳曲大孟镇的时候,这个灵车就很沉,无论如何都拉不动,天也渐渐地黑下来了。大舅说,那不行就住一夜吧,这可能是老人家怕咱们在路上不安全哩。大孟镇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冒着大雪把舅姥爷运回忻州十里后村。村子里,史家的家人及帮忙的朋友已经打好墓,做好了入葬的准备。伴随着凛冽的寒风和飘飘洒洒的雪花,故乡的泥土将这位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游子拥入怀中!

远在巴彦淖尔的喜贵舅舅接到老父亲去世的电报后,赶紧收拾东西回老家奔丧。然而当时车票极度不好买且路途遥远,待舅姥爷的儿子、女婿风尘仆仆从巴彦淖尔赶到忻州时,老父亲早已下葬。匍匐在坟头上悲痛欲绝的他们祭奠了老父亲,又一路风尘赶到了他们的姑姑(我的姥姥)家时,已经是腊月三十除夕夜了,姑侄相见自然又是一番哭诉……

多年以后,舅姥爷的老伴儿去世。子女们想着等把老父亲的骨殖从忻州移回来与老母亲合葬,因而为老太太做了临厝浅葬处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世纪70年代忻州农村大规模平田整地,舅姥爷的坟墓已经被平掉了,遗骸也无从探寻。令人痛心的是,直到今天,舅姥爷一个人孤零零的葬在忻州,而他的老伴儿还在后套的黄河边儿上等着他,盼望着老头儿从忻州回来,老俩口好相扶相携乐享天国!当年舅姥爷完成了他爹妈的遗愿,将“天河”两岸的父母合葬;而如今他却与老伴儿分葬晋蒙两地,隔着黄河这道“天河”遥遥相望,形成了另一种版本的“天仙配”。远在天国的老俩口不知是否知道,相聚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期待而已。

这个看似凄美的爱情故事,对舅姥爷及家人而言却是一场悲剧。老人家靠自己思乡心切的执念在晚年“落叶归根”了,而老伴儿在黄河边上无尽的等待,子孙辈无处祭奠老人家的痛楚,伴随着清明的雨丝一年又一年地延续着……这个无法了却的夙愿,也成为凤鲜(舅姥爷的长孙女)姐姐的一块心病。每每说起便泪水涟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抚育她长大的奶奶,这种苦、这种痛不知道该对谁诉说,又有谁能破解这个难题呢?!

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乡土情怀。无论走过多大的天地,最怀念的仍然是故乡的那捧黄土;无论经历千般繁华还是万般磨难,只有家乡的黄土才能让人心安。舅姥爷八旬高龄执意要回老家看看,其实就是对家乡、对故土的思念,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无法割舍的精神追求。“落叶归根”不仅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社会学意义上对家族凝聚力、族群文化传承、社会和谐稳定的心理支撑和价值体现。“片片秋叶临故土,点点思念归家乡”,是中国人始终追求的关于终老的一种情怀。然而,由于舅姥爷的“落叶归根”反而造成了老俩口永隔“天河”的悲剧,却是后代儿孙始料未及的事情。这样的悲情故事在广袤的内蒙古高原以及河套平原上是个例吗?我想,一定不是个例!这绝不是一家一户的悲剧,而是所有千千万万西口移民的悲剧,是由大时代造成的历史悲剧,是西口人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2

1963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晋蒙两地的亲人们断断续续地联系着。我曾三次到访巴彦淖尔,反复听亲人们提及舅姥爷晚年“落叶归根”的故事,大致梳理出我外祖母家族由繁盛到没落及他们兄妹三人后代的一些情况。我这里指的后代是广义的,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父系宗亲为轴线的嫡亲子孙,而是包括了外祖

母他们兄妹三人繁衍的所有后代。长辈们健在的时候,也曾无数次地给我们讲过这样那样的一些故事。但由于当时自己年轻,不谙世事,忙于工作、忙于生计、忙于抚育儿女,无暇去听他们唠叨,也无暇整理这些故事。蓦然回首间,长辈们全都故去了,我也年近古稀,趁着我的兄姊们对老一辈的故事尚有记忆,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挖掘记录这样一个神奇动人且悲伤的故事。如果我不写下来,这个故事、这段历史就有可能失传。这是我写下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写下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这次去参加婚礼时与我的表姐夫王德一先生交流比较多,他的祖上来自陕西府谷,也是走西口人的后代。他曾先后在巴彦淖尔盟临河市团委、临河市狼山镇、临河市委宣传部、巴彦淖尔市扶贫办等单位任主要领导,接触过许许多多走西口人的后代,了解许许多多走西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及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与山西著名作家燕治国是多年的老朋友。燕治国是山西河曲人,其创作的电视连续剧《西口情歌》播放后,在晋蒙陕三地引起了非常广泛且强烈的反响。王德一先生认为,舅姥爷的故事就是《西口情歌》的缩影。他希望我能够把这个家族的故事写下来,留给后辈子孙。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先人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三次移民中“走西口”的主角,他们的先辈在走西口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与艰辛,而这种磨难造成的痛楚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在巴彦淖尔的亲人们。

我的姥姥叫史金翠(1891-1982年),他们兄妹四人,姐姐居长,名不详;大哥少亡;二哥叫史成福(1884-1963年)。他们家应该是家境殷实的农耕之家,据说有数十亩耕地,还有自己的菜园子,而且这个菜园子的规模还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家的菜园子里有四架轱辘井用来给菜园子浇水,这个规模的菜园子

在清末民初的忻州并不多见,可见他们家至少在当地是中等以上的人家。遗憾的是他们的父亲染上了“抽大烟(鸦片)”的恶习,将一副家业逐步败光。

姥姥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由奶奶抚养长大,十岁的时候,奶奶也去世了。她跟奶奶睡在一个被窝儿里,头一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起来发现奶奶去世了。奶奶去世以后,她就彻底失去了依靠。她父亲每日出门抽大烟,便把她锁在家里,没钱了就变卖家产,先是卖地,卖完地后卖房产。她的哥哥则做些小生意维持生活,也经常不在家,后来干脆挑一副货郎担子跟村里人走口外去了。已经出嫁的姐姐怕抽大烟的父亲把所有的家当都卖掉,便把家里的一些绫罗绸缎啊、衣服细软啊之类的东西全部拿到了自己的家。该换季了,她姐姐做好当季的衣服送回来,换下来的衣物包括补丁都要带走,不然怕她们的父亲拿去换了大烟抽。我的姥姥17岁嫁到东张村方家。早年间乡间女子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嫁为人妇后生儿育女、侍奉公婆,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及田间劳作,很难再顾及娘家的事情,只是在她的父亲去世后曾回十里后村奔丧,对于哥哥的去向也无从打听。一直到大约1913年舅姥爷在大同的货栈午间小憩,他母亲托梦与他才回到家乡。

舅姥爷在巴彦淖尔育有1子2女,喜贵舅舅育有3子2女;桃姨姨育有2子3女(大女儿夭折);二姨育有1子;孙辈一共10人;曾孙辈17人,玄孙辈16人,来孙辈1人。舅姥爷当年孤身一人来到后套,经过百余年的繁衍生息,开枝散叶已经到了第6代。后人们多生活在巴彦淖尔,所有的孙辈生活富足美满;曾孙辈则大多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的甚至到海外留学获得硕士学位,从事的职业有公务员、公司职员或经商,发展得都很好。

姥姥的姐姐嫁入忻州东楼村张家,他的公

爹是有名的财主张洪君。她育有2个女儿,长女嫁入忻州符村马家,育有3女1子(大女儿夭折);次女嫁入忻州段庄村肖家,育有3个儿子(三子因家境贫寒从小送人抚养),孙辈一共5人,曾孙辈23人,玄孙辈51人,来孙辈28人。我老姨姨这一支的后代分散在忻州、太原、北京及海外。其中有2个曾外孙女分别嫁给英国人和日本人,玄孙辈中有2个是中日混血儿。曾孙辈、玄孙辈多数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事的工作有对外贸易、公务员、教师、经商等等,生活美满富足。

我的姥姥育有2子2女。长子育有1女(九岁时夭折);次子育有1子;长女育有3子3女;次女育有1子3女;共有孙辈11人,曾孙辈27人,玄孙辈35人,太孙辈14人。姥姥这一支的后代分散在忻州、太原、鄂尔多斯、阳泉、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曾孙辈和玄孙辈们多数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多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所从事的职业有公务员、大学教师、医生、科研人员或经商等,发展得都很好,生活得也都很好。

如此说来,原本外祖母他们姊妹三人,经过百余年的繁衍,如今都到了第6代,而且一代更比一代强。他们的子女多是老实本分的农民,靠苦力在地里刨食,有的人家自己有几亩薄田,有的则连田产也没有只能为地主扛长工,加上兵荒马乱、饥谨荒年,多数人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孙辈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多数人接受了初等教育,有人甚至接受了高等教育。孙辈中大多从乡村走向城市,身份由单一的农民逐渐多元化,有工人、军人、公务员、工程师、教师、银行职员等等。尽管这一代人都曾经历过物资短缺的年代,年长一些的甚至亲历了战乱和1960年的大饥荒,但整体上摆脱了终身贫困的状态。尤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家家有车有房,

生活的富裕程度与自己的祖辈、父辈不可同日而语。

外祖母这辈人的曾孙辈和玄孙辈,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则发展得更好。绝大多数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有些甚至走出国门从事国际贸易、访学亦或攻读学位,丰富学识,开拓视野,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是现代化的。他们难以想象他们的先人为什么要“走西口”?也难以想象他们的曾祖辈、祖辈的贫困程度,更不知道吃糠咽菜是什么滋味!我想,这要感谢国家,感谢这个时代,为我们的子孙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和个性发展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享有更好的生活。

3

由于地缘关系,早年间姥姥跟她姐姐的后人多有来往。她二外甥女(段庄张二芒)的两个儿子曾在抗日战争后期参加了革命工作,长子肖广寿(1917-2006年)任村农会主席,次子肖万寿(1926-2017年)则参加了八路军,因而这弟兄俩就成为日伪军抓捕的对象。肖万寿随部队撤到山区根据地,肖广寿则化名董三带着妻子隐蔽在我姥姥家村子里。我大舅为他们租了房子,平日以做豆腐为掩护帮助八路军工作。在敌人眼皮底下掩护八路军的家属,姥姥一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他们在东张村住了一年多,亲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提供帮助。最惊险的一次是,有情报说敌人要来扫荡,黎明时分肖万寿带人来接哥嫂撤回根据地。他们到姥姥家敲门告别,家里人听见了不敢吱声,只是咳嗽了一下表示知道了。果然过了不久,敌人就敲门盘问你们家是不是隐藏了游击队的人。好在大舅为人敦厚善良,人缘很好,伪村公所的人说,方合年(我大舅)这个亲戚是做豆腐的,已经上报过村公所了,而且人也早就走了。敌人只好作罢,在场的人各个一身冷汗!稍有疏忽,就会被抓捕、严

刑拷打直至杀害。当年,因为掩护游击队被晋绥军乱棍打死的大有人在。在战争年代,是姥姥一家用生命掩护了肖广寿、肖万寿的革命活动。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阎锡山不得不放弃了广大的乡村,死守太原。1949年春节期间,肖万寿的部队进驻姥姥家村里。姥爷问他说,你们打太原有希望吗?他信心十足地回答,没问题,很快就会打下来的。太原战役胜利后,肖万寿随部队进军青岛,后转入海军工作,20世纪60年代从青岛调北京工作。90年代初我和姐姐曾去过他家,当时万寿哥已经离休,和老伴儿住在海军船舶研究院一所4室2厅的房子里安享晚年。他曾跟我们回忆,他在忻定山区根据地时,与阎武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一起从事抗日游击活动,经常要到敌占区完成任务,有时也会到姥姥家躲避敌人。他对老姨姨一家给予他们弟兄俩的帮助非常感谢,说若不是亲人,谁也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掩护他们的。

改革开放后,他的长女嫁了一个英国人,定居英国做国际贸易工作;次女则与一个日本人结为连理并育有1子1女,定居日本。肖万寿对小女儿找一个日本女婿颇有微词,说当年老子提着枪杆子干革命,就是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没想到我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我女儿反倒要嫁给日本人。肖万寿于2017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另外一个来往比较多的是符村马家马银贵,他是我姥姥大外甥女的儿子。他生于1936年,几个月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因为没有母亲,曾在段庄姨姨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他姨姨的家生活本就非常困难,又添了一张嘴,生活就更加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吃了很多苦。而且由于他的两个姨表哥参加革命,敌人一来,姨姨就得带着他逃出去躲避,经常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在他童年的记忆里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1958年参军,上世纪60年代初,从天津部队转业后在太原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太原分行的保卫处长和后勤处长,直至退休。2020年春,马银贵在太原因病去世,享年85岁。

4

我曾三次到访巴彦淖尔。

第一次是1993年7月。当时,我代表所在的太原科技大学到内蒙古招生。这趟差公私兼顾,一是完成学校的招生任务,二是带着老母亲去内蒙古探望她的亲人,即东胜的外甥女及临河的表兄妹。我们先到了东胜,把老母亲和孩子留在大姐家,我到包头第二机床厂招待所招生;招生任务完成后,返回东胜接上老人孩子又来到临河,是凤鲜姐姐和王德一姐夫接待了我们。当时凤鲜姐姐正好扭伤了腰,但她忍着病痛安排好我们的吃住行,老母亲也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表亲——喜贵舅舅和桃桃姨姨及二姨。表兄妹相见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长辈们聊着他们的事情,我和小儿子则享受凤鲜姐姐做的炖羊肉和各色美食。当时我儿子6岁,鲜美的炖羊肉、甘甜的华莱士蜜瓜,以及新鲜的玉米、蔬菜,来者不拒、大快朵颐,让小家伙吃得放不下筷子。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一说起巴盟大姨家的炖羊肉,他还念念不忘,直言太好吃了,嘎嘎香!

这次到访,我们知晓贾秀兰(舅姥爷的外孙女)、赵宝夫妇在太原做生意,也由此知道了他们两口子奋斗的经历。35岁时,赵宝放下锄头只身前往太原闯入商海。几经打拼,现在已经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为家庭、为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经济基础。但谈到当年他们在太原打拼时两口子吃的苦、受的罪,秀兰仍唏嘘不已。当时他们租住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屋里,冬天墙上全是霜;为了节省工费,一大卡车6吨石料两口子自己卸货,卸完货好几天

胳膊都抬不起来;生活拮据,一周才敢给孩子买一次肉,这对在河套长大且大块吃炖羊肉的他们来说,是怎样的不适应和煎熬啊!

第二次到访是在2012年冬天,赴巴彦淖尔参加美鲜(舅姥爷的二孙女)女儿的婚礼。婚礼让我们见识了蒙晋两地不同的婚俗,比如说帮助主家操持婚礼事宜的人称为代东,由各位代东组成的代东团,负责婚礼前后的各项工作。正式婚礼的前一天晚上设宴招待宾朋,称之为“夜坐”。而且“夜坐”的形式与正式婚宴区别不大,非常隆重、热闹,场面宏大,只是新人没有登场而已。

婚礼之后,我们受到了众兄弟姐妹的热情款待,王德一姐夫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河套酒厂和蒙古族文化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我感到王德一先生是一位博学之人,好读书、勤思考,看问题很有见地,而且书法水准颇高。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爽朗的人,热情好客且善饮,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三次到访是2024年9月参加贾秀兰女儿赵娜的婚礼。这次到访有两点极具印象。一是带有蒙古族风情的婚礼隆重而热烈,带给我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二是巴彦淖尔变化太大了。整个城市规划得很好,端庄大气的高铁站、宽阔的马路、整齐干净的街区,到处高楼林立,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尽管已经是深秋天气了,依然能感到绿化得非常好,有大片的湿地公园,也有精致的街边公园,供人们休闲娱乐;而且兴建了好几处博物馆,把灿烂的河套文化、阴山文化、黄河水利文化呈现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现在,巴彦淖尔不仅是“天下粮仓”,更是一座文明开放的现代化城市,是镶嵌在内蒙古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参加完婚礼后,我们在王德一先生陪同下,参观了磴口县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俗称“拦河闸”)。水利枢纽工程非常壮观,工程造型别致、宏伟壮观、气势磅礴,素有“万里

黄河第一闸”之称。站在拦河闸大坝的观景台上,望着由远而近如同天上来水一般的滚滚黄河,非常震撼!阳光洒在宽阔的河面上,波光粼粼的河水欢跳着,穿过大坝一路向东而去!在一眼望不到边的万亩良田中隐隐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沟渠。该工程1959年动工,1961年5月完成,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有保证下游工业用水、防洪、防凌、沟通包头至银川公路的综合水利枢纽工程。眼前这个现代化的水利枢纽工程把黄河一分为二,分出来的总干渠,也称“二黄河”用来浇灌河套平原。它因势利导的设计理念,可以说与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处。工程以分出来的“二黄河”为主干,形成完整的灌溉渠系,灌溉渠系由总干渠、分干渠、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构成,犹如人的血液系统一般形成密密麻麻的水网,灌溉着千万亩良田;还有以“总排干”为主干的退水系统,连接十大排干,将灌溉余水、生活废水等再回流到黄河,形成一个完整的灌排系统。

我知道河套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也曾听说过“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俗语,但为什么称河套为“天下粮仓”则不甚了了。这次参观了磴口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才知道,河套平原之所以成为“天下粮仓”,是河套人民从秦朝开始至今两千多年来,充分利用黄河水资源优势不断地开发河套地区,耕地面积不断增加,逐步成为国家的粮仓,奠定了“河套安则天下安,河套乱则天下乱”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二天我们又参观了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同样带给我非常震撼的感觉。之前对河套水利建设的认知是从一些描述“走西口”的文学作品中知晓的,比如杨家河就是山西河曲两位走西口的先民带头修建的,如此等等。参观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后,才知道开发黄河水利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历代先民为了利用黄河水资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

内蒙古河套灌溉区开发最辉煌的阶段是晚清至民国时期。1850年,黄河北河断流,南河成为主流,为西南高,东北低的内蒙古河套灌区创立了引黄自流灌溉的地理条件;1828年道光皇帝迫于形势修改了康熙皇帝的垦殖禁令,为全面开垦河套开了绿灯,使地商有条件作为投资主体进行农业和水利开发;水旱灾害、战乱等原因使得陕、甘、宁、晋、冀等地的广大劳动人民流离失所,成为河套地区垦荒开渠的廉价劳动力。从1828年清廷下特旨开放缠金地(特指临河产粮区)至1918年,地商们不断地集资雇人挖渠开发水利,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和建设,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晚清时期河套灌区八大干渠。民国时期又改扩建至十大干渠,初步构成了河套灌区的雏形,创造了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开发大型灌区的世界水利奇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套的绅士和当地农民不惜自毁家园,掘渠淹地,使日本侵略者的汽车坦克陷入泥淖之中,失去机械化优势,配合傅作义将军,取得了著名的五原大捷,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五原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以水阻援战的战争范例。

从先秦至民国,先民们不断地探索利用黄河水资源的方法和路径,既有官方开发,也有民间开发。晚清至民国则主要由民间资本为主导,比较著名的地商有王同春、杨米仓、杨满仓等人。例如:河曲地商杨氏家族两代历时15年开挖了杨家河。河套灌区开发过程中曾创造出叠埽棒、筑草闸等独有的水利技术,涌现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和老渠工;摸索出大量灌区的管理方法及经验,也涌现出大批可歌可泣的治水人。如王同春,他既是地商(投资者),也是技术专家。晚清时期,河套地区开发水利基本没有科学仪器。他创造了“土法水利测量法”,以测定挖渠的坡度。曾任绥远省水利局长、后任内蒙古水利厅副厅长的王文璟,励精图治,忘我工作,1955年病逝于办公室,

是河套人民敬仰的水利专家。河套水利事业的发展还催生了河套水利文化,表现形式有祭祀、石刻、说唱、辞赋、劳动号子、神话传说等等。

在巴彦淖尔期间,我们还参观了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傅作义纪念馆及由他创办的奋斗中学。傅作义不仅促成和平解放北平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取得著名的“五原大捷”,重挫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期间就组织了一批水利专家勘测、设计、兴建“黄杨闸”(磴口黄河水利工程的早期设想)。尽管由于时局动乱、国民党政局腐败等原因,该工程终未成形,但由此可见,傅作义不仅是著名的抗日将领,而且对河套地区的水利开发也颇有想法。河套的水利工程经过世代先民的建设,使黄河造福人类、浇灌良田,使河套成为天下粮仓,而且还成为我国人民抗击倭寇的有利武器。

巴彦淖尔一行,对我而言有多重意义,祝福一对新人喜结连理、与亲人相聚、了解了我舅姥爷这些先辈们在开发河套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艰辛。舅姥爷只是走西口先民中的一员,籍籍无名,没有显赫的功绩可以记叙,但正是千百万像他这样的先民,用自己的双手历经千辛万苦开发了河套平原,为河套带来了家乡的农业生产技术、家乡的物种、家乡的文化,使河套平原日渐繁荣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河套”文化。

我在短短一周内,走马观花,对河套(后套)平原的开发、河套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晓了过去自己不曾知道的历史和知识,受益颇深。感谢临河的亲人给予的热情款待,感谢王德一先生推荐给我们的河套文化大餐。

5

书写这个故事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从1993年第一次到访巴彦淖尔开始,这三十多

年来,在跟晋蒙两地的亲戚走动过程中,对舅姥爷“走西口”的故事陆陆续续地听了个大概。较之他人,我听到的可能更多一些。如果我不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舅姥爷及先辈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就只能是个“故事”而已。对下一代来说,故事的主角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祖先,故事发生的场景在他们看来也是任人书写的历史。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位八旬老者为何千里迢迢,没有家人的陪伴孤身一人回故乡?也很难想象老人家故去后,为什么他的晚辈只能用平板车徒步 200 里路将其运回故乡安葬?但对我们这一代而言,这是真实的存在。我们亲身经历了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对父辈、祖辈经历的艰难感同身受。舅姥爷的故事,既是他的个人史,也是我们的家族史,更是走西口大背景下的社会史。

我想,我写的这些文字如果不出版,若干年后这些文字也许会被孩子们丢弃,但只要我写出来,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孩子们,这些苦难的生活虽然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人是怎样奋斗的。尤其是对于内蒙古的亲人,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他们与山西忻州血脉相连,无

论走多远,他们都是忻州人的后代。让口里的孩子们知道,在遥远的鄂尔多斯和河套平原上有他们的亲人,有源自忻州的血脉在那里生根发芽并延绵不断!

从巴彦淖尔回来近 3 个月,我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打电话询问,陆陆续续地书写。在告别 2024 年迎接 2025 年到来的时候,终于草成此文,用于怀念逝去的先辈亲人,也用来拥抱新的生活! ■

李润珍,女,1957 年 6 月出生,山西忻州人,中共党员,太原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以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3 部,主编、参编省级统编教材 5 部,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教改项目共 12 项,获得山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山西省第五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1 项、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三等奖 1 项。



阴山之侧，敕勒新韵绘华章

■素心

到了阴山，不识阴山，可能说的就是我。

儿时诵读“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时，时常幻想阴山的雄伟与壮丽。可这次出呼和浩特，一路与雾色笼罩着的、连绵不绝的山脉肩并肩行驶时，我却不知这巍峨耸立的山峦，正是阴山。还是同行的老师解惑，我才恍然大悟，我已来到了阴山脚下。

绵延 1200 公里的阴山山脉横亘中国北方，蒙古语为“达蓝喀喇”，汉译为“70 个黑山头”。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大青山等无数大小山体被它所囊括。可是，在亿万年前，今天的阴山山脉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沧海变桑田”，阴山山脉亦是如此。阴山山脉南北坡地形差异巨大，也正是这样的地形差异，才孕育出了历史悠久的阴山文明，巍然屹立于北疆大地之上。

不到阴山，你难以想象那种震撼与感动。此时的阴山，仿佛是跨越千年的老朋友，正穿越时空与我对话，让我沉浸在古老的诗意与雄浑的自然之美中，挣不脱，不出来。

抬眼望去，巍峨的阴山，如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天地之间。它沉默而庄重，沉淀着岁月的沧桑与威严。起伏的山峦，有的陡峭险峻，如利剑直插云霄；有的舒缓绵延，似巨龙卧于大地。山上植被很少，裸露的岩石历经风雨侵

蚀，呈现出各种奇特的形状，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杰作。

然而在历史上，这一段的阴山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巴彦淖尔境内，阴山葱茏俊美，林木茂盛，是百鸟乐园、野生动物的庇护所。这一切，阴山岩画可以佐证。在阴山山脉的石壁上，一幅幅古老的岩画诉说着往事。这些岩画以粗犷而质朴的线条勾勒出远古时代的生活画卷，勇士们挽弓射箭，追逐着奔跑的野兽。人们身着简朴的服饰，姿态各异，还有神秘的符号和图案，像是古老的密码，等待着更多人去探秘解读。

原住民以阴山为支点，在这里生产生活。然而，长时间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得不到休养，阴山的林木资源越来越少。百年前的一场大火，更是让这座伟大的山脉经受了灭顶之灾。

我不知道，历史上的这里都经历了什么。

此时，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古诗词中的经典语句，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几千年前，这片辽阔的敕勒川上，穹庐之下，蓝天白云，高天厚土，一望无际的草原如同绿色的海洋，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波浪。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草，骏马奔驰，牧人的歌声在风中飘荡。原始而纯粹的美，是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祥和。

闭上眼睛,我感受着车窗外疾驰而过的秋风,仿佛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呼唤。阴山见证了多少历史的变迁,承载了多少民族的记忆。从古代的游牧民族到如今的现代社会,它始终忠诚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在这里,能感受到时间的凝固和历史的厚重。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草木,都曾在缅怀过去时黯然神伤;又在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后,焕发了勃勃生机。

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考证,或成为传说,或成为历史。可现在正发生着的故事,我们却能看得见,摸得着。

众所周知,阴山脚下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阴山阻挡了北方的冷空气,为农作物生长营造了相对温和的气候环境。同时,黄河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农业灌溉提供了保障。再加上现代农业科技的加持,智能化灌溉系统的广泛应用和优质种子的选育,病虫害的防治手段等,为这里的有机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河套地区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农作物种植一年一熟,土地有漫长的冬季修养生息。因此,这里的农作物能够更多地积累养分,提升品质。这种独特的气候特点,使得阴山脚下产出的农产品口感好,营养丰富。

高彪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人,他的“好联丰有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就坐落于阴山南麓。那首脍炙人口的《鸿雁》,描写的就是这个地方。这里的土地由山水冲积而成,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高。自合作社成立以来,十多年的种植,从来不用化肥和农药。这里不论是水质,还是空气质量都非常好,周边几十公里都没有化工企业等污染源,是有机农作物理想的生长地。

好联丰有机食品加工园区占地7万多平方米,建有标准车间和库房。主要从事小麦、玉米、杂粮的有机种植,粮食丰收后的晾晒、仓储等服务。企业配套有面粉、麦片、手延面、糯玉

米四个加工车间,以及产品销售部,从种到收形成了完备的全产业链条。

企业依托“博士工作站”和“乌梁素海综合治理乌加河镇有机种植基地四控监测站”,引进了多名农学博士、专家学者进驻园区,为园区的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加工提供多方位科研和服务保障,以此培养出更多的本地人才,激活人才引擎,赋能乡村振兴。

好联丰的寓意很美:与农牧民好好合作,共创丰收。

企业走出一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农业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双优模式”——既坚持优质优价,互惠互利,长远发展的土地流转模式,又带动全体合作社成员共同致富,辐射周边。好联丰的企业展示厅里,有机小麦粉系列、有机麦片系列、有机鲜食玉米系列、有机小麦原粮、小麦麸皮系列、有机延面、有机食品礼盒等等,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满屋都弥漫着舌尖上的诱惑。

黄河水灌溉的河套面粉本就拥有庞大的市场和超高的影响力,而好联丰的有机产品附加值都很高,这得益于企业家的高瞻远瞩和市场定位——他们将目标人群锁定为年轻人,并且依照年轻人的喜好设计产品。我也第一时间在好联丰的公众号商城里,下单了鲜食玉米、高筋粉和麦片,热切地期盼着体验好联丰的有机农产品。

高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他说话声音不高,温和中带着谦逊。在得知他还是乌拉特中旗“传统文化协会的会长”后,我更加佩服这位“领头雁”的儒商气质和格局。这位从事过多种职业,最后回乡把有机农产品做成产业的负责人,获得过太多荣誉和肯定:“优秀党员”“优秀产业带头人”。他的农场入选“国家级生态农场”,他的产品入选“第十七批全国扶贫产品名录”。面对这些荣誉,他没有骄傲自满,始终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常说,人

不能在过去的成绩上躺平，应该目光长远，看向未来，新的机遇永远在前方。

都说“商人重利轻义”，可我眼前的这位商人，嘴里却一直说着有机、健康，时刻把造福子孙后代挂在嘴边，记在心上。这位穿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熟读经典，深谙儒家思想，并且把这些传统美德融入商业经营之中——以诚信为本，一诺千金。他的目光长远，不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所迷惑，懂得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他明白，只有不断进取，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事实上，好联丰从事有机种植已12年，全程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机认证，2023年他们还与乌加河镇政府、联丰奋斗村村委、新永胜村委成立了股份制公司，启动了10万亩有机种植转换工程，可实现产值3亿元，直接带动12个自然村全体成员共同致富。经过多年的努力奋进，好联丰得到了自治区农牧业厅、市农牧业局等各级政府单位的高度认可与支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时代，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便捷与快速。然而，真正的美味与健康却往往被忽视。但总有高彪这样的人，他们坚守着内心的信念，用良心做企业，为人们的餐桌带来纯粹的美味与安心。他们不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而是为了让人们品尝到食物原本的味道。也许他们的努力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坚持却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在这个浮躁的、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他们用良心守护着那份对土地、对食物的热爱和敬畏。有机农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

曾几何时，阴山脚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听同车的老师讲，位于好联丰这一带的阴山上，总有大群大群的飞鸟聚集，它们时而高

飞盘旋，时而俯冲而下，身姿矫健且优美。这些吉祥的鸟儿，宛若精灵，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它们的翅膀划过长空，发出悦耳的声响，它们的鸣叫清新动人，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和声。这些灵性的飞鸟为何会聚集于此，人们不得而知。我想，定是这方热土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它们在此驻足，久久不肯离去。

徜徉在阴山南麓，脚下的土地坚实而厚重。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生命力，它们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长，见证着四季轮回。远处，不知名的小溪潺潺流淌，清澈的溪水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这溪水，或许就是几千年前敕勒川上流淌着的生命之泉，它滋养着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生命后，回归黄河母亲的怀抱。

我注视着依旧雄伟的阴山，它宛若一位沉默的巨人，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它的脚下，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取代了传统农业，智能温室里蔬菜瓜果鲜嫩美味，无土栽培技术让农业插上了翅膀。曾经的牧羊曲，也因优选杂交技术、胶囊信息跟踪技术、产品打码溯源等技术的应用，加入了现代高科技的音符。曾经宁静的草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特的魅力。阴山脚下的敕勒新韵，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它承载着过去的记忆，又怀揣着对未来的向往，正以崭新的姿态，大步前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刻我似乎理解了苏轼当年写《题西林壁》时的感受。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太多的惊喜等着我去发现，去感受。在我看来，阴山不仅仅是一座山，更是此间人们的精神图腾。敕勒川不仅仅是一趟川，更是人们的精神涵养地。

来过的人，都会被这片美丽的土地所折服，从而钟情于这份古老的诗意和现代的气息。没来过的人，一定会被它神秘的气质所吸引，心向往之……■

五道门

■高莉芹

1

入夏,干旱给草原带来灾难性影响。荒芜的乌拉特草原失去应有的生机,沙尘漫卷时有发生。牛、羊、马、骆驼等牲畜在干旱炎热的夏季,因寸草不生而无处觅食。为了缓解牲畜的生存压力,牧民把降雨的希望寄托于长生天,他们通过各种祭祀活动,祈求苍天喜降甘霖,拯救草原上的生灵。

似乎是牧民的虔诚终于感动了上苍,淅淅沥沥的雨滴洒落在干涸的乌拉特草原上,躲避在沙土里面的青草种子,悄然探出头。几天之后,乌拉特草原换上绿装,蝴蝶飞来了,蜜蜂赶来了,壁虎在草地上忘情撒欢。所有牲畜干瘪的肚皮,渐渐鼓了起来,新生的牛犊子使劲吮吸母乳,羊儿们开始远足,牧人嘹亮的鞭声在蓝天下回响。

托娅在祭祀时许了愿,如果长生天给草原带来降雨,她一定宰羊还愿,宴请亲朋好友前来祝贺。第二场雨后,泽蒙花开了——虽然比以往开得晚了一些,但依旧绽放。乌拉特草原不仅弥漫着青草味,还有泽蒙花的香气。这是乌拉特草原特有的味道,如陈酿,似甘露,香得干净、拥挤。即使天空上的飞鸟,也酒醉似的一头栽下来,匍匐在地,久久不肯离去。

托娅的电话打来后,我一直犹豫,她真诚地邀请我们去草原,到她的羊盘上,她要杀羊

敬献上苍,并款待亲朋好友。不去有拂她的一片盛情。在套路过剩的当下,真诚、善良是一个人难能可贵的品德,需要用心呵护,但去则有二百多公里的行程,来回需一整天。踌躇再三,决定满足她的心愿。

一大早,购买了水果、蔬菜、烟酒之类的物品,直到后备箱再没有容纳的空间了,才停止了购买。出门时一路高歌,情绪欢快。过了乌拉特中旗后,由于修路,我们只能绕道而行,羊盘距离乌拉特中旗还有几十公里,托娅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托娅的儿子呼和开车,他对路况熟悉。车子拐下公路后,进入便道。网围栏挡住了去路,呼和跳下车,熟练地打开一道铁栅栏门,这是进入乌拉特草原的第一道门,门没有上锁,用一个铁钩将门和网围栏固定在一起。呼和将铁钩取开,动作娴熟专业。我疑惑地问:“不上锁为啥还要设一道门?”呼和告诉我们,主要为防止牲畜跑出去。我明白了,这门不是为了阻隔交通而设置。

真正的草原排山倒海般撞入我们的视野,一条斗折蛇行的白色便道,如同巨幅绿色画板上的留白,通向远方。忽然想起“天路”这首歌的歌词:“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眼前的这条路,难道不是一条天路吗?它一直伸向未知。草原上原本

没有路,车辆进进出出,辗轧出一条路,这样的无名路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像一条条白色绸带,镶嵌在绿色草丛中,感觉空旷的草地上有了人情、温度、希望的牵引,它又如一条落地的天河,使孤独的行进者内心拥有星辰光亮。

2

目光被浮云轻载,驰骋于无垠远方。然而围栏的第二道门横亘眼前。呼和麻溜跳下车,解开了门上捆绑的绳索。两扇铁栅栏门被推开后,车缓缓驶入。铁栅栏门刚刚闭合的瞬间,“呼”地一声,一只黑色藏獒旋风般扑向铁栅栏门。它的双腿搭在铁网上,眼睛瞪着惊慌失措的我们。

此时的呼和早已钻进车里,隔窗而望,黑旋风心有不甘地喘着粗气,伸出红红的舌头,试图咬断钢筋铁网。我们蜷缩车里,庆幸彼此没有亲密接触。

车子继续在白色沙土路上跋涉,所不同的是进入第二道门后,草的颜色发生了变化,绿色深浅交替。深绿部分草长得稠密,个头明显高出浅绿部分,保持了自然生长,不受干扰的舒适状态。心中忽然生出羡慕之意,不受侵犯、无拘无束的生长环境颐养出来的云淡风轻,才能给予生命源源不断的营养储备。这些草正因为能量充沛,才凝聚出多汁的深绿,旺盛的叶脉,将饱满的情感浓缩成喜悦,闪耀成一抹亮光,挹出一株草应有的水韵。

经询问,呼和告知,这些深绿的草场是禁牧区,没有牲畜破坏,才保留了草地的完整无损。而浅绿草地,是放牧区,所有的牲畜都可自由出入。也难怪,草场是牲畜赖以生存的栖身之地,雪白的羊们珍珠般洒落其间,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得以生生不息。

轮胎辗轧出来的道路粗糙、崎岖,车子在这些坑坑洼洼的所谓道路上行驶,考验的不仅是车技,还有抗颠簸的能力。好在不用担心车

速快慢,更不用担心随时停下来等待红绿灯。即使想飙车,也没有这个条件,道路限制了冲动,车子在起伏的戈壁草原上行进,时而跃上缓坡,时而驶入洼地。连绵起伏的地形,正如席慕蓉笔下所描绘的:“像是放大的微微动荡的海浪,又像是转侧的女体”。

车里坐着的几个人没有抱怨,更不敢催促,也不询问目的地究竟还有多远?为了缓解疲劳,我打开了车窗玻璃,风一下子挤了进来,带着漫过草滩的清涼,直达心底。

3

车子像一头老牛,停下了疲倦的脚步。呼和拉开车门又跳了下去。我们才注意到又一扇铁栅栏门挡住了去路,用铁丝挂住的门被推开后,呼和把车开了过去,回头把门重新挂好。这是途经的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呼和懂规矩,而且他早已养成了习惯。每一个进出草原的人,都自觉地打开门,再关好门,不需要警示牌特别提醒。而我们在许多地方见惯了一些醒目的告示:“不许攀爬”“不许采摘”“绕道而行”之类,即便如此,有人还要偷偷攀上梵净山顶部,在岩石上刻下自己的姓名,以求“美名远扬”。

警示牌改变不了一些人的不自觉,就像你不能让一片树叶变成一朵花,也不能让一朵花变成一片树叶。

一座座高压铁塔不远不近矗立在草原上,远望一座高压铁塔顶端有三个小黑点,好似喜鹊落在上面,当车子渐行渐近时,才惊讶发现,上面挂着的竟然是三个人。他们在高压铁塔上工作,一条腿耷拉在下面,远观时如同喜鹊的长尾巴。

他们的车子停在唯一的道路上,呼和犹豫了一下,右转上了草坡,绕过停着的车,重新上路。目测三十多米高的铁搭,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地标符号,穿越茫茫戈壁草原,向北延伸。高压电通过铁塔顶端,送往沿途区域,照亮了这

里的边边角角,使每一株草、每一个沙粒都心存向往,感受到这片土地没被光明遗忘的庆幸、满足。

这里距甘其毛都口岸仅几十公里,矗立在草原上的风力发电“大风扇”,转动着三叶叶片,搅动起边陲草地鲜嫩的味道,将一股股流动的气息吹送到八方四面,伴随云朵远行。

“呜”的一声长鸣,一列火车缓缓驶来,车头上亮着两盏比目鱼眼般的大灯,夸张地行进在唯一的轨道上。这是一列货车,它游龙般的躯体在苍茫的戈壁草原上蜿蜒,仿佛被淹没在绿色海洋里。甘其毛都口岸的货物通过这条专线源源不断输送到内地,远离城市的草原已不是单一的牧场。这片土地欣然接受了外界不同形式的介入,直到习以为常。

我们的生活又何其不同,对于时代速度的冲击,由慌张、拒绝到被迫接受,每个人在生存的褶皱里起伏跌宕,最后无可奈何地顺从了节奏,不再过度挣扎。

4

网围栏如同缩小的经纬线,将庞大的草地网格化。呼和下车打开第四道铁栅栏门后,有点沮丧地说:每户牧民都有自己的牧场,为了界限清晰,只好用网围栏将自家的牧场圈起来。牧民的房子彼此相隔几公里,每户牧民的牧场大小不同,但草地都有归属。

修建铁路占去了一部分草场,风力发电工程占去了大片草地,新修的公路正在向草原深处延伸,要占用多少草场现在还不清楚。原本宁静的草地,混杂了许多陌生、刺耳的声音,好在草原辽阔,即便如此,也不会影响到牲畜的繁衍生息。

进入第四道门后,极目远眺,缓坡上有大批的牛、羊、马在吃草。汽车爬坡发出的轰鸣声,惊扰了这些牲畜,它们抬起头向我们这边张望。呼和指着不远处的一栋白房子告诉我

们:那就是他家。

我执意下车步行,因为距离呼和家近了,想在草原上散散步。我的脚踏在松软的沙土上,毫无阻碍的风扑面而来,我感受到了它的力度、温度。我的脚步不自觉地向马群靠近,虽然心存忧惧,但想亲近它们的迫切感,战胜了怯懦,驱使我走近它们。

两个小牛犊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这个入侵者,继而紧贴在它母亲身边。另一只小牛犊居然当着我的面吮吸母乳,它摇晃着小尾巴,使劲吮吸的样子,萌化了我母性的情感世界,我竟然看呆了……

当我从如痴如幻的状态清醒过来后,看到膘肥体壮的马群开始向远处移动。它们优雅的步伐,流线般的形体,散发出野性的魅力,俘获了这片草地,以及一个外来的注目者。

大概因为下过急雨,草地上出现了一些塌方。塌陷部分的边缘呈现出断层。我走到边上,看到断层部分的土壤结构疏松,颜色较深。仔细观察,土壤并非浑然一体,是沉积而成,一层一层的颜色有细微的区别。经过漫长的岁月打磨,这些泥土早已改变了原有的面貌。沧海桑田,大自然重新塑造的形态,成为现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它历经沧桑后的脆弱更需要呵护、修复。

5

远处房子的门口,有人向我招手,那头顶上的红纱巾,在飒飒的草原风中飞舞。我一眼认出了托娅,站起来,疾步走向她。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盼你来很久了。”她的话不多,但每个字都有分量,说完后转身打开了又一道铁栅栏门,这是我们进入草原后打开的第五道门。我随她走进院里,一下子惊呆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小花园。

一颗颗文冠果挂在树上,有的咧嘴笑着,个别早熟的落在地上,寻找生儿育女的土壤。

杏树上剩下为数不多的杏子,熟透的黄,藏匿在叶片中,不想被风随意撷取。呼和摘了几颗杏让我们品尝,味道独特,口感软糯,少有的单纯感。呼和说:“草原上日照强、降水少,杏子才有这品质。”

仙风道骨的泽蒙花在院子里向我们招手,一朵朵盛开的朝颜欢天喜地吹着喇叭,迎接我们的到来。狗尾巴草站成一排,摆好了阵容,身着戎装,好似仪仗队,风儿一声令下,它们迈出矫健的步伐,整齐划一的军姿,庄严而神圣。

孩子们在无边的草地上追逐壁虎——画册上见识过的小动物,此时在草地上穿行。灵敏的动作引发了孩童好奇的天性,他们边追逐,边试探性地蹲在草地上观察。起初的警觉、畏惧渐渐淡化,进而开始尝试用手抓,可壁虎一转身就逃走了。

他们并不因此气馁,壁虎的机智更加坚定了孩童抓取的决心。就这样,孩童与壁虎开始了一场忘我的追逐战。只有我们这些成年人才会躲避烈日暴晒。孩童们在炽烈的阳光下

奔跑,与壁虎周旋,最后掌握了抓取技巧,成功地抓到了七只壁虎。他们兴致勃勃端着一个塑料盒子在我们面前炫耀,七只壁虎蜷缩在盒子里,相互挤压,以缓解紧张、恐惧。

托娅走出来,看到盒子里有三只大一点的壁虎,四只小的。她摸着孩子们的头,用较为生硬的汉语告诉他们:“大壁虎会吃掉小壁虎的。”孩童们瞪大眼睛盯着托娅阿姨问:“为什么大壁虎会吃了小壁虎?”他们询问的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托娅抬起头,看着眼前的草地缓缓地说:“壁虎是草原上的吉祥物,有‘庇护’‘避祸’‘必福’的美好寓意,我们草原牧民从不伤害他们,现在草场退化严重,壁虎的生存环境也受到影响,为了活命,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大壁虎会吃掉小壁虎,保全自己的存活。”

几个孩童听完托娅的叙述后,谁也没再吱声。他们端起了盒子,走向茫茫草地,让七只壁虎回归草原,七只壁虎蜷起了尾巴,滞留几秒钟后,迅速消失在无边的草地……■



阴山深处的套马长歌

■马爱梅

晨光初绽,5点半的闹钟准时响起,我与影友孔利霞踏上了前往阴山深处的川井苏木白同嘎查乌日图家的旅程。翻过阴山,贾志峰的车在242国道上疾驰,载着我们驶向未知而又充满期待的远方。

过了川井,顺着通往边防五连的小油路向北行进。茫茫戈壁,广袤无垠,四下空旷得仿佛天地间只剩我们这一辆车。草原上没有路牌指引方向,没有明显的标记可供辨认,导航在这里也失去了作用,就像迷失在一片黄色的沙海中,找不到靠岸的港口。我们猜测着或许离乌日图家不远了,可那具体的位置却如隐匿于云雾后的星辰,无从寻觅。娜仁托雅的提示在耳边回响,让我们先找乌仁图木勒家,他家与乌日图家是邻居。然而,停车想要问路时,四周除了呼啸而过的风,再无一人一车,寂静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就在满心焦急之时,一辆车的出现,宛如沙漠逢甘霖。那位牧民司机热情地为我们引路,原以为快到目的地,却得知乌日图家距乌仁图木勒家还有十多公里。远远望见一户牧民家,我们离开油路驶去询问。牧民警惕的眼神和审问般的话语,让我们有些局促。看到她家“优秀护边员”的牌匾,我才想起这里是边境,立刻理解并心生敬意。顺着她指的方向,我们走向那辆车,开车的牧民微笑着说道:“我看你

们转了半天了,估计是找套马的地方,就在这等你们了。”那一刻,陌生人间的善意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们迷茫的前路。跟着他的车,穿越沙地,驶过桥洞,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每一段颠簸的路程都像是在叩响未知的大门。终于,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原来这里是小迪家,今日乌日图和小迪两家联合套马驱虫,预防疾病。

春季套马驱虫,是牧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大事,更是亲友邻里欢聚之时。这天,身着蒙古族服饰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开着车,车上载着杆马,那是套马汉子的得力坐骑。车顶还绑着长长的套马杆,仿佛是奔赴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有人来时还带着牛奶、白酒等礼物,情谊在这简单的馈赠中传递。主人家热情好客,手扒肉、风干羊肉、血肠、肉肠、炒米奶茶,一道道美食摆上桌,以流水席待客。晚餐安排“大酒”。

套马打药驱虫,是牧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一首激昂的生命赞歌。每年春季,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套马的场面最为震撼,套马汉子们手持套马杆,身姿矫健,如离弦之箭般冲向桀骜不驯的烈马。他们挥舞着套马杆,动作娴熟而有力,试图将烈马套住。蒙古族女子亦不逊色,与汉子们并驾齐驱,在烈马被套住的瞬间,迅速为其套上皮笼

头。烈马不甘被束缚,拼命挣扎,那股子野性在草原上肆意迸发。它们在被追赶时,竟能从约1.8米高的栅栏上一跃而过,矫健的身姿令人惊叹。每一次人与马的较量,都充满了激情与狂野,紧张激烈的场面令人惊心动魄。

在这场人与马的角逐中,智慧与力量不断碰撞。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再烈的马最终也会被驯服,乖乖地被赶到兽医面前。然而,打针前,又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马不懂得主人的良苦用心,面对针管,它们四蹄飞蹬,向人们示威。几个牧民从周围缓缓靠近,眼神专注,动作谨慎。突然,一个牧民迅速抓住马的鬃毛,凭借着力量与技巧制服烈马,另一个牧民则轻轻抚摸马头,安抚它的情绪。就在这一瞬间,兽医手持针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驱虫药注入马体。

套马驱虫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分三组作业,每组十五人左右。套马的、戴笼头的、拦马的,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协作,都像是在谱写一曲和谐乐章。在这片草原上,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团结与坚韧,传承着古老的生活智慧。

不知不觉间,我们拍摄了4个小时。镜头

下,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生命力,每一个画面都诉说着草原上的故事。在这里,我看到了乌拉特草原上最英武矫健的蒙古族汉子,他们的豪迈与果敢在套马的瞬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也看到了最美的英姿飒爽的蒙古族女人,她们的坚韧与勇敢在与马的互动中熠熠生辉。

返程的路依旧漫长,往返520多公里,当我们到家时,已是晚上将近10点。下车的那一刻,我才惊觉三脚架丢在了牧民的草场上。焦急中,我拨通了今日刚认识的牧民兄弟其力格尔的电话。他热心帮忙询问,还安慰我:“留在草场上就丢不了。”不久,好消息传来,三脚架被捡到了。这份来自草原的温暖与善意,如同草原上的星辰,照亮了我的心,也让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愈发深厚。

此次乌拉特草原之行,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是一次对生命的礼赞,更是一段镌刻在心底的美好回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见证了草原儿女的生活智慧与坚韧精神,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与善良。那激昂的套马长歌,将永远在我心中回荡,诉说着草原上的故事,传承着草原的灵魂。■



母亲

■高原

今天是母亲节,我忽然想起该对母亲有所表示,尽管我的母亲从来不在意这些。在她的心里,只要我们能打个电话问候,或者周日回家吃顿饭、见上一面,就足够欢喜。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为了我的母亲。

与几个好友小聚,聊起健康状况,大家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这让我想到母亲,八十多岁反而越来越精神。母亲年轻时,因为生养我们姊妹六个,落下许多病根。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三天两头卧炕不起,不是拔罐就是挑针,“去疼片”是她常吃的一种药。我经常听母亲说,有一股气在她的身体里乱窜,窜在哪里哪里就疼。后来我读了《黄帝内经》等中医书籍,才知道她是因生育多,吃得差,营养不良,气血不足才落下病根。低血糖、高血压、冠心病、神经官能症,让她成了有名的“药罐子”。前几年,心脏病两次突发,差点要了命。年年总得住院输液一两回。直到过了77岁之后,她的身体反而硬朗了许多。想来与生活习惯有关。

母亲今年82岁,仍然坚持每天劳作。院里开了几分地,开春就忙活,黄瓜、柿子、豆角、青菜、辣椒、茄子、葫芦、西瓜、蚕豆、白菜,种得齐齐整整。从春到秋,这几分地成了母亲出力出汗、锻炼身体的“宝地”。有次回家,见她给豆角上架,汗水浸满脸庞,渍得眼睛也睁不开,我心疼地劝她不要再费力种这些东西,想吃的时候

买来吃就行,毕竟现在我们的条件都挺好了,吃应季蔬菜不成问题。可母亲总是淡然回我们一句:当了一辈子老农民,不亲手种点什么心里空落落的。其实也是,母亲这样做除了心里得到慰藉,也由此养好了身子,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后来我就不再劝母亲,一到开春,我就会打电话问母亲,今年这几分地怎么安排?母亲会高兴地与我唠好长时间,说她的菜园计划,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母亲家里有一个宝贝,就是那台比我年龄还大的缝纫机。她没上过学,缝纫技术却出了名。人们都说母亲有缝纫天赋,其实是聪明肯钻研,如果读两年书,识一些字就更是不得了。曾记得小时候,我每到春节就盼着穿新衣服,由于母亲总是先给乡亲们缝制新衣,然后才能轮到自己的孩子们。我是最后一个穿上新衣服的孩子,因为我的新衣是给两个哥哥裁剪衣服剩下来的布料拼接的,往往是除夕夜上灯之后我才能穿上身。即使如此,我从来没有怨言,反而为我有这样一个会缝纫的母亲而无比自豪。母亲十分节俭,在她眼里几乎没有“废物”这个词。她的闲暇大多给了针线活,我们姊妹各家的枕头,都是她用旧衣物裁剪拼接缝制的。她从来不碰手机,因为不识字,智能手机功能对她而言像难解的谜题。我也曾认真地教她怎么使用智能手机,帮她下

载了微信、抖音等软件,手把手让她学习如何与人通过微信打电话、视频。可一旦我们不在身边,她就不会用了。或许,这智能手机对于八十高龄不识字的母亲来说,真的是无法跨越的鸿沟。

1944年出生的母亲,身上最大的特质就是“能吃苦”。大集体时候,父亲是大队支书,忙于公务几乎顾不了家。母亲除了照顾我们六姊妹外,是家里唯一出工挣工分的“壮劳力”。为了多挣一些工分,母亲还揽下了给集体喂猪的活。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浑身尽是苦菜味,但我却觉得那是这世界上最醇最香的味道。1978年11月,父亲不幸患病撒手人间,留下35岁的母亲和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别人的眼中,我们这个家是“天塌了”下来,没法活了。可是母亲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把这人间的苦生生地吃进嘴中咽进肚里。记忆里,母亲总是伏在缝纫机前,缝纫机“噔噔噔”时断时续的声音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声音,也是这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为了生计,母亲总是熬夜缝制衣服,那几年村里乡亲们的新衣大多出自母亲之手。缝纫机成了她宣泄痛苦的出口,她总是一边手脚麻利地在缝纫机上操作,嘴里一边哼唱一些幽怨的民歌。记得最清的是这一句:“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里来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单等五哥来上工。”还

有缅怀伟人的那首《绣金匾》:“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一绣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在母亲一遍遍忘情的歌唱声中,日子一天天流过,她中年丧夫的伤痛也在慢慢地愈合。

后来为了让我们谋更好的生路,母亲不得不改嫁他人。我们姊妹六人都坚持读书,三个姐姐主动放弃了读书深造的机会,初中毕业就回家帮助母亲务农,支持我们兄弟三人全部完成中专学业,分配工作。这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对母亲来说,是改变人生的逆袭。母亲的后半生,一直因此而得到深深的慰藉。直到现在,我们的儿女都长大成人,各有建树,母亲为此更加骄傲。“苦死,也要让娃娃们念书”,这是她一直坚持的信念。母亲虽不识字,但却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她虽不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深意,却知“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尽甘来”的道理。谁说不是呢?看看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没有母亲吃苦耐劳、呕心沥血的支撑,我们的幸福从何而来?

母亲节到了,虽然没有给母亲买一样礼物送给她,但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向母亲致敬,母亲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时间刻度里， 大雪像母亲手撕的棉絮铺满村庄（组诗）

■高朵芬

雪线下，有关鸟儿、村庄与我

后山坡有一块空地
至今闲着，像往年冬日里的寂静
有事没事的时候
也不曾觉得无聊过，只是雪线下
有一群又一群石斑鸠
从更北方抵达这里。它们无数次席卷而来
又无数次铺天盖地而去

空地上，草籽可真够丰富
好似一座无论多少鸟群都可以落脚的天堂
入冬以来，我突然发现鸟群也如人类
常为争夺地盘或者觅食而厮杀而战斗
它们中间，战争频发
间或打斗起来，也常有血搏事件上演

我曾想，人类在这片空地前居住
本该与鸟儿们拥有一座理想国度
可如今，我却混同于一个城市人的模样
视线被高楼大厦移出地平线
我在想，被切割过无数次的眼界
也未曾宽出去一寸

特别是一个听惯了鸟鸣的人

在夜的更深处常有幻听幻觉袭来
每当这时，我该有多么寂寥
即便灵魂偶尔出窍
后来发现我居住过的村庄内外
一次又一次被雪控制了它的外围
再后来，直至彻底化为虚无

红高粱， 故乡秋季里最古老的红颜色

这里，一度是红高粱的天下
每逢秋季，故乡田地里密不透风
万物趋于成熟的模样
红高粱占据上风
此时此刻，成片成片的大地与阳光
由浅入深从人们的眼波里
一层一层调亮

九月，大地上的红高粱
越来越成熟
它们先是绿中带粉向外萌动
然后，恣意盎然改变着颜色深度
再然后，逐渐铺满整个世界

在故乡，每到秋季开学的日子里

阳光应了时辰,不温也不火
从乌梁素海东岸起
大片原野上的红高粱淹没了地平线
霎时间,红高粱古老而庄重
与晚霞对接并一统天下
它们红得如血、如茶、如江山红遍的风景

这里是乌拉特前旗后山地区农业种植黄金带
余太川、明安川、赛哈拉南坡,空前浩荡
这里聚集了所有高光和暖风
击碎了红高粱穗头上的风铃子
窸窣窸窣的声音汇集所有的听觉
刚好是红高粱的成熟声

满地耀眼的光芒
就是这淋漓酣畅的红满大地
是红高粱家族的专利的红
它们谱写了生动的乡村,组歌唱给远山日出

我相信,这是秋天里最美的色彩
也是给这个世界送来的唯一的献词的色彩
只有站在这红高粱的世界里
才能听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此时此刻
我像一个稻草人一样
抽干体内所有水分
用持久的、恒定的、机敏的目光
一览无余的耳朵
听红高粱成熟的节拍

秋风刮来, 切近一些谷穗弯腰的阵势

再往后,黑云不断向南低垂
洪水暴发过去的那阵子
淤泥在谷子地留存下来
瓦片一样的结疤

泥淖和时间还有阳光
催促村庄外围的风
嗖嗖刮得乱响

南梁的谷子地,大面积呈现出耀眼的金黄
那些弯了腰,低头俯视的谷穗子
被风卷起来浓烈的乡音
像是银河系摇曳着宇宙的负重感
沉甸甸浩荡开去

此时
村庄,静谧成一朵云的影子贴近黄昏
光线交汇处
蓄满整座秋池
谷子地,如虚构的星辰大海
在阴山南坡起舞

大地上,谷穗排山倒海
压弯了腰,虚幻的人间调匀了焦距
我脑海中的想象是谷子的幻影
谷子啊,弯着腰的谷子贴地而行
我只是谷子地里一个虚拟的外星人

那时起,山谷空阔无边

时间紧迫,蜜蜂开始工作
它们把采集到的花粉带回蜂巢
葵,是故乡的神物
当黎明唤回阳光时
一切回归如初

我看见
变化莫测的时间,打起了花骨朵
在一朵朵葵花陀螺的籽盘里停靠下来
兜住籽盘里的风
荡尽柔和的夏风
控制在舌尖上的游戏
一半在上帝那里交汇

另一半则深隐大地旅宿

冥冥中,我嗅到时间初长成梦里的葵盘
撑开大朵大朵的金黄色
盛开在无穷的宇宙之间
万物瞬息万变
我在时间的谷穗里看到自己欢喜的样子
我不老,时间也没有老去
老去的只有归途与风向

收割后,玉米地茬子林立如刀挺直

粗壮秸秆,宽大的叶子
有力抓地的根须
怀抱着巨大穗头的玉米地
收割完毕了
这片土地的霸主玉米地
它们都哪去了
秋天,一场又一场寒凉
席卷而来又席卷而去
北方原野一度殷实富足
如今,玉米成片倒伏
无数自由的绿手臂收回了它们的存在
也收回曾经的谦逊和爬过周身的红蜘蛛
位于广袤的黄河几字弯顶部的河套平原
几经春夏秋冬考验的北纬四十度农业带
此时只有默默守候的茬子地
深秋季节,万般眷恋牵引着我
眯一眼割剩下的玉米地
它们倒伏的样子
如微微泛黄的绸缎铺了锦绣
苍茫而又不乏辽阔
我站在桥头地畔
站在刀锋林立的茬子地里
极目远眺纵横交错的渠沟和白杨树
此时,我真想变成一部现代化农用拖拉机
用崭新的犁铧深耕这方热土

鸿雁,在苇草丛中落下来

鸿雁,儿时的一个虚幻
可那叫声凄凉得如诗如药
一直保留到现在,耳边依然挥之不去
叫声如此,我想它们的影子也如此
一直映射于人们的灵魂深处
在乌梁素海东岸的阿拉奔草原
我小小的身躯兀自站立
仰头看鸿雁排成人字形低鸣
深秋的草原
芨芨草和红柳滩淹没了我
一个小小的黑点常常是我
也偶尔是一只落单的鸿雁
无尽的草原深处
有时能听到一两声牧羊女的歌
空旷寂寥是常态
马群经过的牧场
野兔成群结队
骆驼踏破的荒野
风沙打在我的脸颊
常常让人睁不开眼睛
如今大部分草场变成了庄稼地
久居都市的喧嚣
时间夺走所有
鸿雁的翎翅依旧在空中徘徊……

一粒种子,穿越土地黑暗

土地极黑的部分
你在分成瓣,分成爱
你的存在,我在等黑
黑。真的到来
这些注定几经孤独的家伙
在远处的角落也终于有了远亲
有了享有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你是远道而来的种子
我是种子的梦

有一天
我看不懂种子上面有鱼游向树梢
我即将枯萎的部分忽然想起水龙头歌唱
想起羊经过的地方有老虎
想起火车经过的地方蝴蝶飞翔
是的。是鱼儿穿越铁轨迸出的声音
种子改变了基因
远处的电话线
已经变成废墟中的杂质
我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上猫头鹰的眼睛
看老鼠是精灵,看火车是虫子
突然,我想重新回到种子里去
看黑暗的尽头升起来的花朵

北风携手东南风

响过山顶的鹰隼
双翼飞跃赛哈拉的鹰隼

一阵阵鸽哨豁然闪现
犁铧透过千丈寒夜
在翻新后的土地上种满麦子
补隆淖尔沟闪过水一样的炊烟
稠稠实实的麦穗
悲伤地指向苍穹
麦子生长着人类所需的资源
因为战争留下来的后人
因为走西口留下来的后人
是麦子滋养了他们
一代又一代河套人弯下腰来

向麦子鞠躬
这是一种巍峨的存在
我开始向很远的地方遥望
在诗歌中,这个远方应该就是我的地平线
他学会了站在一匹黑马前蹄下
抛着找有关某地只有双脚才能唤醒的雪窝

阴雨天, 藏起太阳的一刹那也藏起其他

故意隐喻,是阴雨天藏起来的内心
其实,月亮不出来的原因
是天空有雾
水气让我和你的肉眼
蒙上一层障碍
蓝的背景乱了我的知觉
甚至让我找不到北是何处
找不到自己的住所
幸好树杈替我托住了月亮
这本身是一种救赎的能量
在蓝得不着边际的悬空
飞翔在更悬空的宇宙之外
此时,我的微小的幸福
挂在更微小的尘埃里
不确定的时间里我和你的微笑
这就足够了
我围着时间与空间的微妙关系学
围着一颗葱和一座青山的绿意
围着我们的炉火看整座宇宙■

雨落下的瞬间都在转身（组诗）

■旺 伦

秋叶

你轻盈地跃下枝头
仿佛天空派遣的使者
每一片都是风的密语
诉说着季节更迭的壮丽诗篇

旋转跳跃划出的轨迹
如同银河倾泻
将秋日的天空染成了绚烂的舞台
而你是这舞台上最耀眼的舞者

你依偎过春日的嫩绿
拥抱过夏日的浓荫
以一场华丽的告别
宣告着生命的轮回与蜕变

雨落下的瞬间都在转身

似微小的音符
奏响寂静中隐秘的旋律
街头的灯光在水幕中迷离
行色匆匆的身影
背离了雨的倾诉

风，拨动雨的琴弦

每一滴坠落都是时光的转身
破碎的水洼映出天空的变幻
如同记忆的碎片
拼凑着过往的梦

雨幕之中心灵在震颤
转身的瞬间望见灵魂的彼岸
是逃离还是追寻
是结束还是新生

在这落下与转身之间
我们迷失又在迷失中觉醒
或许雨是上天的眼泪
在落下的瞬间让万物转身
审视自我 拥抱未知的可能

无眠的月亮

你轻轻地摇着摇篮里的梦
星辰是你的玩伴 却不懂你的深沉
你笑而不语 眼眸藏着千古的秘密
每一缕光辉都是时间的低吟浅唱

用你无尽的光辉
驱散人心的彷徨
拉长了思念的走廊

在每个无眠的夜里与孤独对话

映照着人间万象
悲欢离合都逃不过你的目光
风带走了你的忧伤
只留下那轮圆月照亮归人的方向

橙黄橘绿时

在那彩色交织的大地上
它们轻轻穿起时光的衣裳
那是秋日最绚烂的秘密

每一片叶子都成了你的信使
穿梭于林间轻抚过果实
绽放出生命的奇迹与欢愉

它们正举办秋的盛宴
邀请风来伴奏云来观礼
连鸟儿也忍不住高歌一曲

这是大自然最得意的笔触
将这幅橙黄橘绿的画卷
绘得生动而又充满诗意

不觉初秋夜渐长

夜轻轻拉长了衣袖
月色悄然爬上窗沿
像一位画师用银色
在空白的夜幕上勾勒细腻

风也学会了轻声细语
它穿过树梢与叶私语
传递着夏末未尽
秋意已起的秘密

街灯一盏盏亮起，
那是夜的眼眸逐渐睁开
它们凝视着归家的路
将身影温柔地包裹进光晕里

月光下的河流变得格外多情
它轻轻地吟唱着古老的歌谣
流水与岸石仿佛在低语
诉说着岁月悠长
与季节更迭的哲理

凝翠

时光轻绕指尖舞
织就梦境的纬线
风也似乎凝步在林间
怕惊扰了那抹翠色的深度

晨曦微露吻醒了叶尖
晶莹中映着天光与云影的缠绵
而夜色未褪 深蓝与翠绿交缠
如梦境与现实模糊了界限

阳光洒落斑驳了凝翠的影
光与影交错绘出时间的裂痕
在这裂痕中我看见了你身影
虚幻又真实如同梦境

倾听叶子低吟起恋曲
走过林间小径也为你铺展
你是风的低语是叶的轻吟
是凝翠深处最温柔的秘密

落叶如一条黄色的鱼

秋意渐浓树叶飘零
宛如黄色的鱼儿在风中游弋

它们轻盈地舞动宛如梦幻
演绎着生命的最后旋律

黄色的鱼在天空中游动
它们跳跃它们翻滚
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那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

落叶之鱼舞动着秋的节奏
它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用最美的姿态,告别这个世界
留下一抹金黄的记忆

盛夏的歌谣

阳光是那炽热的歌手
跃上枝头唱响无垠的辽阔
每一片叶子都化作琴弦
在风的指尖下轻轻摇曳
弹奏着夏日的狂热

云朵成了害羞的听众
脸颊绯红匆匆躲藏又探头
它们窃笑在蓝天的画布上
勾勒出盛夏的梦幻与温柔

蝉鸣是最不羁的鼓手
它的歌声夸张而热烈
不知疲倦响彻林间与巷口
仿佛要唤醒沉睡的大地
与之共舞这季节的狂流

河流不仅有悠扬的旋律
还有夏日最亮的眼眸
它轻抚岸边低语着古老的歌谣
给每一个过客清凉的拥抱

花朵与蝴蝶是这方天地的舞者
色彩斑斓舞姿曼妙又婀娜
它们以香为裳以艳为妆
在盛夏的聚光灯下
演绎着生命的繁华与绚烂

初夏,谁带来风火轮

风从指间悄悄溜走
带来了初夏的讯息
树叶轻颤仿佛在耳语
谁驾驭了风火轮

它在天边悄然旋转
不是夕阳 是初夏的使者
它翻滚着跃动着
把世界的边缘烧得滚烫

城市的霓虹也随之起舞
它们不是灯是风的精灵
在光影交错中它们讲述着
一个关于热与梦的故事

河流奔腾着
不是因为雨是火轮的召唤
它流向未知的远方
带走了一季的思念和期盼

最美的行者 (组诗)

■ 梦 蝶

晨梦初醒

天空被光暖包裹
晨风叩醒梦境
启明星隐去

路灯褪去光晕
雀鸟振翅
柏油路上枝叶散落

清洁工的推车
汽笛尖锐的轰鸣
路上 渐远的风景
那二两碎银的生活

晨梦初醒的慵懒
被晨光凌乱的窗棱
热乎乎的被窝
是我最后的倔强和抉择

停不下的奔波
诗和远方
是最无力的沉默

我们活着
我们想认真地活着

我们想认真地活着

总要习惯
独饮这微凉的夜色
在行吟的韵脚里
咀嚼内心里最初衷的时刻

囚徒

我欣赏鱼儿悠然逍遥
不在缸 在海
我羡慕鸟儿自在快活
不在笼 在天
而 冬与春相交的两个极点
四季每每如约
枝与叶 不再殇离
一世相恋 再续的前缘
日与夜重复交接
感悟 束缚 遗忘
被称为 新的一天
生命的意义 灼伤的热烈
一些什么 在黑暗里被舔舐

一副皮囊 囚禁着
山高水远
负累如魔咒般

举步维艰
我已忘记双手
只是用仅余的力量
支撑着匍匐向前
行着 卑微的乞怜

我向海 求一纸阔别
海扑向我 予我腥涩
我向天 借一轮十八岁的月圆
流星将燃烬的轨迹拖曳
风路过云
那些喃喃呓语 我却听不见

阳光穿透指尖
在手心里凝成奇点
我循着那驳杂交叠的线
我找到了我的钥匙
那囚着我的
十二月的柴米油盐

最美的行者

一个名字在我的心里闪着光芒
时时刻刻 将我的灵魂燃亮
我循着她们的足迹
踏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甚至每每充满着疑虑
是坚定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让平凡 在平凡里蓄着光
信念的无悔 编织着
这大爱无私的网
没有人能解开我的迷茫
共同的名字 不同的面庞
她们 行在同一条路上

这条路没有荣誉的殿堂

没有掌声 没有聚焦的镁光
也许 路过的风景
也早已被岁月所遗忘

生活里琐碎的家常
是她们坚守的哨岗
微笑 互助 携手共进
在她们宣誓的声音里回荡

黑暗里她们便是那漫天的星光
是我们一抬头
便能看见的点点希望
光热里 她们便是时光最安暖的模样
是敬老院里的饺子
是幼儿园里的小红花
是窗前的亮堂
是五保老人堆满的柴房

一个名字 温暖了这世间的苍凉
志愿者的标杆
矗立在人心的荒漠
那面旗帜 在风沙中指正着我们的方向
我追寻着她们的辙痕
却每每总是彷徨
她们微如沙砾 却在沙砾中烁亮
她们行在路上 也站在前方
她们心怀初衷 眼里有光
成就这俗世里的最美
最有温度的家常

花开的声音

我看见沙砾乘着风
柔柔抚触着云朵的面颊
天与地因此而相遇

我看见嫩芽吻着叶落

柳枝缓缓拨开冰层
冬与春因此而重逢

我听见花开的细语
娓娓阐述着涩涩春情
指尖溢出袅袅余音

一杯微醺
半盏星河
有些甜 有些涩
长醉于夜的恋情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像这不成诗行的行韵
追逐着初衷

你便笑我吧
因我 从来不是诗人
只是风遇见雨
夜遇见黑

只是羽翼沾染纤尘
文字镌刻着年轮
只是
露珠盈满着光暖的瞬息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听见萱草幽幽轻吟
我听见 春姗姗来迟
夏 娇嗔地嘟起嘴唇

你踏香而来
揽一季春景

花应香而开
执一身清白

磋磨

身体里埋下一颗忧患的种子
日夜抽枝
清风 夏雨
天空也被遮着

门外有声音 挤不进来
窗口的惆怅久不散

星辰 大海
在眸光中沉默
一粒微尘
终是逃不脱角落

是柴米油盐蹉跎
或
是五谷杂粮消化着
可笑的
解不开的困惑

冰冷的机器
碾过麻木的生活
剥开俗世的壳
去探内里的果

一缕阳光
敲碎了窗
专家笑了 护士笑了
我 也笑了■

黄河与热土 (组诗)

■ 龙 文

麦香

一绺绿波
被纯净的阳光洗涤
摇曳起伏
在这片古朴的土地上荡漾

一簇簇麦芒
被漫天的细碎的雨露润泽
立于晨曦中
用心等待一个满目的繁华

拥一段热烈
在满目碧绿和金色之间感叹
叹,一河水的奔腾
望,一田麦的波涛
听,夜色中的拔节
赏,艳阳下的灌浆
嗅,漫野的麦香
品,心与田野的交织
赞,家乡丰沃的夏

黄河与热土

冻裂的土地复苏
裂开的缝隙,渴望甘露

来了,来了
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
听,轰鸣的响声是发起的冲锋
厚重的冰层断裂,隆起
向岸边涌动
叠积,翻滚
一个季节的压抑
在春日里暴动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这片土地的滋润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片沃土的萌发
白云浮在苍穹
在寒冬里蓄积
在春雨中蓬勃
在夏炎里茂盛
在秋爽中收获
在冬寒里沉静
四季轮回
演绎,河套大地
一个又一个繁荣

黄柿子之恋

如玉中蜡黄
晶莹、温润
晨曦中,挂着露滴
金色的光芒闪耀

在叶间欲遮还羞
娇艳了这片葱茏翠色

深邃的内涵
细腻中泛着淡色的沙瓢
清甜、润泽
触动味蕾,拨动心弦
一阕民谣
沉醉在这片深沉的土地

跨过多少春秋
走过多少晨昏
在黄河流域的最北端
辛勤培育与时光沉积
从历史的长河中脱颖而出
一粒成一株
一株收千粒
千粒渲染成金色与苍翠

一个品牌
成为一个标杆
一个亮点
带动一方经济
一张名片
繁华黄河至北
春风刮过,彩虹升起
带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走出这片沃土
去绽放

过去、现在、未来的光辉

丰收节

高远的天空
倾泻的光没有任何阻拦
从指间流洒
洒向大地
激起万缕芬芳

你来了
每个金色的季节
从田野,到村庄
从村庄,到心中
如约而至。喜悦
难以掩饰

往日的梦
实实在在地堆积起来
在蛙与蝉的鸣音中续写
黄的,红的,绿的
金色的,一起收获
连同笑声,归仓

还是关不住啊
溢出一片
在空中欢悦
使我沉醉
让我沐浴这一季芳华■

诗词集萃

李斌的诗

■李斌

雨润草原

初夏绵绵普雨斜，草原翠绿降甘霖。
轻风掠过千重线，云雾低垂山涧连。
路转延深寻远际，岭高伏起探苍天。
牧区最喜这般景，牛马羊肥绽笑颜。

四月河套风

麦出绿嫩自成行，天暖气清昼渐长。
柳叶枝柔风顺摆，桃红绽放吐清香。
蝴蝶五彩花间舞，燕子衔泥住矮房。
春灌河渠流水满，农人整地备耕忙。

五一田园即事

岁岁五一劳动节，施肥浇水意拳拳。
香梨花绽白如雪，桃李谢尽幼果结。
桑葚含苞枝变软，西梅吐蕊引蝴蝶。
乡愁难忘儿时趣，荏苒光阴午日斜。

宇航员王杰有赞

少年有梦敢为先，勤练深功志在天。
博士攻读成楷俊，穹航一夜揽婵娟。
农家赤子寒窗苦，河套英才探宇寰。

佳音遍传千山外，亲朋父母绽欢妍。

磴口光伏生态万亩园

百万光伏发电能，梭梭幼树伴苻蓉。
防风织绿护围帐，涵养保湿植被青。
沙漠有机甘草旺，奈伦湖面水波清。
黄河故道千般景，生态长歌韵正浓。

春日“渡阴山”奇观

白雪红砂天降成，英雄坡上各分明。
春山望远如冬日，脚下驰行画满屏。
沟涧觅寻终有路，岭峰高处看苍穹。
闲来探险野为趣，露宿风餐自洽情。

河套春播第一楼

河套回春热气升，冰融雪化艳阳明。
平畴千顷旌旗猎，机械田间震耳鸣。
小麦开播成热野，肥施种下好分层。
藏粮于地凭科技，节水降能五谷丰。

郭占元的诗

■郭占元

磴口沿黄万亩葵园

浩瀚葵园耀眼黄，花开七月吐芬芳。

周身绿叶常凝露，一片忠心向艳阳。
笑脸相迎游客喜，羞眉共醉蜜蜂忙。
沿堤十里宜观景，满面熏风尽染香。

参观乌拉特中旗秦长城遗址

岷县辽东一线牵，烽烟曾卷大漠天。
秦皇跃马封疆界，冒顿披裘窥塞边。
胡汉和亲风烟尽，文明互鉴庶民传。
石榴结籽人心聚，万里长城化作缘。

登临高阙塞

狼山隘口尚留存，赵国风云已作尘。
地造奇峰成对阙，兴修石塞紧相邻。
题诗总觉晓天下，睹物方知敬古人。
马嘶弓鸣俱往矣，唯余史话永传神。

过鸡鹿塞

头顶飞云携劲风，马嘶炮响隐其中。
阴山界域多纷扰，固垒塞关频建功。
一曲琵琶传大漠，两行鸿雁并苍穹。
和亲换得刀兵息，鸡鹿相闻南北通。

登阴山之巅

远看阴山形若烟，今时足下是峰巅。
轻云招手牵魂梦，积雪舒眉展笑妍。
北望沙湮千里壤，南铺水泽一川田。
蛟龙昂首翻江海，广布甘霖到塞边。

连续沙尘暴之殇

三春少见蔚蓝天，肆虐狂风噬黑鸢。
老屋瓦檐摇欲坠，归巢燕子实堪怜。
忽闻南海飞沙卷，据说黄云大漠延。
秦岭阴山难阻断，且待谷雨灭尘烟。

郭林岗的诗

郭林岗

春日

蜿蜒草径易飞歌，村舍参差出绿波。
莫向泥巢问归燕，农家分外得春多。

夏日

了却公差趁野风，山家庐院已茏葱。
春花香尽柴扉后，犹记逾墙那点红。

秋日

虚窗听雨碎，懒意入茶香。
晚霁风无力，人分一院凉。

立秋

细雨牵风舞嫩凉，庭前凌乱柳一行。
不知槛外秋多少，翘首篱垣问老杨。

冬日

寒云霜影半依稀，村色迷蒙曙色低。
瑟瑟枝头吟雪雀，如何四季不更衣。

嘎玛林牧民

逐草东坡上，栖星镜水边。
娇羊常共榻，信马不扬鞭。
酒醉和云卧，歌酣踏雨翩。
格桑香几度，已忘旧时年。

正月复工有感(新韵)

年声渐落晓星沉，梦醒依然寄客身，
锦字红联无旧句，开门尽是去年人。

加班

孤心一自入工房，百事缠身夜色凉。
却恨不如杨柳絮，春深犹自出围墙。 ■

河套麦事

■张 荣

1

春水翻滚着黄色的波涛,冲过初融的冻土层,决堤般呼啸而来时,嫩绿的麦苗刚刚长至成人的脚踝处,还不能覆盖苍黄的原野,像绿色油漆刷出的条纹纵横交错地铺在干硬的土地上。

蓄在渠底的薄冰融化成草根边几个碗口大小的水洼,瞬间被携带着泥沙、杂草的浑水吞没。这浑浊的激流,分流到每一户的麦田时就失去了威猛的气势,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银色响尾蛇,刷刷地扭动着、蜿蜒着迅速渗进干渴的黄土。

婶子大娘们纷纷掘开自家麦田的入水口以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三五成群盘着腿坐在地头,解下头上红黄蓝绿的方块头巾,胡乱在脖子上打个结,将头巾变成披肩。她们相互大声招呼着,彼此亲近地、亲昵地喊着名字,年轻一些的叫“他婶子”,年纪略大的统称“他大娘”。然后,不管是“他婶子”还是“他大娘”都从衣兜里摸出装烟叶的小布袋子来。孩子们写过字的本子纸裁成细长的小条也装在烟叶袋子里,摸出来,每人发一条,捏几撮黄绿的碎烟叶熟练地卷起烟来。

大风吹过后,天空就只剩下刺得人睁不开眼的蓝。田埂在没种上蚕豆之前,是一条条干硬崎岖的小土岭,凹凸不平地起伏着浑圆的黄

土疙瘩,将各家的麦田分割开来。长势好的麦田刚刚出齐了苗,像一簇簇嫩草挨挨挤挤排成一行在凉风里摇摇摆摆,长势不太好的还参差不齐地在雪沫子一样的盐碱土里挣扎。不怕人的麻雀在不远处的荒草间寻找吃食,不时凑热闹一般叽叽喳喳叫几声,好像在和田埂上的人们互动。

我和美霞在这若有若无的烟香里蹲在水渠边洗手绢。春草初生的原野上跑过咏梅、巧玲和海英,她们双手举着潮湿的手绢迎着风跑,脚下的虚土腾起白雾,随风散发出淡淡的盐碱味。我和美霞禁不住这奔跑的诱惑,也迅速起身,来不及拧干手绢就加入了奔跑的队伍,手绢在我们头顶上滴着水,每滴落一滴,我和美霞就大声尖叫。

吃麦子长大的我们,皮肤都是麦粒的颜色。如果脱掉花花绿绿的衣裳扑在麦堆里,就连我们的父母也分不出哪个是孩子,哪些是麦子。包裹在衣服里奔跑的麦色的孩子们有着明亮的眼睛和超强的尖叫以及大笑的能力。我们在荒野里尖叫着奔跑,脚下的大地被踩得咚咚响,杂乱无章的尖叫声被春风传出老远,寂寞的荒野就添上一片动感的生机。

相比于孩子,我们的父母更关爱迎风摇摆的麦苗,他们望向麦田的目光充满期待,望向我们时总是满含挑剔或怒意。我们不知道

自己哪一天会停止奔跑,变成田埂上用废弃的本子纸卷烟叶抽的母亲。

2

麦子灌浆的时候,整个原野都散发着淡淡的香。有月光的夜,蛾子像展开的蜀葵花瓣贴在纱窗上,祖母摇着鹰翎扇纳凉,不时轻轻地拍在我身上,扇底的一丝微风带过若有若无的麦香。

不同于花香草香,麦田的香是能勾起人食欲的香。黄昏时喝过的扁豆粥这时已荡然无存,这香味让我的肚子咕咕地叫起来,白白的月亮也越看越像一张白面饼子了。我嚷着肚子饿,祖母却说,闻着麦香睡吧,做个吃白馒头的梦就不饿了。我果真就这样睡着了。

当青绿色的麦芒渐渐转成乳白色的时候,我们的口福来了。随便跑到谁家的田里拣最饱满的麦穗连根拔一大把,就地取材把老柳树下隔年的枯草、折断的干树枝拢成小堆,春灶上顺手牵羊摸来的火柴,嚓地一下点燃枯草,再把树枝慢慢引燃。等干树枝的火焰烧到尾声,赶紧抓着麦秆只将麦穗伸到将熄未熄的火焰上,慢慢地上下转动着将扎人的麦芒烧掉,一大把烤麦子就到手了。

烤麦子是个技术活,火苗太大时容易将麦粒烧糊,火势将熄又烤不熟。美霞是烤麦子高手,想吃到火候恰好的香喷喷的烤麦子,一切都要听她的。这个时候,她的声音再大,我们也乖乖地听指挥。麦穗烤好,伙伴们见者有份,各分得一小把坐在树荫下吃。

轻轻地搓掉被火烤得焦黄薄脆的外壳,完整饱满的一粒麦仁,像一个光洁润泽的小珠子躺在掌心,伸出舌头轻轻舔一下,美味就入口了。初熟的麦粒,淀粉的粘稠度刚刚好,烤熟了软糯香甜,真是不可多得的好零食。

但是祖母坚决反对我偷吃烤麦子,她说麦芒烧不干净,卡在嗓子里是会要命的。而吃烤

麦子最能出卖我们的是嘴角残留的黑色污渍,所以每次偷吃结束,都要一遍一遍地使劲擦嘴,边擦边相互询问:“干净没?”“看看我,干净没?”直到确定各自的嘴角没有残留物,才一溜烟地散开,蹦着跳着回家。

青黄不接的当口,王栓大爷腋下夹着一个空蛇皮袋子来找父亲借粮了。父亲摸出烟盒让王栓大爷自己拿烟,两人分别将烟点上吸几口,然后再一块块去拆下堵在粮仓门上的土坯。

父亲将硕大的柳条簸箕伸进仓口时,我就自觉地帮王栓大爷抻开袋口。黄灿灿的麦粒顺着倾斜的簸箕像瀑布一样唰唰地流进空瘪的袋子。我们三人全程沉默,袋子满了,王栓大爷就低着头扎袋口,一边扎一边说个半句话:“秋天收下来……”父亲意会,年年都这样,早就习惯了。谁家借谁家的粮,都是这半句。

王栓大爷扛起袋子,聊几句和麦子毫无关系的话,头也不回迅速离开。他黑色的布鞋已经褪成灰白,后跟处破了洞后,他索性将其踩倒,迈大步时鞋底打在脚后跟上,吧嗒吧嗒地响,裤脚磨破的毛边,随着这“吧嗒”声甩动,像祖母用糜草扎成的扫炕笤帚,忽闪忽闪地扫过地上的浮土。

乳白色的麦芒渐渐转成金黄,我家西北角的铁匠家就夜以继日地响起“唰唰”的磨镰刀的声音。铁匠大爷家有一方硕大漂亮的磨刀石架在结实的铁架子上,供全村人使用。这方灰白的磨刀石,经年累月被铁器操磨,中间凹下去一个优美的弧度,像个大月牙安静地斜在窗台下。

夜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们就着月光和昏暗灯光去磨镰刀,他们穿着被汗水来回浸湿的布衫,紫棕色的臂膀在月光下变成了黑棕色。他们三五成群,抽着废本子纸卷的烟,轮流磨自家的镰刀,兴致勃勃地谈论天气,憧憬丰收或开几个孩子们听不懂的玩笑。

我家的镰刀由祖父拿到铁匠大爷家磨。整个村庄里，铁匠大爷只亲自给我的祖父磨刀。太阳升到头顶上了，像个巨大的铸铁火炉散发着炽热，我蹲在一旁看铁匠大爷磨镰刀。他枯瘦的手从水碗里啐起少许清水洒在镰刀与磨刀石上，树干般黄黑的大臂带动小臂轻盈地舞起来，磨几下再啐清水继续磨，不一会儿，脏污的水滴从磨刀石下面滴下来，镰刀便有了雪亮的刃。

镰刀不同于铁锹，是人手一把的专用工具，父亲母亲和祖父都有专用镰刀，祖母不割麦子，没有，我们更没有。我问祖父可不可以给我发一把镰刀，祖父将羊腿骨制作的烟袋在鞋底子上磕得啪啪作响，然后回答我：“我荣闺女不要镰刀，荣闺女将来要做文章。”

祖父将镰刀叫做“刃头家具”，坚决杜绝孩子们碰，即使去抓一下木柄，他都会大声制止，倒反过来吓我一跳。他用草绳将磨好的几把镰刀捆成一小捆，拿回家插在凉房的墙缝里，等待麦田黄熟。

母亲的专用镰刀磨出雪亮的刃后，她敢伸出手指逆着刀刃的方向触摸检验，以确认锋利度，这个动作常常让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

当整个村庄被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金色包围时，麦子就成熟了。小暑后的某个清晨，村庄的主要劳动力整装待发齐聚在田埂上，向成熟的麦田伸出雪亮的镰刀。

3

一望无际的麦田燃烧着金色的火焰，父母弯着腰背对着我的方向，像两个快速移动的小黑点，忽而出现在豁开的麦垄间，忽而淹没在金色的麦浪里。我拎着水壶站在地头的柳树下，顺着热风的方向喊他们过来歇息喝水。他们看见了我，但是并没有立刻放下镰刀走过来，而是朝着我们的方向又割了一遭。

父亲坐在树荫下，摘掉草帽当扇子在脸前

扇，他的脸已经晒成了紫红色，白衬衣被层层汗渍染上了黄斑，像海浪退潮后的沙滩。母亲解开包着布条的手指查看新割破的伤口，丢掉染了血迹变硬的一条，再换一条包扎。麦收季，母亲左手的五个手指轮流负伤，破布条揣在裤兜里随用随丢。

母亲嫌穿着长袖衬衣干活不利索，就穿半袖背心割麦，小臂上麦芒划过的细长如丝的红印，像一道道血丝横七竖八布满在晒得紫棕的皮肤上。我把凉开水倒进杯子里递给母亲，母亲手指上的旧伤口已经愈合成了一条粉色的线，新伤的手指包成一个灰色的小布锤。我说：“妈你注意点，不要老是割破手。”母亲喝着水漫不经心地回答：“割麦子，哪有不受伤的。”

麦收季节，新旧的布条是每家必备的物资，锋利雪亮的镰刀就像武侠小说里嗜血的剑，让每一个执剑人随时有负伤的可能。

咏梅瘸着腿出现在她家院门外时，我正和美霞坐在她家凉房的阴影里玩抓石子。祖母最先看见咏梅鞋帮外面冒出的血沫子，惊呼一声扔下手里的簸箕冲上前去搀扶。咏梅的祖母王奶奶听见动静，一边喊着问怎么回事，一边从凉房里跑出来，慌张地看一眼，也顾不上安慰孙女，又跑进屋里手忙脚乱找布条。

祖母将咏梅扶坐在小木凳上，王奶奶已经找出一团棉花和火柴，祖母快速将棉花团烧成灰敷在咏梅脚底的伤口上。我屏住呼吸，心惊肉跳地看着她们手忙脚乱敷伤口、裹布条，但整个过程我没敢凑得太近，只呆呆地望着咏梅红肿的双眼和晒成紫红色的脸颊，内心充满惊恐。伤口包扎好，王奶奶和祖母才得空问咏梅怎么伤成这样。她说，歇息时不小心踩到了镰刀上。王奶奶顺势开始抱怨自己的儿子王栓，将对孙女的怜惜都怪在儿子头上。

我不知道咏梅的伤口有多深，只看见她破旧的、灰白的布鞋被浓稠的鲜血染成了黑紫色，割破的鞋帮像一个生了疮的嘴，吐着让人

恶心的血沫子。王奶奶拾起这只不能再穿的鞋恶狠狠地丢出墙外,回头又自言自语说了半句话:“这女子,开镰第一天,劳力又少了一个……”我哆嗦了一下,咏梅只比我大一岁,怎能算是一个劳力?

多年后,我看到“血汗钱”三个字,总是想起咏梅那只裂着口子的布鞋。

4

田埂上的蚕豆成熟了,矮小的茎上挂满鼓鼓囊囊的豆荚。这时,割过的麦田就成为孩子们的宝藏了。

太阳还没有露脸的凌晨,蓝色的天光将一片清凉涂抹在玻璃窗上,祖母将我从五彩斑斓的梦中叫起来:“赶紧起来,趁着凉快咱去拣麦穗。”整个盛夏,最有诱惑力的一个词莫过于“拣麦穗”。我睡眼惺忪挣脱梦境,迅速穿好衣服跳到地上。

祖母将我的干粮和小水壶装在花布拼接的书包里,挂在我脖子上,将装麦穗的布袋子夹到腋下,拉着我的手出发了。

公鸡在路口的水塘边低头觅食,冠子像一朵红花在草丛里一闪一闪地晃动,而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打几声鸣,再低头啄几下。大路上零星有几个小孩,都是去拣麦穗的。其实拣麦穗原本是孩子们的事,可祖母说,大清早,魂魄不全的小孩不能单独去大野地,就亲自带着我去。

清亮的天空下,麦收后的土地成了乳黄色,成捆的麦子还一行行地立在田里等待风干,麦茬已经干枯成一簇簇低矮的荆棘。经过夜露的浸润,这荆棘的杀伤力锐减,遗漏在土壤里的麦穗也浸润过夜露,麦芒变得湿润柔软不扎手,所以祖母说这个时候是拣麦穗的最佳时段。

我和祖母拎着布袋子,低头弯腰,亦步亦趋,细心地拾取遗落的麦穗。乳黄色的麦穗躺

在黄白色的麦茬间、土壤里,稍有粗心就难以发现,况且大部分还是半截,往往是我拣过一垄,祖母还能拣到一些。祖母一边仔细寻找,一边嘱咐我看仔细。

不远处,美霞和她的堂弟也仔细在麦茬上寻宝。在我们背后,排列有序的麦捆,像一行行士兵为我们行着注目礼。太阳在田野那边露出一弯绯红的时候,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拿出祖母给我带的干粮坐在田埂上吃,丝丝晨风吹过熟透的麦香,身上的一层薄汗变成了清凉的舒爽。祖母拎起布袋子盘点收获,不论多少她总是满意地说:“今天的劳动结束,收工回家。”然后我和祖母一起蹲在田埂边,摘一书包蚕豆荚,满载而归。

拣来的麦穗是我们的“私有财产”,脱粒后可以换西瓜、换香瓜、换西红柿、换小果子。对孩子们来说,遗漏的麦穗仿佛是天上掉下的额外财富。但我们只拣自家麦田里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打那些立在田野里的麦捆的主意,哪怕一早晨拣不了多少,也不会越过自家的土地去到别人家的田里,更不会去麦捆上攫取任何一穗,哪怕是自家的也不会。

祖母将麦穗铺在房屋后面平展的空地上,有空就搬个小凳坐下来搓几穗。祖母搓麦穗的时候,我拿着小布袋蹲在旁边等。干透了的麦芒看上去仍像细细的针一样尖锐,但杀伤力已经荡然无存了,祖母的大手抓起麦穗放进柳条大簸箕,轻轻一搓,麦粒就纷纷脱落,等到埋藏在杂质里的麦粒被祖母清理出来,我的眼前就出现了西红柿、小沙果、嫩黄瓜诱人的样子。

在盛产麦子的河套平原上,麦子是无所不能置换的硬通货。我最喜欢骑着自行车、驮着两个大柳条筐的大爷来我家门口喊“换果果”,一听见这样的呼喊,我必定风一样旋到他身边。大爷揭开盖在大筐上面的盖子,小沙果的香味立刻将全村的空气都熏香了。我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换?”得到回复后再飞快地跑回家

给祖母汇报,祖母先是出来讨价还价,然后再佯装嫌贵,不能换,逼着沙果大爷让步,最后才端出麦子,换回我想要的香气四溢的鲜红黄黄的小果子。而父亲一袋袋倒进公社粮仓里的麦粒,换回的则是全家的生计和我们上学的费用。

秋风初凉的八月,我换上最喜欢的薄荷绿绣花衬衣,爬上高高的麦子车,陪着父亲去“棠粮”。

粮站在十几里之外的公社戏园子旁边,四面高墙围成的阔大院子,几个巨大的圆柱形粮仓整齐排列在院墙旁边。父亲挨个敲办公室的门寻找粮库的验收员,过称后,他让父亲自己将麦子倒进库里。

粮仓下面没有入口,从地面到仓顶用木板搭成一个斜坡,父亲将验收合格的麦子重新扎好口,一袋子一袋子扛在肩上,一趟一趟颤颤巍巍往返在这个斜坡上。

我坐在粮库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目光随着父亲的脚步游移。年轻的父亲扛着麦子上坡,很吃力地弓着腰,迈着迫不及待的大步快速到达仓口,解开袋口将麦子倒进粮仓。麦粒在初秋的朝阳里形成一道道金色的瀑布,迅速落进巨大的粮仓。父亲转过身,拿着轻飘飘的空袋子,迈着轻盈的脚步下坡,再去扛另一袋。父亲的脸上淌着收麦子时淌过的汗珠,大滴大滴落在棕红的皮肤上。

5

和我们一同抵达城郊新居的,除了无法舍弃的生活必需品之外,还有一大车陈年与新收的麦子。躺在新居空房子里的麦子,是我们最后的麦子。开春,伯父叫来泥瓦匠给祖父母装修房间,父亲就在离家不远的大青山脚下找到一个面粉加工厂,将麦子寄存。

面粉加工厂的人从来没见过私人存放这么多麦子,对我和父亲格外热情。这次,父亲

没有亲自动手,厂长叫了自己的工人将麦子一袋袋抬进一个单独的小库房,记录入账落锁。

那个身材挺拔的青年是面粉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崭新的蓝色工作服被面粉染成白蓝,他礼貌地笑着叫父亲大哥,谦和地表示需要磨面的时候就找他,他每天都在厂里。

从此,我没再见过我家的麦子,父亲会在某个需要的时段,骑自行车驮回面粉,至于最后一粒麦子磨成的面粉是在什么时候落入我口,我亦完全不记得。

渐渐地,我的主食结构里多了故乡不能生产的稀有大米,晶莹透亮的白米饭,腾着热乎乎的香气从电饭锅里盛出,放进蓝青花的瓷碗里,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洋气浪漫。不再以麦子为主食,我的皮肤似乎也日益从麦色变得白皙。

腊月里,祖母从凉房的瓷瓮里抓回一把麦粒,平铺在白色的小盘子里,浇上水,纱布口罩拆开剪两个盘口大小的圆片叠盖在湿润的麦粒上,然后将盘子放在红躺柜的正中央。每天早饭后,祖母最要紧的事就是轻轻揭开纱布查看一下麦粒的变化。我也凑上去,伸出手指去摸一摸膨胀后的麦粒。祖母拨开我的手说:“小脏手,拿开。”然后赶紧盖上纱布,再用小杯子装上清水,慢慢浸在纱布上。

大约十多天,饱胀的麦粒就会绽出嫩白的细芽,这时纱布就能撤掉了。嫩白的细芽见了阳光一天天长高、转成鹅黄再变成嫩绿的小苗,到年三十就是一盘半尺高的翠绿的小盆景。祖母给麦苗拦腰系上一截红毛线,打个漂亮的小蝴蝶结,做成一个年节里的小摆件,在落着白雪的窗台前,在泛着红光的红躺柜上形成一道鲜活的小景,年的喜庆氛围立刻荡漾出一波春色。

我特别喜欢这一盘嫩绿的麦苗,白天晚上总要盯着它看一会儿,就像看见了故乡无边的春色。可没有土壤托底的麦苗是不会长久的,

正月还没有结束,它们就干枯成一盘细绒绒的杂草。祖母一边恋恋不舍地将其清理,一边惋惜地说:“又白白浪费了一把麦子……这一把麦子种在地里够全家喝一顿麦子粥呢……”我打趣她:“那您把麦子种在水泥地上吧。”

美霞带着她的祖母从老家来看我们,她说现在村里不再以麦子为主要作物了,各家只种够自己吃的,麦子价格低,向日葵有更大的经济效益。但美霞既不喜欢种麦子也不喜欢种向日葵,她在姑姑姑父的协助下,从故乡的土地上一跃而起决绝离开。

祖母祖父相继去世后,我们从城郊的家离开,搬进了真正的城市,与庄稼的距离日益遥远,母亲即使想学着祖母在年节里种一盆麦苗当盆景也苦于没有麦粒而作罢。

母亲习惯从面粉的颜色、发酵后揉制的手感、吃碱的比例判断磨成这种面粉的麦子的品种,每次去超市买面粉,从来都是买有

“河套”标识的。而父亲却有些怀疑我们吃到的标着“河套”品牌的面粉,究竟是不是来自故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竟越来越喜欢面食了,尤其是母亲制作的面食,馒头、包子、面条、油饼、麻花,每一口咀嚼似乎都带着麦香,带着我曾经想要逃离的气味,在我的口腔里蔓延,在我的血液里流转。

吃麦子长大的我,终究还是铺着麦子的底色,无法更改。

听邻居说,宠物猫吃鲜麦苗能化掉肚子里吃进去的毛,母亲特地回老家要来几碗麦子,抓一把放在盘子里,像祖母制造小盆景那样浇水,给猫养“化毛草”。几天功夫,“化毛草”就长得绿油油一片了,我望着这一小片鲜绿,又想起故乡广袤无垠的河套平原上,第一场春灌来临前,在风里摇曳着的那满眼的绿色麦苗了。■



我爱你,河套酒业

■朱小芸

河套平原的春天总是裹着熟悉的酒香而来。当第一缕暖风掠过阴山南麓,河套酒业的蒸馏锅便在天地间最早醒来。原酒车间一排排整齐的天车下蒸腾起袅袅白雾,伴着五粮发酵的香甜,迎着黄河故道的朝霞,将八百里河套平原浸润成流动的酒瓮。三十年前,那个背着背包、马尾辫飞扬的小姑娘,正是在这样的清晨来到河套酒厂,从此将青春酿进了这片岁月绵长的土地里。也正是循着这抹醇香,意气风发、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怀揣崭新的大学毕业证,跌进了光阴酿造的窖池里。对,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我的梦想在这里一天天放飞,我的青丝在这里被时光染上了霜雪。

光阴带走了流年,却带不走记忆;光阴带走了青春,却留下了故事。曾记得,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我来到河套酒厂后,先是在包装车间实习,之后被调到党委办、编辑部工作。从此,我办公桌上的绿格稿纸便总是沾着窖泥的芬芳与酒曲的馥郁。那时的我常在子夜时分伏案疾书,钢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如同春雨亲吻着等待破土的麦种。台灯柔和的光晕里,字句间浮动的不仅是企业新闻,更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河套酒业蓬勃的心跳。那时家里没有电脑,新闻稿总是要提前在家用笔写好,赶在晨露未晞时带到单位在键盘上敲出,再用电子邮箱发往《华夏酒报》《中国酒》《内蒙

古日报》《北方经济报》《巴彦淖尔日报》等报刊。那些稿件都是我深入车间、销售一线、科研现场等地写出来的,那些文字都是有生命的——在装甑摘酒的酒甑边,蒸腾的热气替文字注入温度;在包装流水线旁,忙碌的身影为文字注入活力;在先进的检测设备前,精准的数据为文字注入灵魂……那些泛黄的报样里,至今封存着蒸气氤氲的晨光与粮食发酵的呼吸。

曾记得,在“河酒之声”广播电台播放的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铿锵声里,大家舒展着筋骨,为一天的工作带来精气神;在我脖子上挂的相机和肩上扛的摄像机镜头里,各部门的员工们穿梭在厂区的各个角落;原酒车间酿酒师傅们扬起的木锨上,红色的高粱、金黄的玉米、雪白的糯米和大米、红褐色的小麦在晨光中碎成星子;包装车间的女工们把酒瓶一遍遍擦得锃亮,釉色里流转着八百里河套平原的光影;营销人员奔波的身影、坚定的脚步丈量着南国与北疆的每一寸土地……

那些年,我的采访本里,记满了河套酒业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感人故事,而每个故事的底色,都是河套酒香晕染的日日夜夜中的霞光与星辉。

2002年,河套酒业五十年厂庆时,全体干部职工上下同欲,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以外,午

宴时,无论是行政人员、国家级品酒员还是车间工人,都摇身一变成为训练有素的服务员,为来宾们服务。镜头里那些感人的场景至今仍内蒙古酒文化博物馆墙上的老照片里释放着美好与热烈的气息。

内蒙古酒文化博物馆落成那天,我在展柜前久久驻足。馆内珍藏了历代以来酿酒、储酒、盛酒、饮酒的器皿 500 余件,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瑰宝。目前,博物馆里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河套地区的汉代古酒青铜钹,距今已有 2200 多年历史。这件青铜钹是华夏酒源地最好的实物证据。

河套酒业六十年厂庆之际,我在河套酒业文工团工作,有幸组织发起了一场征歌活动。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投稿,周正祥作词、赵海远作曲的《阴山酒歌》,张文彪作词、韩永亮作曲的《河套美酒颂歌》,赵志坚作词、齐峰作曲的《我们启航我们飞》等歌曲唱出了河套酒业的历史文化底蕴,唱出了河套美酒香飘万里的气势,唱出了河套酒业人的豪迈情怀。厂庆当日,文工团的演员们早中晚都有演出任务,连日来的排练和一天几场的密集演出,让演员们的身体承受极大挑战:有的舞蹈演员膝盖磨破了,有的累到坐着都能睡着。大家却毫无怨言,全公司每一个干部职工都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的辛苦付出,才让庆典活动圆满举办。

在河套酒业七十周年厂庆之际,我受邀回到公司参与第三轮《河套酒业志》的编纂工作。之前由于工作调动,我在杭锦后旗乌兰牧骑工作了几年,回河套酒业的时间很少。如今再次走进这里,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的亲切。当公司领导邀请我上台讲话时,尽管我表面看起来沉着冷静,内心早已波澜翻涌。看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仿佛又看到多年前老同事们在晨光中奔赴各个岗位时青春靓丽的身影。此刻

忽然懂得:河套酒业何止是一家企业——她是母亲河臂弯里长出的金色图腾,是一代代河酒人用汗水与时光酿造的液态史诗,是我们用整个青春书写的永远鲜活的爱情诗。那些珍贵的记忆早已被封存在不同年份的陶坛中,每当启封时,便有年轻的月光从坛口潺潺涌出。

如今,当人们惊叹于机械化酿造车间里轰鸣声的交响时,我却在蒸腾的酒雾中,看见河套酒业一路走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艰辛历程;看见几代河酒人拼搏奋斗的智慧结晶;看见作为杭锦后旗财政收入利税大户的背后,多少河酒人及其家属流汗流泪的无私奉献;看见“北方第一窖”——这个拥有 10068 个窖池、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原酒发酵窖群,以产能与效益成就了名副其实的“北国酒都”;看见暮色漫过厂区内的公主泉,此处自治区级文物让我们穿越历史,走近胡汉和亲中深明大义的光辉女性王昭君;看见包装车间里自动化灌装流水线作业,机械臂将琼浆玉液注入玲珑酒瓶;恍惚又见金戈铁马年代,英勇骑士以河套佳酿壮行的豪迈场景;看见当年赤膊翻粮的汉子、挥汗如雨的烧锅伙计;还有那些粗陶和木制酒海,如今虽已被不锈钢罐取代,但开坛时的第一缕香气,依然带着黄河故道的泥沙气息与塞外朔风的苍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

我爱你,河套酒业,像麦穗终生朝着这方热土躬身,像窖泥默守别样菌群千年絮语,像黄河九曲终不改东流志向。

我爱你,河套酒业——当我的眼角纹化作酒海上的涟漪,请将你的名字与我的爱,刻进阴山岩画的某道纹路里,让每个启封佳酿的黎明,都有年轻的爱意在晨雾中舒展枝叶。这爱浸透了三十年春秋,终将随着河套酒香,漫过长城隘口,漫向星河流转处,成为天地间永不消散的琥珀光。■

河套谚语里的智慧

■郎有存

河套平原地处祖国北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移民之地。在汉武帝时期,大臣主父偃向武帝上疏,“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迁徙 10 万人戍边,拓荒垦殖,发展农业。

清末民初,晋陕甘宁等地的移民走西口到河套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当地人以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五湖四海的人。历经戍边出塞、人口迁移、移民垦殖,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民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逐渐融入河套地区。

千百年来,南腔北调的人聚居在河套这片沃土上,相互交往交流,相互帮助协作,各地各族群众的语言交汇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套方言,也称后套方言。其中河套人经常使用的谚语,说起来幽默诙谐、朗朗上口,理解起来也通俗易懂,有着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哲理。

在日常生活中,住在一个村庄的人们总是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相互帮助。人活着免不了要和人打交道,谁也离不开谁,正如河套人戏说“人跟人活了哇”,“人不是垛住门活了”。这方面的谚语,还有“抬头不见低头见”,意为人们聚居在一起总有见面的时候,应该和谐相处。还有“生处好挣钱,熟处好过年”,意思非常

明了浅显。人们对邻里关系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亲不亲,故乡人”。如果一户人家发生天灾人祸,远路的亲戚不一定能帮得上忙,但邻居就不一样了,可及时伸出援手救急,甚至可救人性命。河套人对自己的名声看得很重,“人活脸,树活皮,墙头活的一把圪渣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等等,这些谚语也促使人们行善积德、奉献社会、注重名声,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河套人很注重团结,因为团结力量大,团结才能成就大事。为此有谚语说“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意思是众多人都往燃烧的火里添柴,火焰就必然更加旺盛,三家四家要是都指望着一家救火,那就要坏事了。正如谚语“三家四靠,倒了锅灶”“麻绳专挑细处断”,讲得就是这个道理。麻绳都是好多根细的绳子攒成的,越细的地方说明绳子越少,自然越容易断,用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一样:如果人们不注重团结,不拧成一股绳,很容易出现薄弱环节被敌人攻破,这也道出了团队协作、沟通协调、合作共事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任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的李贵和盟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盟人民开挖了总干渠和总排干,在实践中形成了敢想敢干、苦干实干、干成干好的精神。

河套人勤劳淳朴,懂得勤俭持家,不铺张浪费,特别是我们的老一辈人经历了贫穷的生活,过日子精打细算,非常仔细节省。他们时常挂在嘴边教育子女的话可以体现这一勤俭品质,如“过日子不得不仔细,待人不得不大气”“出门走路看方向,穿衣吃饭看家当”。这是告诫子女们走路要看清方向,穿衣服和吃饭要看家里的生活情况,不能不顾实际而超出家庭开支水平。“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指人们要在一开春就要及早安排种植计划,每天都要赶早劳动,年终才会有好收成;现在指凡事都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才有收获,否则会印证了老祖宗说的那句:“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歪嘴葫芦拐把瓢,品种不好莫怪苗”“三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也学不成个庄户人”,这道出了要想种好地并不容易。过去,后套人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男人在外面跑逛、在田地里劳动挣钱养家,女人则在家相夫教子,做洗衣做饭、洗锅喂猪等家务。对持家方面有谚语“不怕耙耙没齿齿,就怕匣匣没底底”,河套人把男人比作“耙耙”,把女人比作“匣匣”,意思为不怕男人挣不回钱来,就怕女人不会存钱过日子。

过去河套人民生活贫穷,最大的愿望是能吃饱穿暖,同时注重健康养生,相关的谚语有

“家财万贯,不如萝卜就饭。”吃白萝卜,有排毒、促进消化的作用,胜过吃胃肠药,这是给萝卜做的绝妙推销广告。还有“宁可无肉,不可无豆”“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白菜吃半年,医生享清闲”等谚语。这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饮食养生方法,至今仍然被人们重视并实践。也有人偷奸取巧说“吃得好,歇得到,做营生全凭阳婆落”,这也许是烈日下劳动因酷暑难耐的自我解嘲,也可能是对“偷奸耍滑”行为的幽默讽刺。

河套人传承着孝老爱亲的中华传统美德,因为他们深信“孝敬老人天降福”。在这方面的谚语颇多,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即家里有个老人,就如同有个宝贝,能给全家带来人气、福气。“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子不知父母恩”。还有“在家敬父母,何用烧远香”,则是批判那些宁可跋山涉水去庙里烧香拜佛,也不愿把烧香敬佛的钱孝敬父母的社会矛盾现象。

流传在河套大地上的谚语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这种植根于民间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经常被人们引用,并在传承中发展和创新,教育影响人们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彰显着河套文化的深厚底蕴。■



王婆夸河套

■ 闻 歌

王 (开场道白)八叉仰细走上台,我咋眊瞭眊瞭,我二十多岁时候的一个相好在不在,我记得就在你们村村来来。我那个相好年轻时候可是帅了,圆盘盘脸,大花眼,说话就像乃赵忠祥走在眼跟前。一米八的个子,展油活水,看上一眼就觉的心里比乃喝上一瓶河套王还要舒服还要惬。没想到我老子不知道爱情是个甚东西,给我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人头又不是猪头羊头能吃了,硬是嫌人家家里穷,棒打鸳鸯没有找成。这是我一疙瘩心病,今天听说来你们这里呀,我可是精心打扮了一番,想见一见我那个老相好了。有没有,来没来,可不要因为咱们过去没找成老羞没拉躲得不出来。眊瞭了半天没看见,等散了戏我咋提上两瓶河套王去家里眊一眊,年轻时候咱们亲嘴嘴,老了咱们就碰杯杯。闲话一段,书归正传。
哎嘿,我王婆——
王婆我今年六十五,
爱唱歌,爱跳舞,
还爱去乃祖国的大好河山,
天南地北玩儿一玩儿来住一住。
遇上这国强民富的新时代,
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真幸福。
说幸福,也真幸福,

你看乃家家户户吃穿用度,
展油活水生活过得多舒服。
住楼房,暖窑热钵再不用挖眉濼道打炭掏灰受笨苦。
走亲友,轿车一开,柏油马路再没有一泡黄尘一身土。
一日三餐也简便,煤气灶,电磁炉,鸡鸭鱼肉荤素搭配随便煮。
日子好,细细数,
三天六夜说不完,
共产党领导给咱们带来的大好处,
咱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致富路上迈大步,
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宏伟蓝图,中国梦想,
牢牢要记住。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家安宁,共同富裕,
永永远远跟党走。
听党话,跟党走,我王婆也不能落了后。
我要为家乡发展来宣传,
把咱们乃河套名胜说一说来吼一吼,
让咱们美丽河套誉满五湖四海大九州。
说河套,夸河套,
天下黄河富一套。
五谷丰登大平原,
全国人民都知道。
知道归知道,这是乃河套美酒呱呱叫,农

副产品卖得好,才有了咱们河套叫得响亮的老字号。现在呀,河套的文旅产业要进步,宣传方面我们要吃劲劲迈大步。

五大行动立意高,
巴彥淖尔走上发展快车道
山水林田湖草沙,
资源优势比不了。
发展经济不松劲,
要为咱们发展河套文旅确立新目标。
你看那乌梁素海风光好,
绿茵茵的芦苇长得高。
天鹅落下一大片,
成群的水鸟嘎嘎叫。
汽艇一开波涛涌,
浪遏飞舟彩旗飘。
习近平总书记来考察,
高瞻远瞩发号召。
要把内蒙古的建设工作都做好,
五高五新是纲要,
建设北疆文化要在全区来领跑。
再看那河套酒业大名号,
4A 景区花园工厂人人都说好。
博物馆,件件文物都精妙,
传承文化见证历史不可少。
尤其是珍贵文物青铜钫,
出土自乌兰布和的沙壕壕。
距今 2200 年,
那可是咱实实在在的好国宝。
还有那气势恢宏,科技酿造
人人赞叹的“北方第一窖”,
为咱们北国酒都的美誉立下大功劳。

“渡·阴山”,这两年可是火得不得了,
全国各地的越野车,
三五成群往来跑。
住在陕坝吃美食,
开车进山兴致高。

鸡鹿塞前拍拍照,
大山沟里赛车道。
英雄坡前逞英雄,
丹霞地貌风景好。
马兰湖前笼篝火,
玛瑙湖里去寻宝。
一条黄金旅游线,
全力以赴来打造。
你看乃,大黄河上拦河闸,
万里黄河名声高。
灌溉河套八百里,
靠他分水保旱涝。
气势雄伟好风景,
你去旅游多拍照。
还有黄金旅游点,
就是乃阴山深处的阿贵庙。
再看看碧波荡漾纳林湖,
歌甜水美人欢笑。
吃上一顿全鱼宴,
保你一生忘不了。

陕坝的人,陕坝的情,
陕坝有个好味道。
特色小吃满大街,
保你吃香花钱少。
胡麻油,三勺勺,
芹菜黄瓜辣椒椒。
调的酿皮香喷喷,
香塌你乃鼻脑脑。
河套拉面真地道,
五项全能盖了帽。
大碗盛来扑鼻香,
浇上两勺肉臊臊。
临回家你把乃肉焙子、糖麻叶,
给乃亲朋好友老婆娃娃买上一大包。

说起五原不得了,

产出的葵花个大颗粒饱。
“葵花之乡”的美名全国挂上号，
灯笼红，卖火爆，
黄柿子，口感好，
特色产业规模大，
农耕园里收藏了咱们河套文化的传家宝。

乌拉山，高又高，
半山腰上云缭绕。
大桦背，瞧一瞧，
原始森林一片一片瞭不见边稍稍。
乌梁素海的鲤鱼螃蟹，
呼市包头北京天津卖得真走俏。
小余太的秦长城，
历经两千多年风雨也不倒。
巴彦淖尔真是好，
人民善良又勤劳。
优质产品都是宝，
发展前景错不了。
市委、市政府魄力大，
要借助发展文旅大产业，
把乃经济建设掀起新高潮。

(贯口)巴彦淖尔好地方，
大山大川大河大漠好风光。
大阴山尽宝藏，
大黄河鲤鱼香，
大平原米粮仓，
大沙漠赛车场，
大草原歌声亮，
阴山岩画是画廊，
玛瑙湖天下美名扬。
还有前旗余太玉，
绿格茵茵真漂亮。
王爷地的肉苁蓉，
沙漠人参好质量。
磴口金瓜华莱士，
为咱河套争了光。
瓜瓜卖到中南海，
招待外宾上排场。
五湖四海好朋友，
请到河套逛一逛。
你要来了我请客，
请把乃河套美食尝一尝来尝一尝！ ■



草原骄子

■赵瑞新

姐 哎,春风吹得树稍稍摆,
姐妹二人走上台。
妹 牵牛牛花开喇叭叭嘴,
一上台表演就心里美。
姐 我今天不夸瓜不夸花,
要夸夸人民的好警察。
妹 姐姐今天要夸人,
先让老妹儿我听一听。
姐 老妹子你仔细听,
我要夸牧民的儿子、草原的英雄、平凡的
民警叫宝音。
妹 好、好、好,老姐姐你真行,
宝音的事迹名副其实真感人。
又诚实又本分,
悄眉触眼做乃大事情。
全区、全国工作是先进,
优秀党员、劳模立过好几次一等功。
姐 你悄悄地别出声,
让观众仔细听一听。
我要说宝音具体的真事情,
就像那牧人暖心的一盏灯。
后旗公安局潮格温都尔镇,
有位宝音德力格尔是“片儿警”。
二十多年有名声,
一心一意为人民。
他把牧民当亲人,

既是儿子又是那勤务兵。
大事情、小事情,
大小事情记心中。
兜里面装了个小本本,
记那牧民的事儿密密麻麻数不清。
妹 他管的辖区 1672 平方公里 917 户分散居民,
百分之七十是蒙古族。
居民邻里有点儿矛盾闹纠纷,
他一出面是非清,
和颜悦色、云开雾散没矛盾。
多走、多看、多记、多想、多问寻,
平安网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安管理的范本。
命案的发生率保持零,
几十年在草原深深地扎了根。
嘎查到牧人家翻山又过岭,
宝音申请的 48 号邮箱似明灯。
米面、蔬菜、报刊、汇款和药品,
再苦再累也要及时送到牧民手中。
姐 老妹子,
好警察、好后生,
刮风、下雨、扬沙尘,
摩托坏了靠步行,
现在哪有这样的人?
有一次他为牧民找羊掉下荒坡失了踪,
晕倒在河畔人不醒。
手机没信号人也无踪影,

东奔西走才找到精疲力尽、奄奄一息的好宝音。

后山娃娃上学、大人来看病，
宝音二话不说待他们似亲人。
骑上摩托带进镇，
回不了牧区就住在他家中。

妹 有位牧民叫阿拉腾，
儿子智障又有风湿病。
他常去帮忙干营生，
劈柴放牧清羊粪。
媳妇有时有怨声，
女儿也哭着让爸爸调回城。
心里有牵挂的好宝音，
满腔热泪洒前胸。
“我从小家里娃娃多日子穷，
牧民一口奶、一口饭把我养大成了人，
我要回报牧民献真情，
为百姓服务来报恩。”

姐 好妹妹，你说得中，
宝音和牧民有感情。
他虽不是自己孩子的好父亲，
可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待的地方人口不足7万人，
从未停息走访牧民的脚步声。
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是常事情，

冻坏手脚叫人好心疼。
它像一只红驼一座峰，
为牧民献上爱心和青春。
他与牧人的心有多近，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妹 一身沙、一身泥、一脸霜、一身蚊，
走访牧民跑得勤。
哪个矿点进了危险品，
他连夜让你处理清。

姐 吃水不忘挖井人，
牧民的儿子好宝音。
完全有机会调回城，
他说“离不开生我、养我、救我的牧区人”。

妹 草原雄鹰好宝音，
实实在在的好警察。
他和草原有深情，
和老百姓亲如一家人。

姐 民族团结要奋进，
新时代要有真英雄。
学习宝音来筑魂，
守好祖国北大门。

合 愿我们，学宝音、做英雄，工作岗位齐奋进。
祖国昌盛民安宁，红色骑兵为人民。
做好人民勤务兵，建功立业打先锋、打先锋。■

·歌曲·

渡阴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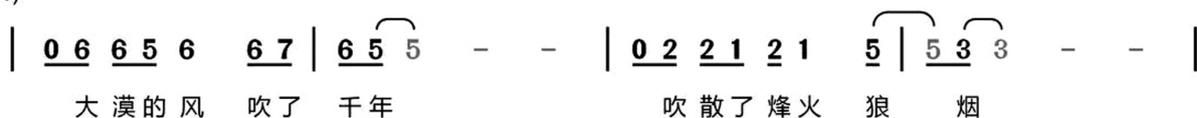
1=D $\frac{4}{4}$ ♩=100

A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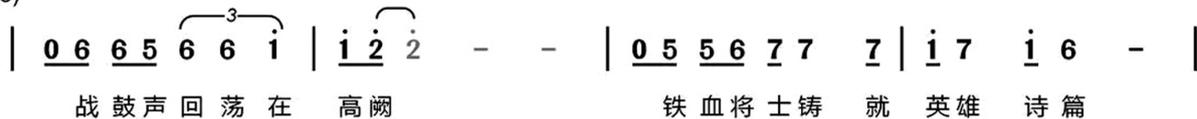
作词：孟长云

作曲：吴春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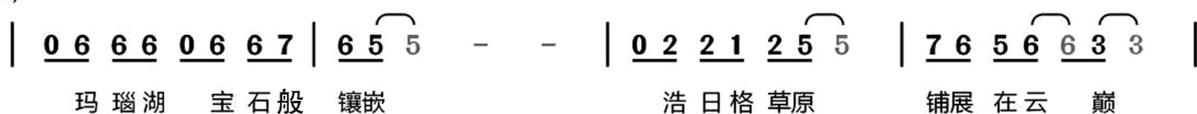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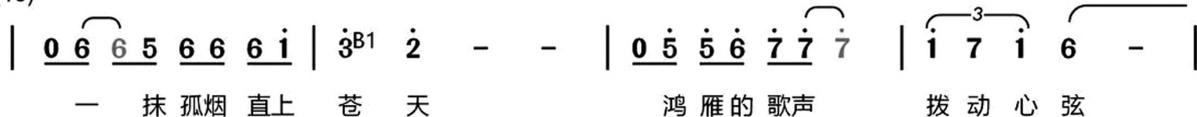
(5)



(9)



(13)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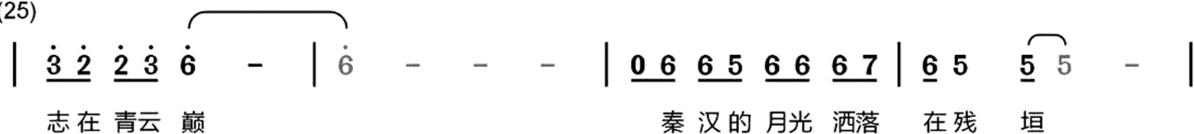


A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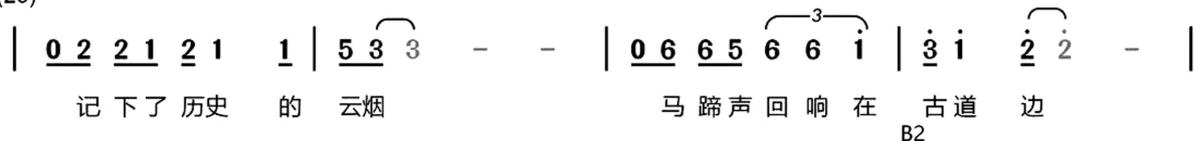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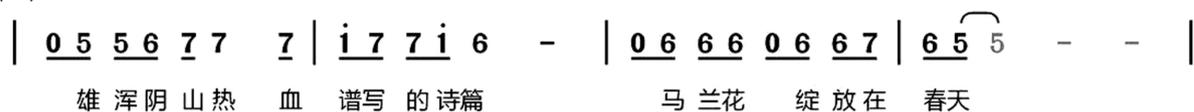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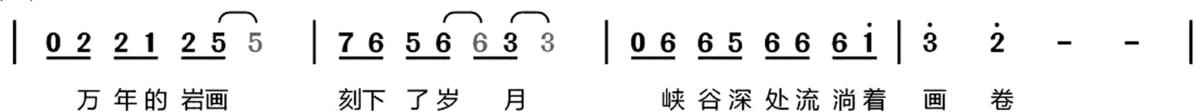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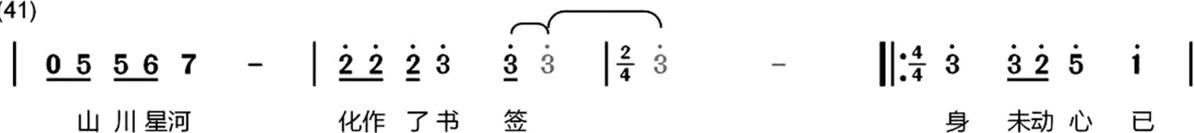
(33)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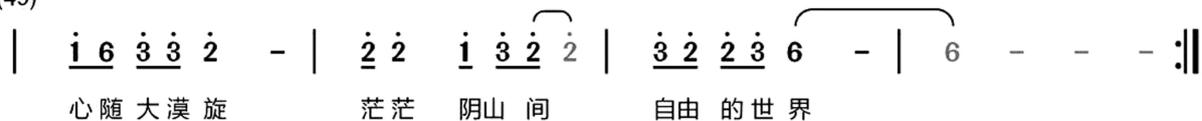
(41)



(45)



(49)



渡阴山

1 = ^bE
♩ = 86

作词：尚建新

作曲：吴春林

A: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 |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5}$ $\underline{6}$ — | $\underline{6}$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6}$ | 3 — — — |
 一起出发 随风飞扬 戈壁驰骋英雄力量
 一起出发 插上翅膀 铁骑飞奔生命启航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1}}$ — |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
 尘土飞扬挡不住我的向往 越过沙山来到
 历尽颠簸才知 人生方向 来到你的身旁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5}$ $\underline{6}$ — | $\underline{6}$ — — — |
 你的身旁
 豪情万丈

B:

$\underline{\dot{3}}$ $\underline{6}$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1}}$ |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 | $\underline{\dot{2}}$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2}}$ |
 让我们一起去把青春点亮 让我们一起去
 让我们一起去 不再彷徨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3}}$ — | $\underline{\dot{3}}$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3}}$ |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 |
 热情奔放 让我们一起去 渡阴山
 乘风破浪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5}}$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5}$ | 6 — — — |
 渡阴山放飞渴望
 渡阴山实现梦想

阴山行

1=E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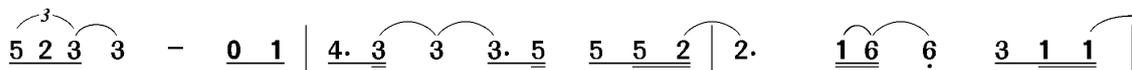
热情、充满激情地 ♩=83

杨瑞璞 词
刘武斌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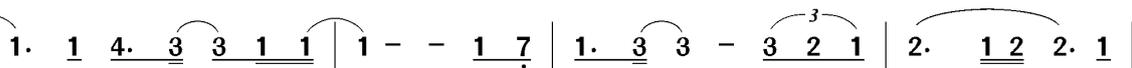
跋涉 在戈壁上, 望着 远处的 阴

奔驰 在草原上, 想着 心中的 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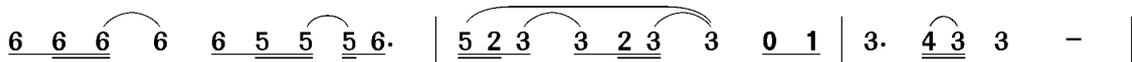
山。 走不完 的 沟沟坎 坎, 舍不下

山。 看不尽 的 海海漫 漫, 忘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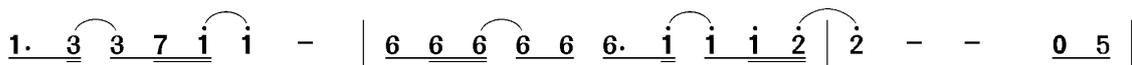


的天真 烂漫。 多少 风雨 还没有 来? 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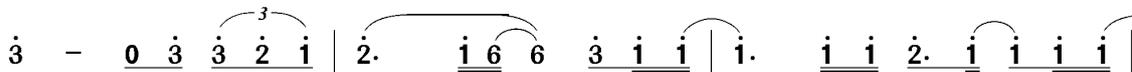
的青春 红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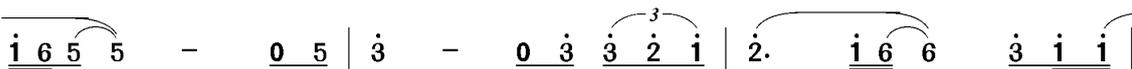
少期待 还没有 出 现? 多少 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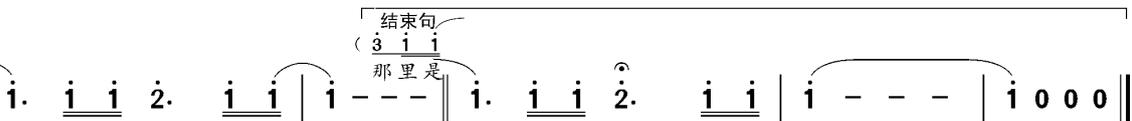
还在 纠缠? 多少梦 想还在 呐喊? 走



吧, 向快乐出 发! 不远处 就是阴 山 之 巅。



走吧, 向幸福出 发! 那里是



我的新 世界。 我的新 世界。

结束句
(3 1 1
那里是

Fine

唱出北疆文化的历史厚重和审美追求

——从几首“渡阴山”主题歌曲说起

■官亦鸣

文艺与人民同行。

在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变革，深刻影响和推动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文艺形式的变化。

今日中国，文旅热、文博热、观影热、文创风聚集人气，提振国民精气神。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已是新形势下文艺工作者的担当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从历史文化中探寻启迪，深化人文领域交流互鉴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月24日，巴彦淖尔市文联在河套非遗小镇举办了“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暨“渡阴山”主题歌曲发布会。会上，集中发布展示了近期市内外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一批以“渡阴山”为主题的新歌。

一肩黄土万年河山。“渡·阴山”是当前巴彦淖尔市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巨大吸引力的自驾游精品线路，被评为2024年全国十大自驾游线路。

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盛唐诗人王昌龄的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几乎家喻户晓。阴山曾是历史上民族繁衍、征战的历史见证。今日阴山脚下、长城内外，牛羊肥

壮，莺歌燕舞，各族人民融合发展，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幸福的家园，充分展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魅力。

“渡阴山”是从唐诗“度阴山”一句转化而来的。在现代汉语中，“度”更多的是指时间，而“渡”更多的是指空间，故用“渡”不用“度”。“渡阴山”体现的是北疆文化的豪放、包容、开放、进取的系统观，是家国天下和合共生，是希望与信仰、勇敢与向前。

家园与梦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穿越历史，面对现实，面对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肩负使命、植根传统、守正创新，用一首首新歌展现北疆文化之美，以创新之力书写北疆文化的新篇章。新时代，世界已变成一个地球村。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新的文艺生产方式、感知结构、语言方式，也推动着文艺创作的不断创新。

在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以一首歌、一首诗，让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名扬天下的范例。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

如今，阴山脚下、黄河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已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文旅胜地。从历史久远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到现今耳熟能详的歌

曲《鸿雁》《夸河套》，这里的人们有着歌唱家乡的优良传统，“渡阴山”系列歌曲应时而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这次新歌发布会上，集中发布了七首以“渡阴山”为主题的歌曲，有尚建新作词、吴春灵作曲的《渡阴山》；孟长云作词、吴春灵作曲的《渡阴山》；尚建新作词、石晓春作曲的《渡阴山》；杨瑞璞作词、刘武斌作曲的《阴山行》；尚建新作词、孙德明作曲的《一起渡阴山》；还有尚建新作词、徐俊东作曲的《渡阴山》；张文彪作词、石晓春作曲的《我们一起渡阴山》。

音乐是跨越国界的语言，唱歌更是凝聚人类情感与智慧的重要手段。

七首“渡阴山”同一主题的歌曲，采用了不同的音乐元素和语言手段。词曲作者都在努力走进人们的生活，努力使作品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包括音乐制作人和演唱者都在努力用歌声书写对生活、对家乡深沉而厚重的炽热情感；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并通过象征性意象、多元的表现方式，以及自然真切的情感流露，去打动群众；用积极向上、振奋人心的节奏唤醒广大群众为幸福生活去奋斗、去追求的信心，从而使歌曲和听众产生共情。

孟长云在《渡阴山》中写到“大漠的风吹了千年”，似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秦汉的月光洒落在残垣”，从历史的厚重中找到了渡阴山，渡什么？“身未动，心已远，征鞍向天边，志在青云间。”好一个“志在青云间”，把歌曲的情绪推向了新的高度。曲作者心领神会，配合默契，用情感旋律的递增推进着音乐情绪的不断强化。词曲作者是一对老搭档，孟长云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并由小到大，去用语言构建出一幅幅声情并茂的画卷，使得他的歌曲有形有象，有诗有画；吴春灵深谙孟长云歌词的意蕴，驾轻就熟，一气呵成，加之演唱者把

控整个音乐情绪的能力，使得作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此次发布的七首“渡阴山”作品中，词作者尚建新一人独占四首，且每一首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感受较深的是他和我市著名音乐家孙德明合作的《一起渡阴山》，加之唱红了区内外的知名歌手陈宏斌的演唱，使得这一作品格外有一种亲和力，三个共同生活在同一家园的河套人的艺术情怀在这里得到完美体现。

歌曲首句“青春的火焰照亮大草原/豪气壮高阔一起渡阴山”，接着“激情的火焰人生的沸点/梦想要实现一起渡阴山”，直到“激情的火焰照亮苍穹蓝/人生不留憾一起渡阴山”，三把火焰一层层递进，把人们渡阴山的火焰燃出了激情，燃出了高度。

由杨瑞璞作词、刘武斌作曲、葛小虎演唱的《阴山行》则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以全新的意境和艺术表达方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词作者杨瑞璞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深埋的情感纹理，也善于将个体命运折射进社会纵深。这使得他的作品总能以饱含温度的语言唤起听众的共鸣。这在他的获奖歌曲《河套人家》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也使得这首歌曲具有了烟火气、留得下、传得开的特质。

这首《阴山行》避开了人们惯用的阴山苍茫雄伟、大漠戈壁的无边旷野的描写，而是用一个旅行者知心朋友的亲和力和情感的带入感，完成着他心中《阴山行》的宏大心愿。“跋涉在戈壁上/望着远处的阴山/走不完的沟沟坎坎，舍不下的天真烂漫/……看不尽的海海漫漫/忘不了的青春红颜”。于是，他用他朴实的语言激发着人们内心的激情，“走吧，向快乐出发/不远处就是阴山之巅/走吧，向幸福出发/那里是我的新世界”。

《阴山行》的音乐旋律也很有特点,作曲家采用了跳动的音符、滚动的节奏,充分运用调式、和声、乐队、人声,冲破雅俗之间的藩篱,以把不同风格融为一体的五声音阶为主,充分运用大调音乐的稳定性和小调的抒情性,用旋律的跳动和令人奋进向前的节奏把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令人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的节奏融入到音乐的意境中。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节奏本身就是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各种艺术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素养普遍提升的新时代,我们的歌曲创作中谁观照了具体的人,谁给了沉迷在五光十色不知所以的人一束光,谁的作品才有可能摆脱固有素材的束缚,才能使大众接受。这使我想起电影《出埃及记》的开场中那浩大如洪水猛兽的千军万马的骑兵背景下的画外音:“你若没有躺平的资格,那就站起来奔跑吧。”

“渡阴山”是文旅歌曲,更像是一场心灵的旅行。滚动的旋律、如诗如画的歌词、催人奋进的节奏引领着听众摆脱现实的束缚,勇敢地去追寻梦想和自由。在那一首首欢快且令人心动的歌曲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远处阴山那巍峨的身影在召唤着我们,感受到身边温暖的家乡的风在轻拂,此时此刻仿佛听到了内心深处的呼唤,渡阴山,不到阴山非好汉。

雄风刚劲的演唱、动感有力的律动,挑动着听众的心灵,共同构建出一幅幅如梦如幻的大漠阴山戈壁壮丽画卷:阴山下戈壁上,高傲的骆驼、奔驰的骏马、追赶着呼啸而过的越野车,奔跑吧,向着快乐出发,奔跑吧,向着幸福出发。

但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我们的艺术创作,仍面临着“有高原没高峰”的窘境。面对着当前文旅热的大好形势,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冷”下来,思考如何在艺术再现火热的生活

中寻求突破,怎样在继承传统中推陈出新创作精品力作,锦上添花助力文旅发展。

艺术创作不应是对概念的盲目追逐,更不是陷入形式上的照搬模仿。中国艺术自古便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当代艺术的审美价值首先体现在如何回应时代精神,并在喧嚣中给予观众心灵的共鸣;过度纠结以往的经验 and 固有的模式,往往会使艺术僵化和无趣。真正的艺术创作则是在自由中创造秩序,在秩序中寻找自由,在不拘泥于形式的情况下让艺术歌曲成为更广阔、更大气包容的精神载体。

艺术创新,不仅是技法上的探索,更是视觉、听觉、语言与精神世界的交汇。换言之,艺术的核心并不在于技法流派的归属,而在于能否触及人心,能否给受众带来精神层面和心灵的震撼。因此,真正的艺术创新,既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和割裂,更不是对概念和固有模式的执拗。

音乐是所有艺术品种中最直接、最能打动人们心灵的艺术。好的音乐作品,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浸润成一种氛围,镌刻成一种记忆,使人久久不能忘记。

习近平总书记5月19日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时代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大众文艺进行推广的固有模式,拓宽并加深了文艺内容与人民群众的交互体验。音乐创作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进乡村,音乐唱人民,用歌声书写人民群众对新生活及家乡深沉而厚重的炽热情感。

我们的艺术创作,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如何使我们的作品走进大众,走进基层,入心入情?这需要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认真思考,也值得我们终其一生去追求。

走着走着走成了风景

——高银《艺韵北疆》的守正坚守

■温智慧

近日,高银编著的《艺韵北疆》一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书的出版意味着高银在“河套顺口溜”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占据了一定的学研和创作位置。

首先,祝贺高银的新著出版。再者,要说高银对“呱嘴”“快板”“顺口溜”这几种相似而又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把握与创作,是精心的、全情的、由衷的……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才有了他今天的创作成绩。这本《艺韵北疆》,是继他的散文集《河套漫笔》、民间文学集《河套非遗顺口溜》之后出版的第三部文集,足以看出高银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干部的政治准确和作品立意的准确,这是很难得的现象。

高银是一名基层宣传干部,对意识形态

有精准的认知与站位。在文艺创作领域,他集文艺工作者、文化志愿者、河套顺口溜非遗传承人的身份于一身;相继取得“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评论家协会会员”的艺术界别身份,这些身份的获取,是基于他自身艺术天分与艺术创作的成绩取得之上。这说明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也能做好。文艺创作与宣传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且能相得益彰,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艺韵北疆》全书共 87 篇作品,收录了高银近 3 年时间里创作的呱嘴、顺口溜、快板等作品。

作者的创作选材紧贴时代、紧贴生活、紧贴发展。用欢快的笔韵歌颂时代新章,以诙谐

艺术创新,绝非简单的技术实验,而是一种精神表达的方式。鲜活而出新的艺术作品,才能入心入情,才能引领群众去品味家乡情、家乡景,才能激发人们去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美好事业的智慧和最强创造力。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贡献;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艺术形式深度融合,为绘就文化自信的新蓝图,为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架起文化的桥梁,让北疆文化永恒的空间和无边的旷野、厚重的多元文化在互联网时代融入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共享大美中国的东方之美。

由此看来,我们的路还远,道更长。■

幽默的语言书写生活,用轻松愉快的笔调颂扬发展,歌唱时代进步、人民幸福、社会祥和,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北疆文化、宣传河套文化,为河套文化的传承发展,为北疆文化提升行动又添一枚标点,又添一笔重彩。

作品题材多样,涉及到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文旅推介的产品、当地文化品牌、节庆庆典等活动、各种惠民工程、法律宣传、农牧民生产生活变迁变化等内容。题材的丰富性,说明作者对社会关注的广泛性。作者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为了寓教于乐,寓乐于教而创作。作品用喜闻乐见、接地气、传得开的呱嘴、顺口溜、快板的艺术形式,把“书面语”变成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乡音”。作者紧紧抓住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助推这些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党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起到了入耳、入心、入脑、入情、入行的作用,体现了文艺助力北疆文化建设提升的积极作用,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倾情实践。

在作品深处,能体现出作者身兼宣传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他花费大量时间、精细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内涵和实质,为做好宣传工作和文艺创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丰厚的创作素材。正因如此,他在岗位工作中游刃有余,在文艺创作方面驾轻就熟,才有大量作品的喷薄涌现。

这部书的出版伊始,作者邀请我和另一位老师为这部书分别作序;由李金玺(原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的学生)封面题字。可见高银做事的认真,不去敷衍,不去放任,不去随意而为。这不仅是一位宣传干部应该具有的严谨

工作精神,更是一位文艺工作者精益求精的态度。

《艺韵北疆》2023年获批巴彦淖尔市文艺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项目,书中部分作品被《人民日报》《中国曲艺网》《TV内蒙古融文艺》《奔腾融媒》《学习强国》《人民网》等媒体报刊转载,部分作品被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曲艺家协会选用,由乌兰牧骑在全区传唱,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与文艺衍射效应。

特别要说的是,传统艺术在快节奏时代下,传承与守正、开拓和创新,都面临挑战。传统艺术方面的创作人才的缺失,也是目前传统文艺界发展的症结所在。

高银作为河套顺口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可谓不辱使命,不忘初心,在坚守中热爱,在热爱中坚守;在坚守中传承,在传承中继续开来和推陈出新。有曰:成功最可贵的两个素质,一是执著,二是热爱。这两者他都具备了,更有认真的品质。

“呱嘴、顺口溜、快板”的艺术形式,更贴近群众,深得广大群众喜爱,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民族情感,更符合乌兰牧骑即时即景的演出和短时间的排练形式。词句朗朗上口,韵律和谐,容易记忆,是乌兰牧骑节目取材的最好选择。这是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创作实践。不得不说,高银以10万余字的文艺脚本构筑起新时代基层理论宣讲的“文艺轻骑兵”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讲:“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文艺也好,非遗也好,传统曲艺也好,都毫无例外地经受着时代节奏与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冲击。若想更好地保护、挖掘、传承、发扬传统艺术的文化魅力,就要有高银一般的人们在场。走着,走着,走成一幕风景。 ■

命运的河流闪现人性的波光

——高莉芹长篇小说《风挡》评析

■何承刚

在阴山南麓、黄河北岸的辽阔大地上，坐落着一个叫阿吉奈的小镇，一条乌纳嘎图河从小镇中间南北向蜿蜒而过。一座吱嘎作响的小木桥横跨其上，不仅连接了河的东西两岸，也见证了六个小女孩用童真缔结下的纯洁友情。她们常常在小木桥旁相聚，共度打沙枣、挖野菜、拔苦豆、拾煤渣的欢乐时光。高莉芹入选内蒙古出版集团精品图书展的长篇小说《风挡》，便是在这片宁静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缓缓铺开六个女孩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

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承英——六姐妹中的佼佼者为主角，十七岁的她代替哥哥到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人生旅程。从当拖拉机手，经历和天津知青的失败婚姻，到跑长途货运等一系列跌跌撞撞、或惊险或无助的人生际遇，让读者随着她命运河流的激荡，同悲同喜，在感受现实惊涛骇浪的同时，也看到了闪耀着人性的温暖波光。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灵魂，其塑造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和价值。显然，在《风挡》这部长篇小说里，高莉芹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精雕细琢，成功塑造出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品开篇“打沙枣”的情节开门见山，将主人公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承英

像猴子一样爬上树，坐在高高的树杈上，脖子上挂着的书包随意耷拉下来，好像袋鼠肚皮上的小口袋。她用手拽过一根沙枣树枝，捋下一把沙枣，装进书包。”这是一幅生动的乡村孩子打沙枣的场景。其他小姐妹在树下捡沙枣，站在树上打沙枣的唯有承英，主人公大胆、泼辣、假小子般的性格跃然纸上。

作者匠心独运之处，在于她的人物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注重了形象的个性刻画，更注重了形象立起来的基础，也就是主人公成长环境的营造。承英的父亲背驼，母亲腿瘸，虽然他们靠擀毡和裁缝手艺把日子过得比小镇的其他居民殷实一些，但歧视和嫉妒使他们摆脱不了谨慎做人的卑微状态。生长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加之既非长女又非是独子，承英性格皮实、身体健壮、干活利索、独立性强、敢于抗争是自然而然的。在阅读中没有一丝违和感。当知青的承英成了拖拉机手，为了干活利索，脚上穿一双球鞋，裤脚挽起来，一头秀发扣在帽子里，打扮更加男性化，为主人公后续的形象发展奠定了基调，也埋下了伏笔。到了天津的婆家，从穿着习惯到生活方式的差异，注定无法融入，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年轻时不愿外露、被忽视的秀发，和中年时历经生活磨难，无暇打理的一头凌乱短发，形成了鲜明对比。“如荒草般竖起来”的短发，扎痛了读者的

心,也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主人公生活状态的沧桑变迁。

作品的神来之笔,是“抽烟”这一细节的描写。承英插队后,挣脱家庭的束缚,个性愈发凸显,其中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学会了抽烟。从当初的好奇尝试到最后成为她艰难生活压力的舒缓方式。“‘就靠这口烟活着,还戒它干啥。’承英那一堆的烦心事,就依靠这口烟为她排遣,也不知是没办法戒掉还是不想戒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作品中多次出现承英被生活逼到绝境时,下意识地掏出烟,猛抽两口,吐出不同形状的烟圈,接着是剧烈的咳嗽。直至送儿子到自治区重点中学上学,顺便在发小工作的医院检查出发黑的肺,让读者对重压下的承英产生了隐隐的担心。当发现出轨的丈夫被公安带走后,“承英坐在炕沿上,哆哆嗦嗦地摸出一支烟,那动作像极了年迈的老人……她从衣兜里摸出打火机,可手抖得火苗左右摇晃,好不容易才点着,一口烟从嘴里喷出来,咳嗽声随之而来。她佝偻起腰,缩成一个小人。”面对二连三的打击,抽烟并不能帮助她化解压力,只能成为她在重压下快速衰老的强烈烘托。

讲好一个故事对一部小说至关重要。《风挡》简洁明快,毫无拖沓冗余,契合了当下快节奏生活中读者的阅读需求。故事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层层递进,引人入胜。承英因婚姻失败从天津回到家乡,通过姐夫安排到了物资部门,本来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却遇到了改革转制丢了饭碗,命运把她推向了跑大车运输的道路。再婚嫁给了和自己合伙跑大车的孙果山,自己的生活艰辛窘迫,还要不停负担丈夫前妻和孩子惹下的祸端、住院的医药费、结婚的婚房。自己家里还要照顾因童年创伤精神受损的妹妹、重病的姐姐、需要择校接受优质教育的儿子、甚至丈夫出轨造成的赔偿等等,一切的矛盾都要由她来解决,就连大车坏了,

都要她亲自钻到车下面修理,而她自己身患重病却要独自扛。“我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要强,要么要饭,我只能选择要强。”就是这个坚强的信念,让承英一直坚强地走下来。丈夫的重病住院,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忽然觉得好累好累,闭上眼睛睡着了”,即使醒来后,“她的眼睛好像不听使唤,就想闭着。她多么希望眼睛永远就这样闭着,不用看这乱糟糟的现实,不用听让她崩溃的消息,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着。”这是故事发展的高潮部分,一个血肉之躯的承英,完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一直看她“坚强”的读者,终于看到了她柔弱的一面。作者唯有深入人物的内心,才能写出这般直击心底的动人情节。

承英看似“粗线条”的性格,也有一般女人的细腻与虚荣。她内心有很大的不甘:因自己没有上更多的学,和小姐妹们拉开了人生的差距,所以她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功,弥补自己的缺憾。当儿子从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并被北师大录用后,她满心欢喜,挨家给闺蜜们显摆,展示了她性格可爱的另一面,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风挡》在人物群像的刻画上也很成功,如承英的丈夫“花果山”面对承英的担当和武断、前妻的拖累、情人的温柔展现出的矛盾性格,母亲在夹缝中生存练就的精明干练,杏子的书卷气、春雨的胆怯、门墩的大大咧咧等,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采用了非线性叙述的手法,在延续承英这条故事主线持续走深的同时,插入童年回忆、其他几位女孩的命运发展等线索,让作品更加生动有趣。特别是让故事的发生地连接乌拉特草原,进一步扩展了故事发展的维度。因跑大车无力带娃,把孩子托付给草原上的好友其木格抚养,到后来其木格身患重症,承英侠肝义胆,到处借钱带其木格到天津治病,挽救了其木格的生命,这段故事线演绎了民族团

结的佳话。

不得不说,作者用“风挡”作为整部作品的主题意象颇为生动贴切,寓意深远。作品中,承英对汽车风挡玻璃非常珍视,经常擦得通体透亮。在青海的一次行驶中,风挡玻璃被飞溅物砸了一个不小的窟窿,对行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承英心想,风挡玻璃是车辆的保护屏,风挡一旦漏风,车就得停下;自己也一样,现在还不能倒下,一定要撑下去,为这个家遮风挡雨。”作者用具象的故事情节把“风挡”的寓意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儿子铁蛋的感受,为这一意象作了更好的诠释:“铁蛋觉得母亲在他前面,就像大货车上的风挡玻璃一样,能为他遮风挡雨,不论遇到什么风云突变,他都不会惊慌失措。可母亲内心的风雨来了后,谁能为她遮挡呢?想到这里,铁蛋咬咬牙,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口气,将来成为母亲生活中的风挡。”“风挡”的意象在故事中经历三重嬗

变:初为遮护肉身的玻璃屏障,继而化作精神穹顶的透明盔甲,最终在铁蛋的凝视中升华为代际传承的“能量场”。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一条河流相伴,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一座桥支撑。”乌纳嘎图河不仅流淌在阿吉奈镇,它还流淌在整部作品里,流淌在每个人物的血液里。读书最多的杏子,成年后重返河边,顿悟“这条河早已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了,这流动的水就像身体里的血液,和自己融为一体。”饱经风霜的承英走在乌纳嘎图河的桥上,“看到桥下的树干布满风蚀斑驳的痕迹,那一道道纹理就是年轮的记忆,有多少时光在河水的流淌中消逝了,那些儿时的玩伴各奔东西,只有两岸的垂柳,每到夏季,不褪永恒的绿,撑起小镇旖旎的风光。”一条小河有流不尽的乡愁,一座小桥是对故乡的守望,它们凝聚了作者无尽的寄托,让作品更加唯美动人。■



在泥土中生长的诗性灵魂

——评谢鹤仁《慢下来，让身体等一等灵魂》

■唐庸

慢下来，让身体等一等灵魂

不想说话
关了机，背着手
哪里人少往哪里走
走累了，就蹲在大树下
看蚂蚁倒腾命运
这是一个明净的秋天
我不想对收割了的葵花说
等待秸秆的是一把火
也不想对匆匆的流水说
澎湃或蒸发

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行走在大地上
跟在身后的影子
也成为累赘

农民作家谢鹤仁笔耕不辍，从数百首诗里筛选出满意之作形成两本诗集：《漠海翻歌》和《泥土的恩光》，他是一位真正把灵魂埋在泥土里、把诗歌写在土地上的大地之子。

他虽然从小跟在父亲的身后，巡沙植树，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但对文学、对诗歌的热爱从未止步。“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就是这样，在蜿蜒曲折、充满荆棘的土路上，这位业

余农民诗人硬是《赶着牛车上了高速》。最近，阅读了其《慢下来，让身体等一等灵魂》。这首诗，字数不多，诗行简短，用词简洁，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秋日里孤独行走的画面。这首诗不仅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思，更是对现代人的一种温柔提醒：只有当身体和灵魂同步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实现内心的满足和幸福。

诗歌的标题《慢下来，让身体等一等灵魂》，没有拖泥带水，直接表达出快与慢的矛盾、身体与灵魂的分离、生和死的对抗、现实与命运的交织，是对快节奏生活的无奈、对内心平静的渴望。诗歌需要仔细读，慢慢品，才能理解它深刻的内涵和细腻的情感。

诗歌开篇便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态度展开：“不想说话/关了机，背着手/哪里人少往哪里走”。诗人通过肢体语言的描写，营造出一种逃离喧嚣、独自沉思的氛围。这种对孤独的主动追求，暗示了诗人内心对现代生活的疏离感。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被各种社交活动和信息洪流所裹挟，失去了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诗人选择“关了机”，这一动作象征着切断外界的干扰，回归内心的宁静。

随后，诗人描绘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行走：“走累了/就蹲在大树下/看蚂蚁倒腾命运”。这里的大树和蚂蚁构成了诗歌的核心意象。大

树以其高大、稳固的形象,象征着自然的恒久与力量;而蚂蚁则代表着渺小而忙碌的生命。诗人通过观察蚂蚁“倒腾命运”,将自己与这些微小生命联系在一起,似乎寓意着他在30年舍小家为大家,顽强拼搏,吃苦耐劳,循环往复治理沙漠的牺牲奉献精神,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蚂蚁虽小,却在为生存而努力奋斗,它们的忙碌与人类的奔波有着相似之处。那些“倒腾命运”的蚂蚁,在诗人蹲下的视角里获得庄重的仪式感,让渺小与伟大在尘埃与星辰的对视中达成和解。

“这是一个明净的秋天”,诗人用“明净”一词来形容秋天,不仅描绘出季节的特征,更传达出一种心灵的澄澈与宁静。秋天常常被视作收获的季节,但在诗人眼中,它却是一个适合放慢脚步、反思人生的时刻。这种对季节的独特感受,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静谧氛围。

“我不想对收割了的葵花说/等待秸秆的是一把火/也不想对匆匆的流水说/澎湃或蒸发”。火是秸秆的归宿,澎湃或蒸发是水的命运,此乃自然规律,也是人基于经验的“预判”。而诗人主动选择沉默,表明了要慢下来关注身体与灵魂的契合,不再为命运和结局而忧心的超然气魄。生命本就充满未知,不必用预设的“悲喜”困住当下的自己。这种“不说”的状态,正是“让身体等一等灵魂”的关键——当灵魂不再被对未来的焦虑撕扯,才能与身体同步,在“此刻”找到安宁。

在诗中,诗人描述自己“两手空空地行走在大地上”,这种“两手空空”的状态,既是对物质追求的一种拒绝,也是对内心充实的一种渴望。诗人意识到,当人们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时,往往会忽略灵魂的滋养。而“两手空空”则象征着一种回归本质的状态,只有放下外在的负担,才能真正倾听灵魂的声音。

“跟在身后的影子/也成为累赘”,这一句进一步深化了对身体与灵魂关系的思考。影子是身体的附属物,通常代表自我或存在,但在诗人眼中,它却成为了一种“累赘”,表达了对自我身份或社会角色的厌倦,想要彻底解脱。这表明,当人们过于关注外在形象和物质追求时,往往会陷入一种沉重的负担之中。而诗人所倡导的,是摆脱这种负担,让身体与灵魂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

在《慢下来,让身体等一等灵魂》中,诗人通过对蚂蚁、葵花、流水等自然意象的细腻观察和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传达出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和对灵魂与身体关系的思考,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那些被放逐的意象——燃烧的秸秆、蒸发的流水、背负阴影的行走——却以缺席的方式在文字间投下更深的刻痕。就像秋日天空的明净,恰恰需要经历盛夏暴雨的洗涤,诗歌中的空,实则是经过生命淬炼的满。这种充满张力的沉默,让每个字符都成为盛放心事的容器,在删减与留白之间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显影。这种氛围不仅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宁静与澄澈,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共鸣,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只有放慢生活的节奏,关注内心的需求,才能真正实现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统一,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谢鹤仁的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修辞手法,但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读来朗朗上口。这种简洁而富有力量的语言风格,使得诗歌的主题更加突出,也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使读者能够迅速进入诗歌所描绘的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总之,这首诗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内涵丰富而深刻,风格独特而自然,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和思考。■

远嫁他乡，用文字缝补时光

——关于林子《远嫁他乡这些年》一书的评析

■高 银

心中有爱，岁月情长。因为爱，她远离了兴安盟突泉县，远离了血浓于水的亲人，远离了生她养她的第一故乡；因为爱，她来到了第二故乡——美丽富饶的巴彦淖尔，结婚、生子、创业、工作、著书立说；因为爱，用笔分享她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她的奋斗史、创业史，为自己精彩的人生立言。身为高级记者，她深入田间地头、大街小巷，编辑、拍摄、采访，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记录社会万象，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放歌。正如一句话所说：“文学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一种无声的起伏，是一种动人的活生生的感情”。

认识林京丽其人，源于巴彦淖尔市文联、市作协、市图书馆举办的“书卷生香 河套印记——地方作家签名售书活动”。其间，我收到了她亲笔签名的赠书《远嫁他乡这些年》。全书收集了作者从1995年到2024年间创作的86篇、将近13万字的散文作品。林京丽，又名林京莉，笔名林子，巴彦淖尔市日报社主任记者。散文集《远嫁他乡这些年》是她的处女作，由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

会杜撰的人写小说，善抽象的人写诗歌，懂生活的人来写散文。京丽热爱生活、热爱文学，很真诚。文如其人，京丽的散文也清清丽丽，家乡生活气息浓郁，语言平实朴实、清新明快。她的作品以中短篇见长，以善见美、以

思考见追求、以表达见境界。她用笔记录生活、拥抱生活、总结过往、展望未来；她用笔去抒发真挚的情感，发掘生活中爱的本真，记录人生的积淀，传播乡愁乡情。

第一，文章标题视角独特。《远嫁他乡这些年》是一个很具诗意的书名，既有立体感也有动态感，更有很强的指向性。文章的标题以独特的视角来呈现主题，吸引读者的目光。“远嫁”两字的背后，有着一个女性群体日夜的期盼、辗转的思念、艰苦的奋斗，以及多彩的青春记忆。这本书的背后，是一个远嫁他乡女子三十年的奋斗史，更是她的孩子的成长史、她和爱人的奋斗史，且融入巴彦淖尔市的发展史。这些经历，这些故事，都不经意地反映在她的那些看似散漫的文章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子不仅做人做得成功，文章也写得成功，无疑是一个文学和事业双丰收的成功者。

第二，这是一本有着深刻寓意的真情之书。书中绝大部分作品是书写故乡、亲人、个人生活以及情感方面的随笔。在她的书里，有阳光、有风雨，有难以割舍的亲情友情，有远嫁他乡的烦恼，也有阳光下爱的温暖，如《想起姐姐出嫁时》《嫂嫂》《回乡偶记》《回乡有感》《高考滋味》《二哥》《我的家》《给儿子报志愿》《六次购房》等等。每一篇文章都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书的封面秀丽端庄、构思新颖且

精巧。蓝天、白云、阴山、麦田与一个秀发少女的组图,色彩明快和谐。那位妙龄少女身着连衣裙,背对读者,长发飘然,伫立在大自然中,让读者产生无尽的遐想;散文面宽量大,蕴含着说不尽的故乡事、道不尽的故乡情。

第三,这是一本记录成长轨迹的个人日记。30年前的林京丽,正经历着当代中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大学毕业的她风华正茂,因为爱情离开了生她养她的故乡,离开了情难舍、意难忘的二老双亲、兄弟姐妹,随着心爱的人从东北远嫁到河套。1995年秋天,出于生活的压力,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她应聘到临河五交公司当售货员,卖油漆、食品添加剂、食用化工产品,公司转制后应聘到一家计算机学校工作,教语文和政治。1997年,她应聘到《临河晚报》工作,从事记者工作。在此期间她还兼职做过婚礼司仪、拉过广告。在远嫁他乡的过程中,她和丈夫从租住南凉房,一年搬家四次,到拥有自己80平方米楼房,到换上小二楼,到为孩子在北京买学区房,30年间先后6次换房。

她当过教师,做过售货员,但她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是20多年的记者生涯。做记者时,她真正走进社会,真正体会到社会的冷暖,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社会责任。她写新闻,采访各行各业的人,得到了业内认可,也曾获得

许多行业性奖励。

读林子的《远嫁他乡这些年》散文集,我感触最深的是她对故乡爱得深沉和她深厚的文学素养、独到的文化视角。在她的笔下,东北的雪、黄河的水、大漠的风、阴山的魂魄、河套的宽厚,与情感随笔、岁月情怀、旅行札记相互交织,纯粹的文字于充沛的素材中尽显文采飞扬。在平淡的光阴里,让我们见证了乡愁乡情的浓浓烟火味、悠悠岁月情,使乡情乡愁变得有章可循、有枝可依。在忙里偷闲的时光,临风把盏,无问西东,把简单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把日常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不负日月乾坤,无悔锦绣河山,冷暖与秋共,清欢与世同。

“悠悠天旷念故乡,笔落纸端情满腔,散记织就旧时光,故影新思两交芒”。《远嫁他乡这些年》文韵绽芬芳,往事入诗行。远嫁散记,林林总总,心念所及,记之叙之;远嫁散记,是亲朋故旧的重影复现,也是人情与事理的叠加交错。时光虽不可逆,但认识过往,省视内心,总有质实有力的东西能让人含英咀华,感受到一种积淀的能量。

总之,《远嫁他乡这些年》对于她念兹在兹的巴彦淖尔来说,是一次扎实的回馈、一次真诚的致敬、一次高质量的精神洗礼。文章有人、有事、有情、有趣,是一部可读可品的文学作品。■